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如意姻缘/尔真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7
(花雨. 第 13 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669-6

I. 如... II. 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028 号

花 雨 (第十三辑)

主 编: 珠 雅

◎作 者: 长 晏 等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联系电话: 0431-5638648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669-6/I·1594

定 价: (全 48 册) 216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
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情迷窍(鸿雁)

主角:依柔,楚孤云

内容提要:

难道他真的是中了魔咒迷了心窍？

怎么竟会爱上这样一个女子呢？

她倔强得任性，自私得无情，轻浮得放荡，

可就是这样一个坏坏的女人，

却是莫名地牵动着他的心，

让他跌入无休无止无尽的爱海狂潮。

在在是情迷窍呀……

楔子

古老的传说中，沙漠的绿洲居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民族。他们世代信奉“天魔女”，以圣洁处女侍奉“天魔女”，因此被称为“天魔一族”。

侍奉“天魔女”的圣女在族中拥有崇高的地位，比之族长、长老更有权势。然而，在崇高的地位与无上的权力背后却是寂寞与心酸，孤独和无奈……

以纯洁的身体与心灵侍奉“天魔女”的圣女，绝不能动一丝一毫的感情。否则，玷污天魔尊严的代价将是全族的灭亡……

可怕的预言禁锢着无数女子的青春与自由。数百年来，从没有人敢以身相试。每一代圣女，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默默地奉献二十年的如花年华，完成侍奉天魔的使命。然而……

第一章 游戏人生

她审视着镜中的女人。

那女人有着玉样温润如珠般光滑的肌肤，玲珑有致的娇躯，还有一张堪称绝色的脸。不错！绝色——她斜飞入鬓的眉，明亮如星的眸，挺直的瑶鼻，红艳的樱唇，就连她形状优美的耳都是完美无暇。这样一个女人即使是荆裙素面，也无损丝毫美丽。尤其是当她绽出娇如春花，媚似秋水的笑容，眸中闪着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七分妖媚，三分邪艳的光彩，真可令天下男子倾倒其裙

下.....

唇角微微上扬，却是一抹嘲弄天下苍生的笑意。

——她真应该感谢老天呢！给了她这样一具迷人的躯壳。这真的是一件有利的武器——让所有的人重新正视她的存在，也让她终可实现遗害苍生的邪恶.....

素手抚过平滑的铜镜，她的笑意愈深。

映镜中美丽的幻像，如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表相一样的虚假。然而，这赏心悦目的虚伪是所有男人都愿看到的吧！即使受骗，也心甘情愿呢！

月光如蛇一样扭进小窗，衔走她所有的闲情意致。

——时间到了呢！一场胜负的对决即将开始。

她不会输！更不会输给方倚盈——那个永远都有恬静笑意的虚伪女人。把所有的爱恨都隐藏在心底，平静的外表不透露一丝情绪。哼！单为扰乱那个女人的平静，揭破她的虚伪面具，她就必须赢！即使她怕水怕得要命——怕水？！对水的恐惧从何而来？是因着那次几乎溺死湖中的经历吗？那时她几岁？六岁？七岁还是八岁？她几乎都记不清了。但那藏于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仍时时刺痛着她的神经。犹记那湖水刺骨的冰冷；那窒息的痛苦；那越来越下沉的身体；那感觉死亡来临的恐惧.....溺水的感觉，即使学会了游水，也没人会想再体验。但所有身体的痛苦和心灵上的痛苦相比算得什么？那种心痛欲绝、愤慨莫名、火烧灼一样的感觉怎能忘记？！她永远都无法忘记呵！她被人救起时父亲那毫无表情的脸。

当她是影子般连看都不看一眼，只用下一句令她心颤的话：“祸害没那么容易死的！”

——祸害！她是祸害？！难道母亲难产死去是她的错吗？她什么坏事都没做呀！为什么却要承受无由的咒骂与指责？她真的不甘心呀！好，她是祸害！她是凶手！她是坏人！那就做个名符其实吧！她要坏得彻头彻尾，坏得变本加利，坏得让他们再也没法子把她当作影子而忽视她的存在。

几乎是毫不犹豫——不！是根本连想都未想，她的手在她的思想之前行动，把她那仍是带着温柔笑意的姐姐推下了湖。看着姐姐在湖中痛苦挣扎，看着父亲惶恐，急急地跃入湖中。她不可遏抑地爆出大笑。然后，是父亲的暴跳如雷。他的手第一次碰触她的身体。尽管那是疼痛的耳光而非温柔的爱抚，却是父亲第一次正视她的存在。在疼痛时，她仍是止不住大笑。疯狂？！或许吧！但既然得不到他们的爱，就让他们恨吧！至少，他们永远都记得这世上还有一个她！她不要再承受平白无由加诸在她身上的痛苦。若注定了痛苦，就大家一起吧！她要别人比她痛苦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月亮真圆呀！她透过窗望去，唇边的笑越来越深……

这是沙漠的一片绿洲。柔和的月光洒落在如镜湖面，

银光如鳞，映着湖畔众人肃穆的面容，平添神秘诡谲之气……

默默地凝望如镜湖面，等待中是——寂静。

突然，一阵水声打破寂静。湖面震起阵阵涟漪。几个女孩子冒出水面，快速地向岸边游来。没有人动。即使那些女孩子已身疲力乏，气喘吁吁，却仍没有人伸出援手。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失败者，永远都不会得到同情——这是族中不成文的死规。无人敢有所置疑。挣扎着上岸，她们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亲人，就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躲到队伍最后面去。

“长老，只有两个人了。”沙力沉着脸，看着身边白衣胜雪的中年美妇。“新的圣女就在这最后的两人中了。”

美妇点头，忧郁的脸上终现出一丝笑意，“终于可以自由了……”

沙力一笑，悄悄握住她的手，目光却未曾离开过湖面。

美妇微笑，心里溢着甜蜜。

——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虽然漫长的等待让她痛苦得揪心，但她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虽然在她卸下侍奉神魔，守护族人的重任后，她将丧失一切的特权，成为一个普通的平凡女人。但她却终于可得到她渴盼多年的幸福……

她冒出水面，长发在空中划过弧线。滴落的水珠在奶白的肌肤上滑落……目光扫过岸上众人面无表情的

脸，她的笑容一点点凝冻。“她还没有上来？”她问，惊慌失措，再也回复不了平静的心绪，“不可能的！她，她怕水的——不可能！”

在尖叫声中，白色的身影缓缓浮上水面。除了仍在水中的女孩，所有的人都跪倒在地。少女慢慢睁开眼，苍白着脸，恍惚的眼眸落在先她出水的女孩身上。“我赢了！”她笑，如天使般的纯洁。

缓缓游过去，上岸。仍是单纯无邪的笑容，目眸却妖魅惑心。

美妇取下额上的紫晶石，郑重而庄严地为她戴上。“依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天魔一族’的守护圣女。侍奉神魔，守护族人的重责就要托付给你了。”

“娜莎姑姑，我会尽到自己职责的。”方依柔淡淡笑着，眼中闪着诡谲而神秘的光芒。

“依柔，请你在月光下、银湖前，向天魔女神像立誓。”白发须眉的长老高举手中半裸的女神像，庄严而肃穆。

方依柔笑笑，跪在神像面前，以指指天。“以我心侍奉天魔！愿天魔佑我族人……”侍奉“天魔女”？！那是“天魔一族”圣女千百年来宿命。族中女子皆以此为荣，可她不！她不会侍奉任何人。即使是被奉为守护神的“天魔女”。在她自由的灵魂里，只有她自己的存在。她就是天魔！她就是女神！永不言败……

她缓缓回身，俯视跪在她脚下的人们，唇边扬起邪

气的笑。

——这次，她又赢了！

夜，寂静无声。人已散尽。惟有她仍在湖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埋怨的语气令方依柔悠然回头。

她眨着眼，唇角微翘，含着嘲弄的笑意。“我成为圣女，你不开心吗？宋天！”她望着他，含笑的眼有丝邪气。

“我怎么可能开心呢？”宋天上前，伸出手却终于没有勇气碰她。“依柔，你要我怎样？要我二十年都不碰你？我会疯的！”

“我知道。”她低笑，撩起清冷的湖水。“可是除了我，你还可以去找倚盈呀！”

“不！我不会的。”宋天喊着，只道她是在耍性子。
“依柔，我承认我以前爱过倚盈。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决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相信我！”

方依柔垂下手，默默地望他。眼中流露出一丝哀怜。
“宋天，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在一起吗？”“因为我是最好的！”宋天回答，相当自负。最好的？！是！他是族中最强的男子。但选他，却只为——“我选你只是因为你是倚盈的恋人罢了！”

宋天怔了怔，望着她冷漠的眼，脸色白了。“你——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的。”她笑起来，“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你应该很了解我的。”

宋天踉跄了下，惶然摇头。“不！你是爱我的！”

方依柔悠悠笑着，看他的眼神近乎怜悯。

宋天受伤似的哀叫：“不可能的！你爱我的——不！你怎么会从来都没爱过我呢？！”

咬着手指数，她的眼中闪烁着邪气的顽皮。“我很喜欢你！也很享受掳获你的过程——而这一切，只因你是倚盈所爱的男人！”

“你利用我伤害倚盈！”宋天难以置信地大叫，“你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太可怕了！我爱的依柔怎么可能是这样？不！不不……”他突然嘶声吼道，“你根本不是人！是魔鬼！”

方依柔娇笑，笑得花枝乱颤。“我——就是天魔女！”

“天魔女……”宋天低喃，突然转身狂奔而去。

看着他的背影，方依柔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哀凄。

“我是天魔女……”牵了牵唇角，她突然爆出大笑。

“你不要再笑了！”一个温柔却带有丝不满的声音打断她。

“你终于来了，倚盈。”她转过身，以挑衅的目光看着同她面容相似的粉衣女子。

方倚盈看着她，终于道：“你不爱宋天，却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你不想做圣女，却拼了命地和我争。难道

——你真的那么恨我吗？”

“我不恨你！”方依柔笑了，“我真的不恨你，一点都不恨。倚盈，你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呀！我怎么会恨你呢？”她眼神尖锐地看她。

方倚盈咬牙，美丽的脸上因羞怒而泛上桃红。“你从来都是这样强硬！固执！自私！你不肯认输，总认为所有的人都该被你踩在脚下。即使为此伤害别人也毫不在乎……”她抬起头，声音越发尖锐。“像你这样自私、无情的女人，就算有人爱你又能维持多久？！”

——她从未奢求过有人爱她呀！连她至亲的人都不曾爱她，还会有谁来爱她呢？！

方依柔淡淡一笑，眼中全是恶作剧得逞后的得意。“你恨我！温柔可人，善良娴淑，连恋人被抢也不知反抗的方倚盈现在居然为了一个虚名而恨我！你到底也只是个凡人呢！”

“一个虚名？却是我仅有的——”看着她的眼，方倚盈在瞬间恍悟。“你是故意的！你夺走宋天，争圣女之位，都是为了让让我恨你！你是在耍我？！”

“是！我是故意的。我要看你最真实的爱恨，而不是你掩饰过温顺的笑脸。”方依柔逼近她，“戴着那张面具，你活得不累吗？”

方倚盈半张着口，惊慌失色。“你疯了！你根本不配侍奉天魔女！”

“侍奉天魔女？”方依柔低笑，“我为什么要浪费青

春去侍奉一座毫无生命的神像？这世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有趣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你当这是游戏吗？”方倚盈大叫，“你会毁了天魔一族的！”

方依柔淡淡一笑。高傲、冷漠的神情如她记忆中的神像，带着淡淡的邪魅妖异。“对我而言，生命就是一场游戏！而游戏的主角是我！”

方倚盈看着她，却说不出一个字，心头只泛上阵阵寒意……

夜色深沉，明月繁星，俯看幽山古刹。

海灯昏昏，香烟袅袅。一个年轻的灰衣僧人盘坐佛前。低眉顺目，轻敲木鱼，禅唱声声。夜风穿室而过，带来丝丝凉意。灰衣僧人猛地睁开双目。精光暴射。惟见宝相庄严，清辉满地……

他仿佛吁了一口气，眼中方流出一种似安心似失望的古怪神色，却突觉空气中隐约有一种似桂如兰的香气。皱紧眉头，他放大声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黑暗之中，传来低柔娇媚的笑声。一阵香风过后，殿中已多了一个黑衣女子。女子笑如花，莲步婀娜，柳腰绰约。他缓缓地睁开眼，映入眼中的是一双精巧的木屐。屐上足美如莲、白如霜。“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

一句忘了出处的诗在心头一闪而过。心头一震，他慌张地双手合十，宣佛号“阿弥陀佛……”目光向上移动。柔软纱衣掩住粉白晶莹的玉体，只露出一双柔若无骨的玉手，但只这一双皓腕，一双雪足，已比世上任何一个赤裸的妇人都要令人心动。

伸出粉红的舌轻舔红艳的朱唇。她抬起手，露出一段藕般玉臂。抽去束发的丝带，任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洒。美丽的脸庞明明挂着挑逗的笑，却予人一种天真纯洁的感觉。“如此良辰美景，空寂师父独对明月，青灯苦修，岂不负了锦瑟年华？”

“阿弥陀佛——”低下头，他不再看她。

她眨眨眼，笑声如一杯醇香的美酒，令人迷醉。空寂虽然已看不到她妖娆妩媚的笑容，却仍是心中一荡。

皱皱眉，他低喃：“色既是空，空既是色……”

她挑起眉，嫣然一笑。倚在他身旁的蒲团上。媚人的香气熏人欲醉。她柔软的手轻抚他光洁的头颅。“空寂，你这样苦修行真的能修成正果，升天成佛吗？”轻轻地抚着他头上的香疤。她的声音发颤，“一定很痛吧？”

一滴泪落在他的头上。凉丝丝的——仿佛春雨滴在他干涸的心上，让平静的心泛起涟漪。看出他的慌乱，她的笑意更深。这和尚真是有趣呢！说什么“色相虚无，清心无欲”？！却自始自终躲躲闪闪，连正视她一眼都不敢呢！和传言中的那个人完全不同吗！什么少林寺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什么下任主持的候选人？！什么

江湖人尽皆知的高僧？！根本就只是一个修行不深的小和尚！这些迂腐的中原人呀！七情六欲本是天生，难道真的是那些印在纸上，念在口中的礼教条规，清规戒律禁制得了的吗？虚伪！真是令她恶心之至。嗯哼！小和尚，这次的赌约她赢定了！

“你很热吧？都出汗了！”她柔声低语轻轻地咬住他的耳垂。轻柔地嘶咬，非但觉不出疼痛，反倒让人骚痒难耐。

“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他的喉头急急地滚动着。不能心动！不能心动！他绝不能心动……他不能输！怨什么？一切的烦恼皆是自找呀！何必一时好胜立下什么赌约呢？！熬过一次已是他今生最大的折磨了！今次又怎能忍受呢！这次，真的是被自己的自负害死了——自作孽呀！

她娇笑，伸出手附上他的喉头。

他的声音一顿，汗如雨下，紧张得使声音显得有些色厉内荏。“施主！在佛祖面前请你自重。”“自重吗？”她低笑着，蛇一样缠住他，吻着他的喉头。“你活得快乐吗？”

汗水湿透了僧衣。他感觉到她坚而柔软的双峰压着他的胸膛。她的唇缓缓下移……

他自知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沉重地喘息着，他伸手推她，却偏偏触到她最柔软、最丰满、最诱人的地方，顿时情欲高涨，意乱情迷……

“铛”的一声，灵光乍现，他立时惊觉，口中急念“阿弥陀佛。”惶然缩手，他抽身站起。看着地上破裂的木鱼。一时之间，他惶恐茫然、不知所措起来。

她起身，灿烂地笑着，如孩子般雀跃。“我赢了！”

“唉！”他长叹一声，“罢罢罢！多年修行尽毁今朝。从今以后，少林再无空寂这样无耻弟子了……”说罢，已一掌拍抽天灵盖。

和身一扑，她抱住他的胳膊。真真是吓了一跳。“傻和尚！你要做什么？”

“你……”空寂狼狈地扭头，不敢看她。“你——你快放手啊！”

“不放！”她抓紧他的手，“傻和尚！一场游戏而已，何必认真呢！你又没真的犯了色戒。何必要自害性命呢！”

“小僧只是……”空寂心乱如麻，只觉羞愧难当。“你——你快放手吧！小僧已无颜苟活于世。就请你行行好，让小僧自行了断吧！”

“你要死?!可以！”她扬眉冷哼，放手。“你要死，就等我走了。我方依柔虽然喜欢看男人的泪，可没想看一个男人自行了断的血淋淋的场面。”她媚笑着，狡黠如狐，“我听说你是少林寺年轻高手中的佼佼者。且得方丈器重，甚至是下一任方丈的候选人呢！只不知你这一死，将会错过什么精彩的事呢？！”

娇笑声中，她已如蝴蝶般飞出殿去。转眼便融入黑暗之中。

空寂喘息着，猛地暴出一声狂吼——“啊！”他缓缓地跪倒在地，“佛祖！惩罚我吧……”他吼，羞愧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滚落。

他以为自己心坚如石，却在诱惑下情欲迷心；他以为自己不惧死亡，却仍在死亡面前退缩；他以为自己清高无求，但他选择活着难道不是为了日后的地位权力吗？他，可还配做一个僧人吗？！

夜色凉如水，浮云半掩月。她的笑在黑暗中却仍粲如春花，然诡谲的目光中却是猎杀后的满足。

这就是人性呵！

美名！权势！地位！金钱！乃至一无是处的虚名都是世人抛不开、舍不下的诱惑。人性本来就是如此丑陋！无关地域之差，无关男女之分。什么真、善、美？！天下所有道貌岸然的面孔下都是一般的丑恶模样。而让所有人认清真实的自己可是她这天魔女的责任呢！

唇角微翘，刚刚升起的满足感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沙漠一路行来，一无所有的牧人，良田万顷的财主，富甲一方的豪客，为几个钱疲于奔命的小商人，雄霸一方的霸主，济济无名的小人物，侠名满天下的侠客，恶名止夜啼的强盗……形形色色的人，她见得多了，却无一不在她的设计下展露最丑恶的面目。即使是发誓同生共死的兄弟，但求天长地久的情侣，到头来还不是因为种种诱惑而落得个惨烈地反目决裂或凄凄惨惨地离

散。甚至两败俱伤、恨埋黄泉也不是没有的。

人性本恶呵！而她则是恶中恶，邪中邪。她这以玩弄人性为乐趣的“天魔女”与卫道士大唱反调，一路嬉笑而来。

但为何笑过之后竟泛上些许空虚？！眼前晃过那些流着泪的面孔，心莫名一窒。那些奇怪的女人呀！心甘情愿地付出那么多，却仍是被无情抛弃。她们该恨的、该怨的、该报复的。可为何却仍怜惜着那些被她伤害的男人？多愚蠢！她们的指责、哀叹在她耳中都是痴人的傻话。

这世上最不保险的感情就是爱情了呢！一段山盟海誓的爱能维持多久？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还是真的一生一世？不变心、不离弃，相知相守，相惜相怜，即便是美色、金钱、权势，甚至是死亡也不能改变爱的心意——那是神话还是笑话？

看着那些痴迷的女人，她只爆出大笑。未曾见过的，她又如何相信？如果连她的父亲，同胞姐姐都无法给她真正的爱，那么一个陌生的男人又怎么爱她呢？！爱情，不过是一场游戏呢！如她的人生，一场游戏罢了！

她笑，弹指。狡黠的眼如天上闪亮的星辰。

——好吧！就以天魔女之名，她要让中原为她掀起狂风巨浪……

夜深沉，但苏州河畔的小酒铺里仍有客人。

几碟小菜，一壶浊酒。楚孤云独坐桌前，英俊的面容有深沉的阴郁。端起酒杯，他一饮而尽，眼中起朦胧醉意。

“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一个娇媚的声音自角落传出，带出一丝淡淡的挑逗。“既然都是形之影单，何不对饮同歌呢？”

楚孤云浓眉一挑，眼中有一丝厌意，却仍沉默地倒了一杯酒。

妖艳的人儿从角落摇晃着走到他的桌前。“这样的酒喝着有什么意思？不如我请你喝这上好的女儿红。”

楚孤云抬起头，不觉皱起眉。眼前的女人一身黑纱，面若芙蓉，肤如凝脂，双颊绯红，可掬醉态更添风流妩媚。这绝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却不是他愿沾惹的。

他低下头，端起酒杯送到唇边，却有一只温腻的手握住了他的手。看着这只美丽的手，他忍不住怒意。虽然他是一个温和、没脾气的人，可也不表示他会任人轻慢无礼。尤其是在他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

她却轻笑，仿佛感觉不到他的不悦。自他的手中取下酒杯，扬手泼在地上，再倒上壶中美酒送至他的唇边。“看你能不能喝出这酒的年份。”

美酒醇香，沁人心脾。楚孤云已知这女儿红是二十年的佳酿，正是他所喜欢的。可是酒好又有什么用呢？喝酒不止要酒好，更要看对饮的是什么人，最最重要的

是要有个好心情。似今夜，他所要的不过是能灌醉人的烈酒和一个寂静得可让他回复冷静头脑的环境罢了！

冷冷地看她一眼，他缓缓站起身。抛下一锭银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眨眨眼，她朗声大笑。

没有男人可以如此漠视她的存在！而这个男人可说是她新的挑战——一个激起她全部斗志，并让她全神投入的猎物。

巧笑倩兮，她让低柔的声音随风传入他的耳中。“你会爱上我的！”

他皱眉，终于回头。“我楚孤云从未曾见过像你这样狂妄自大不知羞耻的女人！”

她掩口轻笑，眼波流转带出万种风情。“我方依柔也从未曾见过像你这样冷的男人！不过，你就算是块冰，我也要让你化作水；是铁，也要你化为绕指柔……”

他不屑地冷笑出声，“方依柔——我记住你了！”

“记住我！”她倚着门，甜腻的笑容充满了诱惑。“我会让你不止是记住我的名字而已……”

——楚孤云！你已是我囊中的猎物！

第二章 爱是一种责任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的，空气中溢着浓郁的花香，四月的苏州满眼绿意……

楚孤云聆听着围墙后的欢笑声，眼中的悲哀更重。

在这样欢乐的笑声中，破坏她的好心情，毁灭她的梦，是何等残忍的事！他怎么忍心呢？何忍将他自己都不愿接受的噩耗带给柔弱的她。即使对他而言，一切仍可怕得像场噩梦呵！强盗、杀戮、鲜血——他甚至还未曾反应过来，刀剑已砍杀而来。而那在他呆怔之际以身挡剑的竟是他一向不满的人。阿文是为他而死呀！即使答应过用一生弥补过失，却仍无法使愧疚、悔恨减少半分。

犹豫着，他终于叩响角门。在听到里面娇脆的应声后，他的心一悸，几乎没有勇气站在门前。

木门“咿呀”一声打开。一个青衣丫环的少女站在门前，“薇儿给楚公子请安。”薇儿一福身，已扬声向内喊道：“小姐，楚公子来了。”

楚孤云笑笑，一颗心仍忐忑不安，却不得不走进去。

小小的庭院，却繁花似锦。秋千轻荡，彩蝶翩飞。清秀佳人立于秋千架下，纤手牵着绳索，娇憨羞涩的笑令人心动。

“绿姬。”楚孤云望着她，心头泛上酸楚。

“楚大哥。”周绿姬深施礼，明眸不自觉地偷瞄他。

“怎么我大哥没和你一起回来呢？”

楚孤云抿唇，终于道：“对不起，绿姬。”

“出了什么事？”凝视他愧疚悲伤的眼神，周绿姬的笑一点点地消失。“求你——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她颤着声，仿佛随时都会倒下。

“阿文，他——他已经去了。”楚孤云说出残酷的事实。

“去了……去了……”不会是她所想的那个意思！不会！与她相依为命的大哥怎么会忍心弃她而去呢？！身子一软，连话都未说出一句，周绿姬已晕了过去。

“绿姬！”楚孤云抱住她软软倒下的身躯，看着她苍白的面颊，只觉得自己是个残忍的刽子手。他明知绿姬承受不起这么巨大悲痛的打击，为什么还要告诉她呢？他该隐瞒的。即使他的心灵受再多的压迫，他也该自己承受——这是他活该受到惩罚呀！

如果不是他太武断、太自负，不肯改变行程路线，又怎么会中了劫匪的埋伏呢？他的固执已见酿成了今日惨痛的、无法挽回的悲剧。货物被劫，周伯文之死，随行人员的伤亡，皆是他一人之错呀！伯文为救他这样一个被宠坏纵傲的大少爷真是不值呀！

楚孤云正懊恼，忽听怀里人儿“嚤吟”一声，薇儿已叫道：“小姐醒了。小姐，你感觉怎么样？”

“告诉我……一切都不是真的！”凄切的低语，看着楚孤云痛苦的眼神，她无声地抽泣。迎视周绿姬悲痛欲绝的眼。楚孤云更觉愧疚，“对不起，绿姬。你骂我吧！是我害死了伯文！”

周绿姬神情恍惚地摇头。唇边流出一抹令人心酸的苦笑。“不怪你。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大哥！”如果不是她为了少女一点痴恋恳求大哥陪着楚大哥远行，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大哥大哥，是绿姬害了你呀……

“绿姬，你愿意嫁给楚大哥为妻吗？”看着周绿姬震惊的神情。他急道：“楚大哥绝不是要趁人之危……”

“你不必解释。”周绿姬悠悠苦笑。他的求婚曾是情窦初开的她心中一个遥远的梦。若是从前，她必是惊喜若狂。而如今……“楚大哥，绿姬知道你是想替大哥照顾我，可是，你不能因为同情就娶一个你根本不爱的女人为妻。这对你不公平……”真正的、纯粹的、毫无掺杂的爱，是生性柔顺的她这一生最大的坚持呀！

“不！”楚孤云犹豫一下，终于坚决地道：“我是爱你的。”是的！他爱她！对他而言，责任就是一种爱。

“楚大哥，你真的爱我？！”眨着眼，她的泪又流了下来，只觉被突涌而来的幸福紧紧包围。

“我爱你，绿姬。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楚孤云拥着她，许下一生的承诺。

他将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弥补他的过失！

就这样冒冒失失地跟着楚大哥回家，实在是一件不合礼数且很不理智的事。可是，在楚大哥的坚持下，她还是答应了。

女人，大多以自己所爱的人为天。她又何能免俗呢？何况对楚大哥为她所做的种种细心安排，她只有满心的感激呀！

在幸福的同时，惟一的遗憾就是大哥的逝去。如果他在世分享她的快乐，该有多好呀！

“小姐，擦擦眼泪吧！”薇儿递上丝巾，柔声劝慰，“别哭了……这样去见楚夫人可不太好哟！”

“我知道。”周绿姬拭去泪，却仍无法开怀。就要见到楚大哥的母亲呢！光想想就已让她心慌不已。

给她一个安慰的笑。即使她从来都不说，薇儿也了然于心，近十年的朝夕相处可不是一句空话。

“小姐今天好漂亮呢！我薇儿敢担保楚夫人一定没见过像小姐这样温柔可人，娴淑大方的美人儿！”

“你又哄我开心。”周绿姬娇嗔，心情却好了许多。

“才不是呢！薇儿说的可是大实话！任是长了眼睛的都会同意我薇儿的看法。”

周绿姬摇头。对着她夸张的笑，仍有丝不安。

她还记得大哥是怎样形容那位名震苏州的楚夫人的——出身名门，雍容华贵，精明能干，不让须眉。以一纤弱女子撑起庞大家族的生计，并在短短的十年时间使楚家从一殷富之家成为苏州首富。除了精明才干外，还要有果敢决断的魄力，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在诡谲商场上立足，甚至，还要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狠辣吧？！那样一个女子，会喜欢她这样柔弱无能、一无是处的人？！

低低叹息，她的心压上浓云阴霾。

如画的庭院，华丽的装饰令小家碧玉的周绿姬开了眼界，却也更加不安。她能成为这座华宅的女主人吗？她真的没有信心。

虽然大厅里有许多人，但周绿姬第一眼就认出了楚夫人。不止是因她雍容华贵的美丽，更因她傲视群芳的高傲。

“绿姬叩见夫人。”周绿姬盈盈下拜，一切都是小心翼翼的。

“起来吧！”楚夫人看着她一身的素白，衬着眸中凄清的神色，越显我见犹怜的婉约。面无表情地转向身边的内侄李青。“青儿，你看周姑娘如何？”

“表弟的眼光怎会错呢！”李青笑着，眼中闪过一丝恶意。“周姑娘不止人长得标致，衣裳更是好看得很呢！”

周绿姬一怔。环视满室红绿，恍然大悟。虽然她为兄长守孝而一身素服并无任何不适，但在这深宅大院中，显然已大触霉头。

看周绿姬惶恐不安地低下头。楚孤云皱眉道：“娘……”

“娘知道。”楚夫人一笑，悠悠道：“伯文是我儿救命恩人。为娘自然感激涕零……周姑娘，既然进了楚府，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

“娘！绿姬以后就要麻烦娘照顾了。”

“怎么会麻烦呢？绿姬这般乖巧懂事，娘疼她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麻烦呢？绿姬，你过来让伯母好好瞧瞧。”

周绿姬含羞一笑，怯怯地上前。

“好美的一个人儿，好嫩的一双小手……”楚夫人轻笑，轻轻抚着她的手，眼中却闪过一丝寒意。

苏州的夜，如娇艳的少妇尽展风情。“姑姑，你真的相中了那个周绿姬？”李青低笑，眼中闪着不屑。“那个丫头可配不上表弟的！”

楚夫人一笑。眉轻扬，英气十足。“那丫头长得不错呀！怎么会配不上孤云呢？”

“就她那家世，怎么配得上楚家呢！”

“楚家怎么了？！不就是多了些钱吗！有什么值得狂的？”楚夫人冷哼，“我不喜欢那个丫头可不是因为什么出身家世。门当户对这种狭隘之见怎会放在我眼中。”

讨厌那姓周的小丫头，说来也不过是迁怒而已呀！谁叫她那张凄婉柔顺的脸勾起了她多年的伤痛呢！

怎么能忘记？！怎能忘记……

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她收留了在楚家门前卖身葬夫的温梅。那温梅也有着一双含羞带怯的眼，粉衣素面，楚楚可怜的神情，柔顺得像一潭春水。就连她也可怜其文君新寡，对她百般照顾。却不虞竟收留了一披着

羊皮的狐狸。而她这自恃聪慧的楚夫人竟如那糊涂的东郭先生，茫然不知。那一日的情形从未曾从她脑中淡忘过呀！当时，她带着五个月的身孕，却仍要挺着个大肚子代替儒雅文弱的丈夫料理家业。想想真傻，她怎么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们呢？若不是那日因腹痛回房休息，恐怕要被他们瞒一辈子了吧！不！不会的，就算她不发现，他们也会告诉她的。温梅岂会甘心一辈子偷偷摸摸的呢！在她温顺的笑脸之后，可隐藏着不知足的欲望呢！

她震惊！她愤怒！她伤心！她更想不明白温梅怎么还能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着她。羞涩中带着悠悠的喜气，倒不像是被人捉奸在床，反倒像是初夜的新娘。而她那一向文弱无主见的丈夫更绝，在她严词拒绝他的纳妾要求后，竟破天荒地与她大吵，最后在她动怒撵人时竟索性干脆跟着温梅一起走了……他以为这样她就会怕了、悔了，进而答应他纳妾的要求。却不知那只令她越发恼火且心灰意冷。以致在得知他穷困了、潦倒了、病了之后，也不肯原谅他。

那一别，便没有再见过——再见的只是一堆黄土，两根白幡罢了……他就那样去了，连骂他的机会都没留给她。

“姑姑若是不喜欢她，何不把她送走呢？”李青的低喃让她回过神。

淡淡的惆怅，抹不去的心伤……原来，痛苦是永远

都忘不了的，即使再过几个二十三年也不会减少分毫。怕是就算带进了棺材，也还是椎心的痛吧。

幽幽地笑着，她掩去所有的伤痛。“怎么能不留她呢？周伯文毕竟是孤云的救命恩人，照顾周姑娘是楚家的责任——不管我喜不喜欢。不过我不会答应让孤云娶她的。不是她不适合做楚家的当家主母，而是决不能让孤云把自己的婚姻当做是一种补偿！”

她扬眉，瞄向李青，半开玩笑似的道：“可惜你爹妈没把你生作个女儿身，要不然倒是可以来个亲上加亲了。”

李青尴尬地笑笑，“青儿不是女儿身，不正是可以帮表弟的忙吗？”

“是吗？”楚夫人看看他，淡淡地笑。虽然青儿是亡兄留下的惟一的骨血，李家的根脉，但并不表示她必须一再地容忍他。“阿青，你看姑姑最近是否老了？”

“怎么会呢！”李青赔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美丽是永远不会老的。”

就凭这张嘴，可比孤云会做人呢！楚夫人望定他，“既然你认为姑姑还没老到眼花耳聋的地步，那就听清了姑姑要说的话了……你一向是个聪明的孩子。可得记住——楚家的生意是姓楚的，可不是姓李的，你凡事可不要做得太过了才是。”

李青身子一震，看她明了一切的眼。惶然道：“青儿知错了！姑姑原谅了青儿吧！”

楚夫人一笑，挽了挽头发，“阿青，你是我的侄子，李家惟一的根脉。只要你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姑妈又怎么会亏待你呢？”

“是！”李青点着头，冷汗直流。

“孤云刚接手楚家的生意，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要仰仗你这个表哥呢！”楚夫人低笑，挥了挥手，“夜深了，你也去休息吧！”

“是，姑姑。”李青施礼，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

看着他的背影，楚夫人一声低叹。眉间笼上雾般轻愁。想了想，她叫了声在外侍候的丫环，“去请少爷过来。”

“娘！”注视着母亲的背影，楚孤云终于道：“如果您是要说绿姬的事，那就不要说了。孩儿不会改变心意的。”

“是吗？”楚夫人望着窗外稀疏的灯光，沉声道：“你真的打算用一辈子的幸福来弥补一时的过失？”

“我答应了伯文要照顾绿姬一辈子的。”

楚夫人转过身，望着楚孤云阴郁的眼。心痛之余却泛上丝丝愤怒。虽然楚孤云初次代领商队即被劫掠一空，且主因在他的过失，但她丝毫都没有责怪儿子的意思，反倒是看他因此而意志消沉，才最令她生气。

“你要照顾周姑娘，娘不反对。但你若要娶她进门，绝对不行！”楚夫人看着他，态度极为坚决，“娘可以认

她为干女儿。待她守完孝，再为她择门好夫家。有楚家做她的后盾，她一样会过得好。”楚孤云低着头，闷声道：“我答应了要娶她的。”

“周姑娘喜欢你，嫁给你她会快乐。那么你呢？”楚夫人望着她，锐利的目光仿佛要将他透视。“告诉我——你会快乐吗？！为了一个承诺而娶一个你根本不爱的女子，你会快乐吗？”

“孩儿——会爱上她的！”

“会爱上？！那就表示你现在并不爱她喽！你娶她不过是为了责任。这样的婚姻，你不会快乐。而她一旦知道你娶她不过是为了责任，她还会快乐吧？”

楚孤云踉跄了一步，突然又挺直腰。“责任就是一种爱！”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楚夫人逼近，心底怒火更盛。“娘！您不要再管这件事了。”楚孤云叫着，眼中是深深的痛。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精明能干，足以担起重任的男人。可现在，他才知道从前那些人夸他、捧他，是因为他们还要靠楚家吃饭罢了。如果他这次肯听周伯文的话而不是一意孤行，那么一切都会不同的。“孩儿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照顾绿姬，让她快快乐乐地过一生。如果她不快乐，孩儿这一生都不会安心的！”

“你现在要做的事有很多。清查货物，赔偿买家，发放抚恤金……”楚夫人捧着他的脸，温柔却不容反驳。

“孤云，你是我李湘君的儿子。你必须坚强！你不能、

也不可以被一次小小的挫折而打败。决不可以……”

他知道！他必须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楚孤云苦笑，“娘，答应我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我可以不管这件事。”楚夫人含有深意地笑笑，“三年的时间还很长呢。这三年里，我会待她如同己出。但是，我决不允许你给她任何名分。她只是楚家的客人。如果三年后周姑娘守孝期满，你又仍然未改变主意。我就给你一个全苏州人所瞩目的婚礼。”

这是母亲最大的让步了！

“孩儿知道了。”楚孤云笑应，虽明知母亲并不喜欢绿姬，却深信她的承诺。

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楚大哥的？！她都几乎记不清了。铭记于心的却是从相识至今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小的细节都是在心头缠绵不去的甜蜜。

他温和的笑容，低柔的声音，乃至他不耐时轻扬眉，怒极反无语的小动作，都是她熟悉且沉迷的。爱他却从不敢说出口，只因深知自己区区一商行管事之妹的卑微身份高攀不起。即使是现在，她还觉身处梦中，不敢相信楚大哥说过爱她、娶她的话呢！

抚抚红烫的脸颊，周绿姬不禁羞涩地笑。

心无法平静下来呀！如果她的感觉没有错，那么楚伯母真的不是很喜欢她呢！总觉得那祥和的笑容之后是

疏离与淡淡的厌恶，让她心慌不已。

薇儿说只要楚大哥喜欢她就好了。可她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婚姻不止是两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如果她要嫁给楚大哥，就必须博得楚伯母、楚家上上下下的好感。做楚大哥的好妻子，是她的梦想和愿望呀！为了自己，也为了楚大哥，她一定要很努力地令伯母对她改观……

对镜许久，周绿姬终于还是取下了发际的白绒花。“薇儿，取那件蓝色的衣裳吧。”回望薇儿惊异的目光，周绿姬淡淡道：“咱们现在是寄人篱下，凡事都要小心。我不想再给楚大哥添麻烦了。”

“薇儿记住了。小姐放心好了。”薇儿乖巧地点头，服侍她穿衣。“楚夫人请小姐到大厅里去呢！”周绿姬垂下头，脸上虽带着笑，心里却禁不住低叹。

缓步走进大厅。周绿姬便怔住了。

满厅的素白、灰黑，竟全不见昨日的红红绿绿。甚至每个人头上都插了朵白绒花。

周绿姬心头一热，几乎流下泪来。她真是过分，居然误会了伯母的心意。

“过来，绿姬。”楚夫人为她插上白花，“我已经在寒山寺里订了法事。一会儿，我陪你去。”

“伯母——”周绿姬讷讷无语，心里暖暖的。

“你们都来见过周姑娘。”压下欲起身回礼的周绿姬。“你们都听好了。周小姐是楚家的贵客。若是让我知

道了有谁轻慢、委屈了贵客，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了。”

贵客！原来在楚伯母眼中，她不过是个客人，一个外人罢了……

在参拜声中，周绿姬恍惚地望着楚夫人含笑的眼。原本火热的心渐渐冰冷，四月暖阳中，却觉如在寒冬腊月，冷冰冰的！

第三章 爱之战

水绿如蓝，花红胜火，四月的苏州可入画、入诗、入梦……

方依柔啜着清茶，仿佛不是处身于众目睽睽的苏州第一楼‘醉香楼’，而是自家的后花园。要她像那些中原淑女含羞带怯、低眉顺目，那可是完全不可能的。美丽，就是要人欣赏，要人艳慕，要人心爱的。为什么要藏起来？反倒像美丽是一种罪过。

看着楼下招摇过市的豪华马车，她的笑更深。那就是楚家的马车了！果然让她等到了。到苏州不过数日，楚家的事可倒知道的不少。倒不是她多神通广大，而是楚家在苏州实在是名气得过了头。

顶着苏州首富的头衔，楚家旗下上至钱庄、船运，下至绸缎布行、女人家用的珠宝胭脂，各类生意遍布江南。

而当家的楚夫人更是传奇中的传奇！从她撵走夫婿独占楚家产业的蛇蝎心肠到在商场上的心狠手辣，再到

最新的不顾恩义、苛刻未来媳妇的刻薄。

从街头听到巷尾还真是新鲜事儿数不清。

原来那个楚孤云居然还是个善良到令人扼腕叹息的好人呢！竟会为了弥补过失和对死者的承诺而要娶一个身份卑微、相貌平凡的女人为妻。

嗯！基本上，她是很佩服他不重门户观念的勇气啦！可是，他真的会那么、那么善良？！她对路人的话实在是很怀疑，而且很心痒地要揭开他虚伪的面具呢！而在这之前，她很想瞧瞧那传闻中可说是丑怪无比的女主角。

唉！等了两天，终于让她等到了。

抛下银子，她起身欲走，却险些撞上一堵肉墙。退了一步，她眨眨眼，笑了，“好结实的一堵墙呢！可惜好像建的不是地方。”

壮汉咧嘴一笑，透出憨傻之气。“俺家少爷让俺站哪儿，俺就站哪儿。”

“是吗？”方依柔轻笑，“那你家少爷在哪儿呢？”

“小生这厢有礼了。”一身华服的贵公子躬身施礼，掩不住惊艳之色，“小生不过是想和姑娘多亲近亲近罢了，没想到唐突了佳人……”

看他故作斯文的笑脸，方依柔只觉得厌恶。她生平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一见美色，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登徒子，让她连一点兴致都提不起。

但显然这让人侍候惯的公子爷还没学会看人的脸色，竟还笑着凑前，“敢问姑娘芳名？”

“我还有事，你让开！”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方依柔睨着他，一脸的不耐烦。

苏皓一怔，脸泛怒意，“美人，在苏州城里可还没人敢这样跟少爷说话呢！”瞧瞧她似笑非笑的俏脸，他顿了一下，还真是舍不得。“得！骂就骂了！不知者不罪嘛！只要美人好好侍候本少爷，咱们就既往不咎了。”

方依柔甜甜一笑，媚眼如丝。“我也记得那位孔圣人说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还真没想到公子居然会这么宽宏大量呢！”

“喝！小美人不简单呀！说话都不带半个脏字。”苏皓笑着，满脸邪气，“少爷我是小人又怎么样？美人今天是跑不掉了！”

方依柔眨眨眼，“原来苏州城里是没有王法的！”

“王法！怎么会没有呢？”苏皓笑嘻嘻地把脸凑近，夸张地挥挥手，“现在这种时候，钱就是王法！少爷我有的是钱！”

“有的是钱？”方依柔掩着口，美目中光彩耀人。“你有多少钱？比你后面的人还多吗？”

“那当然！”苏皓被艳光迷晕了头，得意忘形的脸在回首的瞬间僵住。“楚兄！”他笑着，却有丝尴尬。

“苏兄！”还了一礼，楚孤云在不经意间瞥见那张绝对让人过目不忘的娇颜，不禁微怔。

“孤云！”方依柔以甜得发腻的声音唤着，小鸟投林般扑进他的怀里。“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楚……楚兄！”苏皓因惊讶而有些结巴，“这位姑娘是楚兄的朋友？”没听说这素以品行端正著称的君子也认识这种风流女人呀！

“不认识！”楚孤云轻轻地将她格开，仍是面无表情。

“不认识！你好坏呀！”方依柔跺足，娇嗔的声音连她自己都觉肉麻。“没良心的！你怎么可以说不认识人家呢？！”

楚孤云看着她，没说话，却摆明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好！你不承认也就罢了！但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只要大家也认为你我素不相识，我就绝不再纠缠。”

瞧瞧众人好奇的目光，楚孤云不觉皱眉。虽然他不想和这个女人纠缠，但现在这种情形可不容他退缩。

看他没应声，方依柔不觉偷笑，脸上却仍是楚楚可人的委屈相。“你我不是第一次见面对吧？”看楚孤云点头，她再问：“楚孤云这个名字可是你亲口相告？”

没错！是他亲口相告。楚孤云只有点头。

“那天晚上，你我分手之时。你也曾回首相望，依依不舍……”

他是回首，但何来的依依不舍呢？

楚孤云四望围着他打转的暧昧目光，不觉恼起来。这样看他是什么意思？一个个蠢脑袋也不知在想什么？！可恶！都怪这女人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让人胡思乱想。

抬头看她上扬的唇角，他不禁冷哼。你就算说得天花乱坠又能怎样？只要他不点头——还不是白搭！真的不点头呀？这样岂非是说谎？做人与经商一样，皆以‘诚信’为本。他若说谎，岂不是有违他一贯的处事原则……

迎着她得意的笑眸，他冷哼一声，拉起她就走。

脚步匆匆，却分明还听得见身后的哗然惊喘……

不知走了多久，楚孤云终于站稳身，甩开她的手。“你到底要做什么？”这样僻静的小巷，应该不会有人看了吧！

“我来赴你的约会呀！”方依柔娇笑，明眸皓齿，风情万种却熄不去他的满腔怒火。

“什么约会？”他可不记得有什么约会。

方依柔媚笑，忽捧起他的脸，定定地望进他的眼。

“你干什么？”被她黑如夜、深如海的美目盯着，楚孤云不禁心中一荡。却仍是急急地打落她的手。

“你害怕了。”方依柔悠悠一笑。

“怕什么？”

方依柔偏着头，眼波流转带出千般妩媚。“你怕自己会忍不住爱上我……像你这样的男人岂会甘心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不敢见我也是很自然的事喽！”

“你在胡说什么？你这发花痴的自大女人！我楚孤云岂会怕你这种女人！哈！你别做白日梦了！”楚孤云忍

不住出口斥责，却发现那本该羞愧万分、低头认错的女人压根就没听他说话。真是让人生气！

方依柔忽竖起食指，“嘘……你别那么大声，会惊飞了它们。”

楚孤云怔怔地望着素手红唇，忽地记起从前听过的一支曲儿。“落花飞上笋牙尖，宫叶犹将冰署粘，抵牙关越显樱唇艳。”竟真有那样美的手！原来，美丽的女子真可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模糊地想着，却在她靠近时才惊觉。

“你看那儿。”她轻指，眉间眼底尽是纯纯的笑。

“什么？”楚孤云皱眉，挪了挪身，却还是顺着她白嫩如笋的手看过去……

幽长的巷道，红瓦粉墙，幽香人家。一枝红杏出墙来，春芳如画香悠悠。一对翠鸟儿正巧停在枝头。婉转鸣唱中带出浓情蜜意……

浓情蜜意？！

哈！他傻了？！鸟儿哪儿来的什么浓情蜜意？难不成这是双谈情说爱的小鸟？他苦笑着，转目之间又发起呆来。

原来她也有这样纯纯的笑。不再妩媚撩人的她，竟如邻家不施胭脂的单纯女孩儿。

“你不要再缠着我，我已经有未婚妻了。”他拒绝着，声音却不由自主地低柔下来。

周绿姬？！她笑了，“你爱她吗？”

“这不关你的事！”楚孤云别过头去，却有一丝狼狈。

“是不关我的事哟……”方依柔托着腮，抿唇而笑，“反正我又没想嫁你！”

“你——你无耻！”楚孤云大叫，惊飞了一对翠鸟儿翩翩而去。

“啊！飞了好可惜！”方依柔睨着他，嗔道，“都叫你不要大声了！”

楚孤云深吸气，憋了一肚子的火。“我不想和你多废口舌。总之，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

“才不！”方依柔低笑，媚意横生，“你可是一个绝佳的游戏对象呢！”

游戏！？她毁坏他的名誉就只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游戏？

楚孤云拍着前额，心头泛上无力感。“你缠着我，勾——勾引我，就只是为了那个什么见鬼的游戏！”

“这是场又刺激又有挑战性的游戏！”方依柔看着他，眼中是邪魅的笑意。没把心底的那句话说出来。揭开他伪善的假面具给众人看，她更开心呢！

楚孤云摇头苦笑，“你根本就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如果她不是疯了的话！

“你认为我还不够成熟吗？”方依柔媚笑，突然勾住他的脖子，在他呆怔的同时，送上火热的唇……

突然涌入口中的馨香，游移的丁香舌，令他泛起从未有过的酥麻，一时之间竟意乱情迷。

“我还不够大吗？”低低的呻吟入耳，却如霹雳乍响。

他一惊，急急地推开她，惶急地擦着温热的唇。他恶声恶气地道：“难道你不知‘羞耻’二字何解吗？”

“你的话对天魔女来说是一种夸赞呢！”方依柔笑着，说出的话却足以气死他。

楚孤云又急又恼，再也维持不了儒雅风度。“像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果然是当得一个‘魔’字！”

瞅着怒容满面的楚孤云，她扬眉一笑，“总比你这懦夫来得好吧？”

楚孤云怒道：“你说谁是懦夫？”

“就是那个不敢面对自己，却大谈什么责任、道德、承诺的伪君子喽！”方依柔仰着头，挑衅地看着他。

“伪君子！”楚孤云不禁冷笑，“原来我竟是伪君子呢！”

“难道不是吗？就算你是诚心诚意要娶那个周绿姬。可是你又不爱她，怎么能给她带来幸福呢？噢！别说话……你可别说什么你是爱她的话，因为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反倒，你此刻若说已爱上了我，我倒或许有可能相信哟！”

“你……”楚孤云简直是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了。许久，只道了一句话，“你太自大了。”

方依柔娇笑，“谦虚不过是虚伪的一种表现，我不过是在表现最真实的自我罢了！”

歪理！楚孤云看着她，一声不吭。

凑近一张芙蓉面，方依柔轻笑，“如果你有信心会给她带来幸福，就接受我的挑战吧！”轻轻挥手，她不给他拒绝的机会，翩然离去。

疯了！楚孤云看着她的背影，只望这一生一世都不要再见到她！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作战前，她总要瞧瞧对手的模样吧！不过，好巧，她还没赶到那以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闻名天下的寒山寺，就已见着了她要见的人。

咦！那些人在做什么？好像不太对劲呢！呃！有钱人还真是麻烦！好端端的大白天，也会被人劫呢！瞧着被人围在中间的两个女人，方依柔含笑扬眉。好像有人发横了呢！

“楚夫人，你到底是答不答应？”

看着面前凶神恶煞似的三人，楚夫人不掩轻蔑之色。“要是我不答应呢？”这号称什么虎丘三霸的人，她早就听过，只是没想到这些痞子打主意竟会打到她的身上了。

“那就不要怪咱们兄弟动粗了！”其中的瘦高个阴笑，“在下可不想让夫人也像那些车把式一样的下场！”

楚夫人扬起眉冷笑，“我李湘君可不会受人威胁！”

“那可得罪了！”一壮汉穷凶极恶的靠近。摆明了要动粗。

这时候好像该她出场了呢！方依柔忍不住笑，感觉自己像个英雄呢！“等一下！”清脆的声音让他们停下脚步。扭头一看，竟是一个美极的红衣女子。

“好美的人！”喷着舌，不止眼里是垂涎之色，就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多谢夸奖。”方依柔笑着，却无视彪悍的壮汉，只看那清秀可人的少女。“我看这位姐姐也很美呀！只是一——还比不上我！”她娇笑如花，轻瞄他们，“我说得对不对？”她就知道流言都是靠不住的，就看这周绿姬！哪里有他们说的那么丑呢？

“对！对极了！”壮汉吞着口水，眼中全是贪婪之色。

方依柔却似看不到似的，只甜甜地笑，娇媚撩人；“算你们还有些眼光！”

“美人是来找咱们兄弟的？”瘦高个笑着，虽有些迷惑，却自大地不放在心上。“美人儿可是看上哥哥了？知道哥哥正缺个压寨夫人！”

这人找死呢！怎能不成全人家呢！眨眨眼，方依柔不怒反笑，“像大哥这样英伟不凡的男人的确是女人心目中的良偶佳婿了！可是，人家曾立过誓言，今生只嫁英雄好汉！”眼波流转，她露出为难之色。“我看三位大哥都是英雄盖世……这让人家怎么选呢？好难取舍的嘛！”

“有什么好选的！我是老大，当然是我最强了！”瘦

高个笑着伸出手要摸她，壮汉却突然出手拍开他的手。

“你是老大？呸！笑死人了！要不是老子让你，你哪儿来的老大当呀！”

“你放狗屁呀！老子用得着你让！”瘦高个吼着，瞪着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刀疤脸。“老三，你说！你还服不服我这个老大！”

刀疤脸阴森一笑，没有说话。

“两位大哥不要吵了！千万不要为我伤了和气。”方依柔低下头，唇边冷笑一闪而逝。瘦高个瞪着壮汉，凶气逼人，没两句话就打了起来。

看着对打的两人，楚夫人不禁扬起眉。看一眼唇角上扬的方依柔，不禁笑起来。这看来放荡张狂的女孩还真是不简单呢！居然懂得用美人计和反间计。虽然过于轻浮，却相当对她的脾气。

“你们不要打了！”方依柔悲呼，靠近刀疤脸，轻轻扯扯他的衣角。“好哥哥，你劝劝他们吧！就算了妹子不能嫁给心仪之人，也不愿无辜连累他人”

刀疤脸看她许久，目光如火灼人，突然用力在她粉嫩的脸蛋上捏了一把。

方依柔痛得几乎流泪，脸上却仍是含羞带怯的笑容。

“啊！”一旁的周绿姬突然踉跄后退，惊恐注视倒在她脚边的壮汉。

四溅的血，绽放妖艳的红花……瘦高个‘呸’了一口，抹着额上的血。“老三，你怎么说？”

“有什么好说的！小弟一向不是听大哥的么？！”刀疤脸上赔着笑，却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把刀刺进他的身体。

“老三……你？！”双目怒视，瘦高个突然厉叫，“好！你好……”喊声未息，人已倒在地上。

“好！我怎么能不好呢！”刀疤脸纵声大笑，“美人就该配英雄的——你……”声音一窒，他恶狠狠地看向方依柔。

“美人是要配英雄！只可惜你不是英雄，是个狗熊……”方依柔媚笑如丝，吐气如兰，好像点他穴道的那个根本不是她。“别发火！我是会武艺，也不是很高呀，只不过比你们这些三脚猫高那么一点点罢了！”方依柔捏指，满脸的笑，却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要不是讨厌暴力，她又何必那么麻烦呢？！

“你要怎样？！杀了老子！”刀疤脸瞪着她，满目凶煞后隐藏着畏惧与惶恐。

“原来刀疤哥哥你不怕死的呀！”方依柔娇笑，不知从哪摸出把刀。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直晃到他胆战心惊，冷汗直流。

“你……你到底要怎么样？”近乎哀恳的语气让人忍不住笑。

“你放心哦……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善良百姓。所以，我不会杀你。至于官府会不会定你的死罪，砍你的脑袋，可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喽！”咬了咬手指，她扬起眉，“杀

人的罪名好像很大的呢！”

“贱人！”满口的污言秽语，刀疤脸又恢复了凶恶本性。

方依柔却视而不闻。笑盈盈地转身，“这位姐姐，他已经被我点了穴，绝对不会再作恶了！你们不用怕了。”

“姐姐？”好会说话呢！楚夫人忍不住笑意，“人都老了，哪儿还能做你的姐姐呢？”

“年轻不止在外貌，还在心境呀！”看她的精神好得不得了呢！怕是年轻人都比不上哟！方依柔笑笑，挥手欲去。

“姑娘留步。”楚夫人笑着挽留。还真是喜欢这女孩儿呢！“我看姑娘也不像是本地人。若无落脚之地，不如到舍下小住，也好报答姑娘的救命之恩。”

很诱人的邀约，但她不太喜欢呢！再看惊魂甫定的周绿姬，她眼中笑意更深。看她柔顺的模样，是可以好好利用之人呢！

“不客气了！”掩去笑容，她做出悲凄之色。“我还要去找一个人——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看着她眼底眉间轻愁一片。周绿姬不禁动了好奇之心。想必是她所深爱的人吧？如她所料呢！只怕她知道那人是谁就再也不是这同情的目光了吧！

第四章 爱的迷雾

五月初五，端午节，太湖龙舟赛。

装饰着五色龙头的小舟疾驶在水中，船上的汉子争相追逐，鼓号齐鸣。岸上观者欢呼雀跃，纷纷为自己喜欢的龙舟加油喝彩。

坐在贵宾席上的楚孤云低着头，满腹心事，无心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楚大哥，你怎么了？”周绿姬咬唇，因他的阴郁而黯然。“是不是绿姬做错了什么事？”

“不！没有。”楚孤云对她笑笑，温和的笑如轻风拂过，抚平她满心悲凄。看她舒展愁眉，楚孤云不禁道：“楚大哥是有些烦心事，但决不是因为。绿姬这样乖巧可人，又怎么会做错事呢？”

周绿姬露出羞涩的笑，眸中柔情一片，“不知绿姬可否为楚大哥分忧呢？”

为他分忧？！他的烦恼岂可说与她听呢？

周绿姬垂下头，默默无语。她知道楚大哥是为她好，也知无用的她根本无法帮助他，可她真的不想看他烦恼。她想要抚慰他的伤痛，分担他的忧愁。她不想一辈子都只做一只被保护在羽翼下的小鸟呀！

“不舒服吗？”楚孤云关心地探手触摸她的额头，惹她俏脸绯红。

羞涩地避开他温热的手掌，周绿姬轻轻地摇头。“我没事……”

“没事就好。”楚孤云笑笑。忽见一抹熟悉的红影，不禁一惊，倒险些被口水呛到。“绿姬，我们先回去好

吗？”许久未出现的人到底还是来了！他早知道她没那么容易退缩的了。

穿过喧嚷的人群，欢呼喝彩声已越离越远。眼看马车近在眼前，楚孤云不禁吁了一口气。总算摆脱了那个难缠的女人！平安大吉！

就在他暗自庆幸之时，突觉眼前一花，一抹红影飞扑入怀。“楚孤云，可算找到你了！”

娇声笑语中，入目的是一张如花娇颜。满面的笑意诱人暇思，只是那透着淡淡邪魅的眼眸，却让他怒火中烧。

“方依柔！”他叫，惊见周绿姬脸白如纸，摇摇欲坠。

“原来你的记性这么好！只一次就记得这么清楚。”方依柔媚笑着，红艳的唇在他的耳畔轻吻，低柔的话似乎只说给他一个人听，却清朗得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奖赏你喜欢吗？”

“你——”惶急地扯开她勾着他脖子的手，他简直是说不出话来。这下可好，先不说绿姬怎么想，就是这些外人的暧昧目光就够他受的了！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喂！瞧见没？那个美人就是楚大少从苏少爷手上抢过来的！”

“瞎说什么呀！上次在醉香楼，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楚大少和她可是老相识了。”

暧昧的言语伴着声声低笑，就算她不想听，也硬是钻进她耳中。周绿姬扶着车厢，只觉得心上被谁狠狠地

捅了一刀。

“咦！我见过你的！”银铃样的笑声让她猛地回神，仿佛噩梦惊醒，汗湿衣襟。

“是！我们见过……”她低语，努力牵出一丝笑，却是苦涩无比。

方依柔扬起一脸天真烂漫的笑。“你瞧，我已经找到了我要找的人呢！”

“恭……恭喜你了！”周绿姬牵牵唇角，却怎么都笑不出来。

“够了！”楚孤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你什么时候见过绿姬？又对她胡说了些什么？”

方依柔低笑，再次凑近他，也让所有的人再次脸红心跳。“难道你不知是我救了你母亲吗？”

“是你？”楚孤云怔了怔，忽沉声道，“那是你早就安排好的吧？”

“你这样认为吗？”冤枉啊！大人！就算她有那心，可还没来得及呢！

“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的吗？”楚孤云冷哼，一脸的嫌恶。

“承蒙夸奖了！”方依柔耸耸肩，悠然一笑，“随你怎么想、怎么说，于我不过是耳边风罢了。我不会在乎的！”

“你——无耻！”楚孤云气极，却只得这一句话。

方依柔在他耳边低笑，“我看你不如先去安抚你那娇

滴滴的未婚妻吧！若再吹阵风，我怕她会就势晕倒了呢！”

“绿姬！”忙扶住绿姬，楚孤云暗责自己的大意。

“楚大哥，我没事……”周绿姬挣扎着笑笑，竟真的晕倒了。

呀！还真的说晕就晕呀？她现在还真怀疑楚家是否虐待了人家了呢！方依柔眨了眨眼，无畏楚孤云愤怒的目光。“你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楚孤云忿忿道：“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呢？毕竟马上就要住在一个屋檐下了吗！咦！别发火呀！”她摇了摇手指，在他还未开口说话前凑近他的耳边。“如果你不想更丢脸的话，就该照我的话去做哟！”抚着他的脸，她低笑，“我可是替你这男人最最重视的颜面着想哟！”

不甘地横她一眼，楚孤云低哼：“你最好不要搞什么花样！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我好怕哟……”顽皮地往他耳里吹了一口香风，她悠悠转身，只留下不拘的笑声……

“伯母。”看一眼审视她的楚夫人，方依柔低下头。满面羞红，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少女应有的娇羞心喜。

楚夫人淡淡一笑，团扇轻摇，神态悠闲至极。“这里没有别人，你也不必再演戏了。”

方依柔笑了，丝毫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早知道伯母

是个聪明人，依柔就不会班门弄斧了！”

“你也是个聪明人呀！”楚夫人笑着，难掩欣赏之色。

“大家平分秋色喽！”方依柔甜笑，毫无谦虚恭敬之色。

楚夫人点头，笑意更深。“既然大家都是聪明人，说话也就不必遮遮掩掩的了。我很想知道方姑娘为什么要缠着犬子不放呢？”

方依柔一笑，偏着头看她。“你很信任自己的儿子吗？”她一点都瞧不出楚夫人哪里狠毒凶恶呢！非但不会，笑容还极之温柔。

“这世上没有哪个母亲会怀疑自己的孩子。”楚夫人看着她，目光犀利起来。“孤云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他决不会在决定娶周绿姬的同时又去纠缠另外一个女子——即使美貌如你，他也不见得会动心。”虽然孤云从未曾提起，但她知道他一直很努力地做个真正的好男人！夫君的不负责任、见色思迁一直是儿子心中难言的痛呀！她为人母的，怎会不知呢？

方依柔笑笑，敏感地觉出她眉间淡淡忧郁。“你说得不错！不是楚孤云纠缠我，而是我在纠缠他——而且，不打算放手！”

“你很爱他？”看她茫然的神情，她悠闲地摇着团扇。“你很迷惑？”

“你这样认为？”方依柔突然大笑，“坦白说，我看他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而爱情对我而言，不过就是

一场有趣的游戏罢了！”她笑着，却意外地没有看到轻蔑鄙夷的神情。不禁收住了笑。

这是生平第二次有人在她的面前谈爱情。虽然不苟同她的观点，但起码比那个在她面前大谈什么山盟海誓、至死不渝的爱情，却在她丈夫死了不到三个月就成了富商何百小妾的温梅让她舒服得多。她口中炽热、伟大的爱呀！在死亡面前都不过是虚无……反倒是她这个从未曾说过半个“爱”字的呆板女人，仍守着他留给她的一个空洞的“楚”姓，念着过去种种悲欢离合过着她平淡的日子。“即使是一场游戏，情伤时也是无法忘怀真实的痛……”平静地看她许久，楚夫人淡淡道，“或许你会伤他，但也许你会给他真正的爱……毕竟孤云是个好男人！”

“我想你要失望了！我可不是柔情似水的周绿姬，我是方依柔。玩弄人性是我快乐的源泉，我会用烈火烧毁每一颗‘纯纯’的爱心！”愚蠢的爱！

楚夫人笑了，依然平淡，“你是什么人，我不感兴趣。只希望你能看清楚你自己的心而不要盲目蒙蔽了自己对爱的感应。”

方依柔无语，迷惑因她的话而泛上心头。

她的心？她的心！为何要迷惑？她不是一向都很清醒、很理智的吗？游戏人生、逍遥自在的她不是一向开心快乐吗？怎么能因她几句话就困惑不安呢？可是，不能否认，她真的好想好想有一个人陪在身边，给她最真

的关怀与爱护。是呀！她想要真正的爱——孤独时，喧闹时，那是她的心从未曾停止过的渴望呵！

夕阳斜照，天边彩霞漠漠……

周绿姬凭窗而立。看紫燕双飞戏，叹苍狗浮云，对薇儿的低叹轻语置若罔闻。薇儿以为她会哭，却不知她现在连哭都哭不出来。在看到方依柔扑到楚大哥怀里的一刹那，她就已经知道自己输定了！不止是因为方依柔无人能及的美貌，大胆亲昵的动作，更因楚大哥对她不同寻常的态度。相识数年，她何曾见过楚大哥似今天这般窘迫、烦躁呢？可是，即使明知毫无胜算了，她仍不愿、不甘就这样放弃呀！可——“我又有什麼资格去阻止他们呢？”她低语，摇头苦笑。

“不是阻止，是要争取！”

“是！绝不放弃！”话一说完，薇儿就怔住了。不觉顺着周绿姬的目光看去。刚才是她说的话吗？怔怔地看着门前的美丽女子，所有的责难愤怒都化作惊艳的低叹。

她真的很美！像海棠，似牡丹。有妖娆妩媚之态，富贵雍容之神。这样的女子真的是很吸引人——不止是男人，就连女子也会看傻了眼。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方依柔绽出如花笑容，与周绿姬楚楚可怜的神情相比，更显娇媚。

“那可不行！”薇儿挺身而出，眼里充满敌意。“你

要说什么就当着我的面说。”

“奇怪！事情和你又没什么关系，干吗当着你的面说呢？”方依柔眨眨眼，笑道，“难不成你也喜欢楚孤云？”

“胡说！”薇儿娇斥，红霞满面。

“薇儿，你出去。”周绿姬站起身。泪痕未干，眼中却有种坚决。

“是呀！我又不会吃了她！”方依柔娇笑，悠闲地坐下。如果周绿姬只会一味地哭，那就无趣极了。

“哼！”狠狠地盯她一眼，薇儿出门前特意大声道，“小姐，你可小心点。这年头，黄鼠狼给鸡拜年还能安什么好心呢！”

方依柔微怔，旋即大笑，“这丫头还真是有趣呢！”

周绿姬抿唇，道：“你有什么话就说好了。”

方依柔看着她，浅笑如花。“你现在是不是很伤心？很嫉妒、很恨我？”

“为什么恨你？”周绿姬摇头苦笑，“我有资格恨你吗？”

方依柔一笑，倾身道：“如果这么点小挫折你就受不了的话，那你可就真的输定了！”

“不！”忍着泪，周绿姬低喃，“我喜欢楚大哥……我不想放弃……不想……”

“这话我爱听！”方依柔笑起来，“如果你这样就放弃，游戏会失色很多。”

周绿姬不解地望她，“游戏？”

“你不需要明白。只要记住你说过的话就够了——千万不要轻言放弃！”方依柔扬眉，“我等着看你如何争取幸福呢！呃！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做呢？”凑近周绿姬，她低低细语，惹得周绿姬面红耳赤，头越垂越低……

“方依柔！”

吼声入耳，方依柔转身挥挥手，笑悠悠地打招呼：“嗨！”

“你为什么在这？又在对绿姬胡说八道！”

看他冷冰冰的脸，方依柔笑道：“我可没胡说八道！我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地来下战书的！”

“你——可恶！”抓紧她的手臂，楚孤云气得发狂。
“绿姬，你先休息吧！我不会再让这个疯女人来打扰你了！”

“慢些……我还没告别呢！”方依柔嘻嘻笑着，被楚孤云拖走前仍不忘抛下话。“明天我再来找你玩哟！”

玩！除非他死！怎能让这危险的女人靠近绿姬呢？

看着他们的背影，周绿姬不禁苦笑。楚大哥那样维护她、关爱她，她该高兴自己占尽优势，可是，她决不会利用这因兄长之死而得到的优势。幸福应该靠自己争取的，她深知。但天性中的软弱却仍令她无所适从……

天！她该怎样做呢？！

微风拂过，落花恋恋不舍地坠下枝头，飘飘落于湖上。湖水绿粼粼的，偶有飞燕低掠而过，惊起湖面锦鱼急没入水中，留下细小的浪圈。

“你要说什么尽管说吧！”方依柔悠悠笑，撩起湖水，凉凉地自指缝滴落。“难怪都说‘苏州园林甲江南’呢！果然似人间仙境一般。”

“你来自大漠？”楚孤云试探着问，没有忽略她眉间瞬间即逝的阴郁。

“你的速度倒快！”方依柔逼视着他，眼中燃起灼人的邪魅。“你调查得一定很清楚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听着，你最好不要乱转你那颗聪明的脑袋，更不要做出惹我发火的事来那样，你会后悔的！”

“你是威胁我？！”楚孤云忍气道，“你似乎忘了自己是在苏州楚家。”

“我没忘！我知道这是有钱有势的楚家。不过你也不该忘了我可是个什么事都敢、都能做得出来的女人！”方依柔媚笑，“如果你毁了我的游戏，我一定会让你很后悔……”

楚孤云倒吸一口气，一阵心寒。虽然她的声音低柔温和，但那分不容置疑的坚定、决绝却足以让人震撼。他望定她，冷冷道：“为了一个你根本不爱的男人浪费时间，你不觉得可笑吗？”

“可笑？！”方依柔笑了，“我不是早就说过这是一场游戏了！玩游戏，也要认真些的呀！如果你真的想快

点结束这场游戏，就向我投降认输好了！”

楚孤云冷哼，“我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更不会污辱了‘爱情’这两个字。”

“是吗？”方依柔笑着凝望他的眼。

暮色里，寂静如水，只有淡淡的幽香四溢。无语时，凝望处，千古是非浑忘了……

她的眼眸含着千般笑意，春水般的柔媚多情，撩动心扉，醉陶陶；他的眼眸带着万种怒气，冬雪样的冷峭淡漠，抗拒满怀，深沉沉。

许久许久……夜幕深，花影吹星，满地月辉，忽有倦鸟投林，声声轻啼。

是谁先把眼儿移？默默无语中，各自暗惆怅……

楚孤云感到很生气。不止气方依柔，更气他自己。气因她而起的烦躁与好胜心，更气那莫名其妙的心虚与不安。

就因她的出现，打乱了他二十三年的平静生活。就连整个楚家都因她而变得古里古怪的。不提这些日子来对她大献殷勤的仆佣，就单一个常偷眼看她的李青，就已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了。也不知那个女人到底使了什么鬼计，就连他那一向冷淡对人的娘亲都对她喜欢得不得了。

恐怕再过些日子，这楚府就要变成她的大本营了吧！

事情决不能那样下去。所幸他已调查得知她是来自大漠的什么“天魔一族”，单只看她的神情，也知道她是偷跑出来的了！

“表哥，就麻烦你办去这件事了。”不理李青满脸的不悦，他的眼因兴奋而亮晶晶的。

——这回看你还怎么玩游戏？

——想要破坏游戏？！

俯起身，方依柔躺在屋檐上。仰望星光满天，唇边是不屑的笑意。

若想密谈，也该谨慎点吗？竟让她轻而易举地听个一清二楚。看来该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呢！唇角上扬，她的眼中闪烁着邪气的笑。

夜，雾般漫延。

她踏着夜色而来。迷茫的星眸如迷的羔羊。夜风轻拂，薄纱飞扬。她咬着唇，犹豫着徘徊在门前。终于，她轻轻地推开门。

月色朦胧，床上隐约的身影让她的心狂跳不已。“楚大哥！”她轻唤，没有得到回应。

纤细的指抚过他的眉头，他的眼，他的鼻，他的唇。她的脸羞红一片。

“你知道吗？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她低语，忆起早上被耳提面授的隐密，更慌得垂下头。

“楚大哥……”她合上星眸，抿唇。终于俯下身，轻轻地吻在他的额上。吻，轻柔而羞涩，带着少女炽热的痴恋缓缓下滑。他的鼻，他的耳，他的脸颊……她犹豫着，羞怯地略过他的唇。轻轻地解开他的衣襟……她努力克制着要夺门而出的冲动。

轻柔的触摸，温热的气息，他觉得有点痒，恍惚觉出另一个人的存在。

他惊醒。真切地感觉到那温柔的吻。“方依柔！”他不加思索地大叫。让她浑身一震。“无耻！下贱！”他大叫，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她惊愕地睁大眼，泪缓缓自脸颊滑落。

他趁机推开她，和上衣襟。抬起头，不禁怔住了。朦胧月色下，隐约可见那清秀的面庞上挂着晶莹的泪。悲凄的神情梨花带雨般惹人怜爱。

“绿姬！”楚孤云愕然，旋即明白，“方依柔！”他怒吼着，听窗外传来“嘻”的一声低笑。

笑声入耳，如电触般。周绿姬掩着脸，转身奔了出去。

“绿姬！”楚孤云叫着，却没有追出去。皱眉，他转身面对自窗而入笑盈盈看他的方依柔。“是你叫她这么做的？”

“是呀！你何必那么生气呢？难道温香软玉在怀不好吗？还是你真的是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她笑着，将一张千娇百媚的脸凑近。

楚孤云挑起眉，终是忍下要狠狠抽她一耳光的冲动。
“你不觉得这样对绿姬太过分了吗？”

“或许吧！我是利用了她的善良单纯与她对我的信任。但没法子，谁叫我是个坏人呢！？”她笑着看他，声音却是冰冷，“这是对你要破坏游戏的惩罚！”

楚孤云一惊。咬牙道：“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不觉得可耻吗？”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我……”她直视他的眼，近乎残忍的笑。“可惜这世上活得最累、最苦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好心人！反倒我这坏人活得逍遥快活。”

楚孤云摇头，“你分明也想让人关爱，却为何还要忍心伤人？人性本善，你又何必刻意要让自己装出邪恶的面目，让人心寒呢？”

轻叹入耳，她的心莫名一慌，却仍是放声大笑。“天魔女怎么会善良呢？你和族里的人一样蠢！她不过是邪恶、欲望的化身。而我，也只是依照身体的本能行事罢了！”

楚孤云冷冷地看着她，不发一言。

沉默着回望他。似乎平静如水，心却于无声无息中坠入深渊……

第五章 千结皆是爱

六月天，绿柳成阴，花团锦簇，满园芬芳。

该来的总是会来，连避都避不开的。

周绿姬垂着头，不敢看站在她面前的他。发生了那种事，她还怎有脸面对楚大哥呢？但躲了初一，避了十五，却还是偏偏被他撞见。

“绿姬！”楚孤云叫着，几步赶上她。“绿姬，不要再躲了！该说的话我总是要说。你难道真的躲我一辈子吗？”他抓住她的手臂，逼她正视他，也正视她羞涩的心。

“不！我不想听。求你让我走吧”周绿姬摇着头，哀凄欲泣，却仍是不肯看他。

“不行！如果我真的让你就这样走了。那才真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不仅我无法原谅自己。就连九泉之下的伯文兄也不会原谅我的！”

周绿姬后退一步，终于抬头看他。诉不尽的哀凄幽怨，尽在如水双眸。“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的爱！你对我好，也不过是为了我死去的兄长……可是，你真的不必一遍一遍提醒我……我会记住自己只是个没身份、没地位、没美貌、没才学，甚至连勇气都没有的无能女子！我不会再妄想攀高枝的……”

楚孤云咬牙，为她自哀、自怜、自怨的语气揪心不已。“不要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绿姬，你身上有许多别人没有的优点……像你的善良，你的单纯，你的温柔，你的善解人意……你所有的好，深深吸引每一个靠近你的人。”

“可是，这些都吸引不了你不是吗？”周绿姬看着

他蓦然凝重的面容，笑了起来。却是种悲痛的，绝望的，令人心碎的苦笑。

楚孤云叹息，摆脱那梦魇般紧紧纠缠他的名字。“绿姬！那晚的事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没想到那是你……你是那么乖巧羞怯的女孩儿——”看着她羞红的面颊，他猛地住口。好久，才讷讷道：“我没有占有你，是因为我是个君子。而并不是你不吸引人，你懂吗？”

“我知道楚大哥是一个君子。”周绿姬凄然一笑，终于正视他的眼。“楚大哥，请你坦坦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你对我可有一丝一毫的爱意？”

楚孤云沉默着，却因她的一句话而心潮汹涌。

“不要对我说谎，也不要给我缥缈的希望。”周绿姬笑着，心却在狂喊：求你！求你！不要断绝我惟一的希望！

“绿姬！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我会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沉默后的一个承诺，却不是她最想听的。

尽管心酸酸的，周绿姬却还是笑了。“我会很努力很努力地做一个好妻子……”笑着说着，她的泪却在不经意间滑落。

楚孤云一叹，拥她入怀。一颗心被怜惜的情绪包围。“绿姬，让你伤心，我很抱歉。但请你再相信我一次，只要你一天还爱我，还是我的妻子，我就绝不会负你。”

不负她？！她要求的何止这些呢？真是令她心痛的承诺！

周绿姬苦笑，却没有说出来。只是偎在他怀里，满足于片刻的温存。

“俊男美女！好动人的画面呀！”随着笑声，方依柔拍着手出现在他们的前面。周绿姬脸一红，立刻离开令她眷恋不已的温暖怀抱。楚孤云冷哼一声，冷冰冰地看着她。“你来这做什么？”

满含幽怨地望他一眼，方依柔楚楚可怜地低下头。
“我只是想看看你而已”

周绿姬心一颤，看她凄悲的神情更觉愧疚，仿佛自己偷了他人的幸福。以己度人，她想得出方依柔此刻有多么难过，多么心酸……恐怕此时此刻，最不适合在场的就是她这个情敌了吧！“楚大哥，我先回去了。”她婉转低语，再看未曾挽留的楚孤云，心突然痛起来。

“你究竟来做什么？”待周绿姬走远了，楚孤云终于问。鄙夷、轻蔑的神情似箭刺中她的心。

“我来看你！”她笑，掩去所有的愁绪。

楚孤云别过脸，不看她艳似玫瑰、媚如娇棠的俏脸。
“难道你只会利用绿姬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没法子，谁叫我这么这么的‘爱’你呢？”

“爱我？！你也配说‘爱’吗？”楚孤云瞪着她，难以压抑胸中怒火。

“你——你要做什么？”看他突变诡秘的神色。方依柔不禁后退，却被他一把抱住。猝不及防下，被他吻个正着。

灼热的唇紧紧相贴。他的舌轻佻而霸道，不容拒绝地启开她的唇、她的齿，汲取她口中的馨香甜美。

这样狂乱而强硬的吻是她从未感受过的。在爱情游戏中，一向都是由她主控。所有的男人都对她千依百顺，小心翼翼地讨着她的欢心，谁敢如此对她？！

她愤怒地捶打他，却在他出乎意料之外强健的臂湾中渐渐软化。不自觉地回应他热情的吻。唇齿相依，双舌交缠，这吻远比上一次更令人销魂……

楚孤云喘息着离开她。迷乱的眼中有丝懊悔，他实在没想到这惩罚报复的吻竟会变得如此狂热激情。那种强烈的欲望几乎将一向自制的他吞噬。而他，完全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抗拒。

方依柔看着他，将心底泛上的惶恐不安深深隐藏，只倔强地露出挑衅的笑。“怎么样？感觉已经爱上我了吧！”

楚孤云冷哼，平抚狂乱的心绪。只嘲笑道：“如果你现在回去休息，或许会梦见自己已入宫做了皇后呢！”

“你——”方依柔仰起头。看着大笑的他，冷哼。“你尽管笑好了！再过不久，你想笑都笑不出来！”楚孤云不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她。

回视他片刻，方依柔眨了下眼，唇边泛上一丝勉强的冷笑。“你要在这儿傻站着，本姑娘可不奉陪了。楚大少！”

楚孤云闷哼一声，注视她的离去。眼神却越来越复

杂……

宁静的夜里，月光是静的，星光是静的，就连草丛里虫儿的低鸣都轻轻，怕惊破了这宁静的夜。方依柔坐在窗前，抚着朱唇。他的味道，他的灼热都仿佛还残留在唇上。

为什么惶然？为什么惆怅？为什么不安？不过是一个吻，一个男人，怎么会搅得她这样不安呢？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游戏罢了，如从前的每次。却为何竟不曾使她开怀？反是积了满怀愁绪，系了千千心结。

原本一切并无不同。她带着戏谑之心要看他被揭去面具后的惶恐与无措。暗暗计算每一个细节，这该是一次必胜的战争呀！然而，一切似乎都在一夜间走了样。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一声淡淡的低叹，有什么？怎么会让她如此震撼？

可是，他竟识破了她渴求爱与关怀的心思——那从无人知的秘密，竟从他口中轻描淡写地泄露。还有……还有……呢！他毕竟是第一个说她本性善良的人呢！不是祸害，不是凶手，不是狐狸精，不是魔女，是一个善良人！只轻轻的一句，却足以抵销千百句骂她、咒她的话。

痴痴地望着月，她的唇边勾起淡淡的笑。为何？为何那泛上心头的惊恼竟还有着淡淡的甜蜜？

夏日的午后，幽静而温暖。灿烂的阳光里，浓绿的柳阴下，只有不甘寂寞的蝉鸣唱。风里沁着淡淡的甜香，诱着蜂蝶成群。

荷花池畔，荷花正艳。周绿姬却是愁眉紧锁，忧思满怀。

方依柔远远地瞧着她。不禁扬眉娇笑，盈盈而来。

“方姑娘，我家小姐不想见客。”薇儿挡住她，满脸的敌意。

“难道我是客吗？薇儿姑娘，咱们可都住在一个屋檐下呢！”

“就是这样才倒霉呢！”薇儿低声咕喃，看她突然敛去笑的面容还真有丝惧意。“我去问问小姐，看她想不想见你吧！”

“我看不必了。”方依柔笑笑，看向她的身后。“你家小姐可比你有礼貌得多。”

“薇儿失礼了。绿姬代她赔罪。”周绿姬施了一礼，脸上是柔柔笑意。

“小姐！”薇儿恼道，“干吗向她赔罪呢？”

“薇儿！”周绿姬看着她摇头，“方姑娘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恩人。怎可如此无礼呢？”

“不！你错了！我们并不是朋友。”方依柔冷笑道，“至少，在没决出胜负之前不是。”她笑着，逼近她。“别

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我一直在耍你、利用你……你没有那么傻的！不是吗？”

周绿姬瞬了下眼，再看她时，眸中一片清明。“我一直都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你发烧烧坏了头吗？”方依柔诧异，随即又笑，“即使你真如平日所表现的淡泊清悠，也不可能毫无嫉妒之心。人性如此，你又怎会不同？你不会喜欢一个敌人的，更别说什么永远都是朋友的鬼话了！”直视她的眼，她仇恨至极。“这样虚伪的谎话我已听得太多了！”

嫉妒？！她何曾有资格嫉妒？她早已输得心灰意冷、毫无斗志了呀！再多的诺言，也抵不过她的一个微笑。

“这不是谎言，也不是欺骗。”周绿姬平静地望她，以淡淡的笑掩去所有的悲痛。“你不相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同样尝过寂寞的滋味，知道友谊的重要……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友谊！”若不是薇儿，她也会如她这般不敢相信友谊呀！

她的话是真是假？！

看着周绿姬柔柔的笑意，她真的看不透她的心思。如果她真的戴了面具，那一定是世上最好的，好到让她这无情的人也有丝感动。

看她许久，方依柔终于笑了。“你的话是真是假，只有你的心最清楚。我是决不会为了你的几句话就对你心慈手软的。”

“随便你，”周绿姬转过身。“看这荷花开得多美……”

满池红藕，香沁风来，醉人心脾。

方依柔怔怔地看她平静的面容。许久，她缓缓合上眼。感觉着被清香荷风簇拥，初次心静如水。“这荷花真美……”她低喃，唇边绽出如莲浅笑。

“更美的是你。”周绿姬看向行来的楚孤云，笑苦涩起来。

“什么？”方依柔睁开眼。如水明眸，笑意盈盈。正见着痴立的楚孤云，不觉轻笑。垂首间，双颊羞红艳如霞。

痴痴地凝望，楚孤云一时几乎忘了身在何地。

宁静如水，柔媚如云的她并未刻意展露风情，却给了他一种全新的感受。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重重地撞击了他的心。那是一种真真实实的震撼——不是肉体，是心灵。奇妙得如电触般。这一刻，他真的傻了！痴了！呆了！完完全全地不知所措了。

什么是爱？是甜蜜？是狂野？是牵挂？是无奈？是等待？是茫然？还是种征服？

在从未接触过的爱情世界，他真的像个傻子！糊里糊涂外带晕头转向。

楚孤云敲敲头，觉得满脑子浆糊。

——爱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他真的是搞不清楚了，方依柔真的扰乱了他早已预定好的平静生活。

他想要她！在初见她时他就清楚地知道。但那无关情爱，只是种欲望，是生理上无法控制的反应。可是现在，他如何能否认她带给他的震撼。那触电的感觉，是爱吗？

合上眼，楚孤云叹了一口气。强迫自己把心思用在面前的账本上。这几笔账他反复核对了数次，仍然不得其解。请教账房老总管，却总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的，逼到最后，只给他一句话——请去问李少爷和夫人！

什么意思？他也想过是可能表兄李青贪污公款。但这和母亲有什么关系呢？瞧他那意思，母亲竟似知道似的。他也知道以母亲的聪明才智绝不致被人蒙蔽才是——难道真的是母亲纵容？他真的很难接受。

“这李少爷毕竟是夫人的内侄呀！”老总管含糊暧昧的一句话更让他气恼万分。

抬起头，他头回不雅斜睨的人。突然想自己是否太过随和了些，以致手下人都弄不清谁才是这儿的主人了。“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也先下去吧——等一下！这件事我不希望还有别人知道。你明白吗？”看老总管讷讷退下，他颓然靠在椅上。真的觉得好累……

楚夫人缓缓抬头，拿起被甩在她面前的账本。“难道

这就是你孝顺母亲的方式吗？”

楚孤云低叹，深施一礼，“孤云鲁蛮，请娘责罚。”

楚夫人一笑，轻抚他的发。“有哪个做娘的会忍心责罚自己的孩子呢？孤云，你我母子相守二十三年，难道你还不明白娘吗？”

“娘对孩儿的心意孤云岂会不知。”楚孤云张了张口，却终于什么都没说。楚夫人悠悠一笑，“为什么不说话了？不要把话憋在心里，娘想听你说出来。”

楚孤云苦笑，“娘您早知道孩儿的来意了！”

楚夫人一笑，却有丝苦涩。“娘是早知道李青私吞公款之事。虽曾劝阻，却未曾责罚，你可知是为了什么？”

“因表兄是娘的亲侄儿，李家惟一的骨血……”楚孤云扬眉道，“楚家能成为苏州首富，全是娘亲的功劳。楚家的一切，只要娘想用、要用，就算是抛进苏州河听个响，谁也不会说个‘不’字。孩儿今日如此气恼，也只因生平最见不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之事。其实，表哥要用钱，只要开口，孩儿岂会吝啬？”

楚夫人一笑，淡淡道：“娘纵容李青，的确是因为他是我的侄儿。就算娘再狠心，也无法责罚一个酷似亡兄的侄儿。你为娘着想，娘很开心……”

望着母亲幽凄的神情，楚孤云猛然醒悟。不禁暗暗自责。

看出他的自责，楚夫人不禁微笑。这孩子一直就是她的骄傲呀！他一直都是一个仁厚善良的谦谦君子，而

这也是她一直担心的。真怕他这样的性格无法在诡谲商场上立足呀！

“孤云，李青的事就交给你来处理。这是你正式接管楚家事业的最后一次考验。”

考验吗？！楚孤云不禁苦笑。他真的必须狠下心肠去对付一个自幼一起长大的亲人？他做得到吗？

昏昏烛光，映着锦盒中夜明珠的神秘光泽，显出她超凡脱俗的美貌。

方依柔淡淡笑着，漫不经心地抛下手中的珠盒。这李青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不必她费心，就像哈巴狗一样围在她身边。千方百计地讨她欢心。或许这世上只有那一个楚孤云是例外吧？！“你来就是为了送这个？”

“难道你不喜欢吗？”李青着迷地嗅着她的发香，“只有这价值连城的夜明珠才能配得上你无双的美貌。”

纤指绾起垂下的发丝。方依柔浅笑，“你以为这样一颗珠子就能讨得我的欢心吗？”

这些愚蠢的男人，永远都摆脱不了金钱、美色的诱惑。偏又自以为是，仿佛天下所有一切都该属于他，一味沉醉于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自欺欺人而茫然不知。

李青笑着，自以为潇洒得很。“这珠子不过是件博你一笑的小礼物。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同样可以满足你！只要你想要的，不论是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如果她要天上的星星呢？！

方依柔笑着，回眸看他，万种风情尽在回眸间。“这珠子怎么来的？你该不会是为了我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吧？”

“这些事并不重要，只要你我过得开心不就可以了
吗？”

方依柔粲笑如花，“你的钱从何而来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偷偷摸摸来的钱可以让我挥霍多久？”她轻抚李青的脸，邪笑道，“我可是个现实的女人。像你这样的过路财神怎么入得了我的眼呢？！”

“钱不是问题！要你就自然会满足你所要的一切。只要你今生只属于我一个人。”李青笑着，自信满满。

得到她？！她何曾属于过谁呢？真是痴人说梦！

凝望窗外幢幢树影，她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兴致，懒得再和这令人生厌的男人周旋。

“你走吧！不要再痴心妄想了！”她冷冷地说，一如从前无数次的无情。竟似拂去衣上一点微尘，淡淡的、轻轻的、毫无感觉。

李青呆呆地看着她，突然抓住她的手臂。“我比楚孤云那个窝囊废更配你！”

方依柔笑盈盈地看他，指间珠光流溢。“我想你更想要这个。”

“你做什么？”看着珠光划出华丽的弧线，消失在黑暗中。李青瞠目结舌下慌忙跑了出去。

“不送。”方依柔冷笑，轻轻地合上门。

夜深沉，寂静无边……

楚孤云坐在黑暗中，沉默如这淹没他面容深沉的夜。然而，他的心中却如沸腾的滚油，热辣辣地灼着他的心。

他没想偷窥，仍在无意中撞见那令人恼怒的一幕。他本想和表哥好好谈谈的，却不知为何在见他时没出声喊他，反鬼迷心窍似的随着他去了。

低叹。愤怒中隐隐带着哀凄。

那女人真的是无情呵！恐怕就算是把心掏出来热烫烫地呈上，也换不来她一个微笑吧！如果那倾诉真情的是他，也必会被她视如弃履，毫不可惜吧？！是该梦醒了！难道你以为自己会比其他男人好百倍、千倍？竟可独得她的青睐？爱情于她不过是一场游戏呀！而你则是她尚未到手的玩具，一旦厌了、倦了，她就会随手抛弃。怕还会拍着手，含着笑，瞥都不瞥一眼地离去呢！

低低叹息，他抬起头看着满天星斗，竟笑起来。

该把事情解决了！岂可再为她沉沦？

下了决心，一时他竟觉轻松了许多。

对镜理红妆。方依柔看映入镜中的男子。笑溢双颊，
“你果然来了……”

楚孤云看着她，沉沉道：“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罢手？”

回眸笑睨他。方依柔眼波流转，媚意横生。“很简单！我要你投降认输。”固执地想要留住他。不再单纯地为胜负，也不是戏耍，而是第一次认真地想要个人在身边陪。

“投降认输？！”楚孤云冷笑，笑里却隐约有种说不出的沉痛。“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爱情不是游戏也不是战争。根本就没有什么胜负输赢之分。就算是我现在低头认输——也不代表我爱你……”

“这么说，即使你现在不认输，也不代表你不爱我喽！”方依柔媚笑着，吐气如兰。脂玉般的面颊轻轻蹭着他的脸。

“我不会爱你！”楚孤云嘴硬地回答，压抑不住加速的心跳。

近距离面对这样一张千娇百媚的俏脸，只要是个男人就难免意乱情迷。更何况他心里还藏着那分微妙的感情。

“真的不爱？”方依柔微笑，心却不自觉地抽搐。

“不爱！”楚孤云别过脸去，仍坚持。“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方依柔媚笑，滑腻的小手自动攀上他的脸。

甩开心动的感觉，楚孤云讨厌地皱眉，“我怕看多了你令人作呕的模样，晚上会做太多的噩梦。”

方依柔的动作一僵，眼中燃起怒火，“听了你的话，我还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失去了魅力呢！”勉强牵出一丝笑，她低声道：“但愿你的话不是因为心虚……”

楚孤云吸了一口气，正色看她，“你放弃吧！我惟一会爱的女人是我未来的妻子——绿姬！而不是你……”

方依柔轻颤着，挺直腰。唇边仍是盈盈笑意。“因为诺言和责任去爱吗？”

“对我而言，诺言和责任就是爱！”他的眼神坚决而执着。

“那么你的心、你的感觉呢？”她紧紧盯着他的眼，不肯移开探究的目光。

楚孤云深深望她一眼，缓缓后退。“那并不重要。”

“不重要？！难道你是木头人没心没感觉吗？”方依柔大叫，却没有得到回应。他的身影渐渐淡出她的视线。只留下无边的黑暗与孤寂。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和她想的完全不同？

黑暗中，她木然而立。任无力感袭上心头……

好静呀！这夜寂静如斯，黑暗如斯，仿佛天地间也只剩下她一个人。总是这样——从她懂事就品到的孤独与寂寞。哪怕她再渴求别人的爱护与关怀，却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即使是那些苍蝇一样围着她，赶也赶不走的男人，也不过是贪恋她的美色罢了！有谁曾如他般真正看透她的心？

仗着一具美丽的皮囊，如花的锦瑟年华，她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娇媚的笑，甜腻的话，无需过多的付出，已足以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在她面前垮下一张冷硬的面孔，巴不得把心都掏给她。在满胀的虚荣心与

得意感中，她何曾想过自己也会有触礁的一日。然而楚孤云，这看来温文尔雅、内敛而温厚的男子，即便是被她惹怒也不曾真个暴跳如雷的老实人呵！怎硬得下心肠来拒绝她呢？

对镜轻抚娇嫩的面颊，她的心郁着一口闷气。

她的如花容颜何曾有过一丝衰老？！为何却撩不起他半丝情意？

不！不！这镜中的是谁？！她方依柔何曾有过这样一双无助哀凄的眼？为何无助？为何凄伤？她是方依柔呀！是那个永不言败的方依柔呀！

她愤愤地推开窗。用力地将镜子扔出。看黄灿灿的光一闪即逝，如坠落的流星。

——她还未曾输呀！

不经意地，一滴泪莹然而落。她不曾输吗？她已输了——不止输了信心，更输了一颗真心……

真心？！原来她还有一颗真心可输？！

她真是错估了楚孤云对责任的执着，也看轻了周绿姬善良温婉的心。

周绿姬，那个带着温柔笑意，令她隐隐感动的女子。似曾相识，却又完全陌生。她毕竟和姐姐不同呀！同样是温柔似水，却是全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一个心胸似海，温柔的包容、谅解着一切，即使是受到伤害也毫无怨恨责怪之心；一个却是咬牙把所有的悲伤痛苦积压在心底，化作刺人的霜冰，总有一天会刺伤别人也刺伤她自己。

她可以逼出姐姐的愤怒仇恨，却无法看到周绿姬似妒女悍妇的丑陋。人性本恶？！她现在却第一次怀疑她坚信了十年的信条。

莫非她真的是个例外？不！还有一个楚孤云要存心与她做伴呢！

第一次觉得这世上或许还有真、善、美。疑惑中有着惶恐与不安和那丝丝惆怅。可是，她并不想放过他们，就此成全他们的真善美。她方依柔要得到的岂会轻易放弃？就算得不到，毁灭他又何妨？！——毁灭！邪恶的念头如恶魔突来潜入她心。倏忽之间，竟仿佛如重锤击下，让她的心沉沉地一痛……

真的真的——要毁灭他吗？！

她颓然倒在地上。被潮水般突然涌上的哀凄紧紧包围。

第六章 爱如潮

爱如潮，潮来潮去——匆匆、匆匆……还来不及反应，就已被紧紧包围。困！困！困！如兽被困，再也无法反抗……

当阳光投入窗来。他睁开眼。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不禁笑了，他将重拾平静……

笑着笑着，他忽然有种鼻酸的感觉。

从今天起，他再也见不到她如花娇颜，也听不到她甜腻笑声……

他叹息着，起身披上衣服走到窗前。便听见一阵银铃的笑声。无拘无束的笑带着淡淡的轻浮与放荡。

是她！在楚府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笑声。

他猛地推开窗。看着花丛中艳红的身姿，一时竟痴了。

她没走！为什么？在他把话说得那么绝决后她竟然还留在楚府。

方依柔缓缓回头。给他最明媚灿烂的笑。然后亲亲热热地喊着他的名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楚孤云！”她笑着挥手，对着身边的周绿姬道：“你看，我就说他今天一定起晚的。”

周绿姬点头，笑容却是苦涩。

原来她说的都是真的。她依然是在嫉妒！即使她想过要了断情丝，与依柔诚心诚意地做朋友，却仍无法克制心中汹涌的嫉妒。她毕竟不是一个圣人呀！

“楚孤云！”方依柔笑着，彩蝶般迎向他。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楚孤云压低了声音，“我不是都和你讲得清清楚楚了吗？”

“你的话我是记得清楚了。可是，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讲过离开呢？”瞥他一眼，方依柔低笑，“难道你真的那么希望我离开？”

“我宁愿从没见过你……”细如蚊蚋地自语，他扬眉，冷冷地看她。“这里并不欢迎你。”

“怎么会呢？楚伯母留我住下的。而且，我喜欢这

里的繁华热闹……尤其是喜欢住在这里的你！”方依柔媚笑站，在他耳边低语，“不要这么凶！这已经卸下盔甲，不打算再和你战争了。”

楚孤云皱眉，“我并不是你游戏的对像。”

“可我并不想结束这场游戏！不要又留我孤单一
人……”

幽幽低语漫入耳中，他一阵心颤，抬头望她隐含哀凄的眼，不禁黯然神伤。

方依柔似乎真的变了很多。分明还是那个人，那张脸，洗尽铅华后竟判若两人。开朗的笑竟似灿烂的阳光，暖暖地透着亲切。

虽然她没有再刻意诱惑他，偏偏那于无意中展露的妩媚风情令他心动。他真该离她远远的，最好连她的背影都看不到，而不是这样总是在不自觉中看痴了她的笑靥。

即便是无心，但只这偷偷的惊动，却已是对绿姬的背叛呀！

抛下手中的账本，楚孤云靠在椅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半月来，他虽然不动声色，却把过去李青所签的所有单据都查了个遍。把所有有疑点的账目一一勾出，他对李青的胆大妄为还真是吃了一惊。虽然证据确凿，他

却不想公诸于众。即使必须开除李青，却要给他留些情面，日后才好相见。

吁出一口气，他坐直了身。还未回过神，就听‘砰’的一声，竟不知谁无礼撞开了门。吓了他一跳。

“少爷！周姑娘落水了！”一声大叫更令他失了魂，条件反射似的从椅中跃起，狂奔而去。

怎么会落水呢？早上看见她的时候还好端端的吗？还和方依柔两人在荷花池旁有说有笑的呢！方依柔！是她吗？怎么会？

怎么不会？她不是一向自恃邪恶吗？什么坏事做不出呢！

如麻思绪中，他肯定着。心却有丝丝的痛。

一路狂奔。在周绿姬所住的‘清风小筑’门前见到方依柔的第一眼，他直觉地爆出怒吼：“你为什么还在这儿？要看着她会不会被你害死吗？”

“你在说什么？”被他摇晃着，乍见他的喜悦在一刹那灰飞烟灭。

“说什么？你装什么糊涂？害绿姬落水还不够吗？你还想亲眼看她死不成！”老天！她的身子怎么这么湿？这样抖？她的脸又为什么这么苍白？

“我推绿姬落水！你是这个意思吧？”方依柔直直地看他，“你没听说是我把她从水里救上来的吗？”难道他的眼也瞎了吗？她头一回救人就得到这种对待？！

怪不得她的身子这样冷、这样抖，甚至连头发都没

干。即使夏天的水暖，但荷花池里的污水也够让人难受的了。

他的心抽痛着，却仍狠下心肠道：“救她，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你了！你一向都是如此聪明呵！”

“是！是……我一向都聪明！”抬眼看他，她冷得让人心颤的笑却莫名地有丝心酸。“而你楚孤云——却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吼完，她头也不回地跑了。

楚孤云瞬了下眼，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

“你伤了她！”楚夫人开了门，温和的目光带着轻责与不赞同。

“绿姬怎么样？”他回过头，绝口不提方才的事。

“绿姬很好，刚刚睡着了。”楚夫人看着他，显然不打算让他进去。“你现在该关心的不是绿姬，而是她……”

楚孤云皱起眉，“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你话说出口时，就已经知道是错怪她了。”楚夫人轻拍他的肩，“为什么不纠正错误而放任自己伤害她呢？”

楚孤云吁了一口气，回头看她。“您怎么知道不是她做的？是绿姬告诉你的？”

“如果你真要听绿姬告诉你才肯相信。就真是枉费她认识你一场了！”楚夫人摇摇头，“你一早就知道不是她做的，却仍放任自己口不择言地伤害她。其实，你气的不是她，而是你自己……因为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不是！”楚孤云低吼，却在低头的刹那瓦解全部的武装。他要瞒谁？骗谁？他怎么能瞒过骗过生他且最知他的母亲？

“娘知道你最恨的就是那种没担当，不负责任的男人。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应该对自己的心、自己的感觉负责。一味地自欺欺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是！他一直都在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小时候，每次偷看到母亲背人流泪，他就好恨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真恨透了他的不负责任，寡情薄性。

十五岁那年，他一个人跑到常熟。找到了那座长满荒草的孤坟，也巧遇了上坟的温梅。那个他一遍遍诅咒过的坏女人。虽然满头珠翠，华丽中却掩不去因失宠而心力憔悴的凄凉。“我不过是个攀附男人过日子的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爱，我不知自己如何生活。我是个很自私的女人。或许我曾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但为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男人世界生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后悔！”一番话说得他无以应对，原本责骂的话半句也说不出口，只余下满心的困惑。

女人呵！到底是怎样的？看似坚强如他的母亲也有其软弱的一面，而如温梅般的柔弱也有其强悍的一面。女人，真是让他猜不透的动物！

“还不去找她！”楚夫人笑着，轻轻推他，“刚才她救人的时候真的很危险。看她惶恐的样子，我还以为是

她溺水呢！”

他不由自主地动摇了，心却仍烦乱如麻……

心中千千结，解不开，绾还系……情丝乱如麻，剪不开，理还乱……

默默看着他的背影远去。楚夫人幽幽地笑了。其实，她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恨她的丈夫楚洛。那人毕竟是她惟一爱过的男人呀！若真恨他入骨，她早就除去楚姓，回复她李湘君的本姓的！何苦还处处为楚家着想？

千般恨，万般怨，又何尝不是一种爱的表达呢？

这世上又有谁能真正把爱恨情仇都看透呢？！

红藕沁香，月光下，荷池畔，恼人的蛙声呱呱。让她更添气恼。掷出石子，“咚”的一声，稍静下，蛙声又起，不禁让她怒火更炽。

她从来都不曾在过乎别人怎样看她、说她。即使楚孤云以前冤枉过她，她也不曾恼过。但为什么这次她无法忍受？骂他、打他、杀了他那个混蛋！她从来没这么委屈过。

默默地站在暗影里，看月光下她的娇嗔薄怒，不觉微笑。苦涩的心竟仿佛注入一股蜜流。

不知为何竟肯定会在儿找到她，她向来不爱香花草木，笑谑自己没有那分闲情逸致，却独爱这满池的红藕，一如绿姬的偏好。她真的没有她自己说的那么坏。

一颗渴求爱的心，只因太久没有被人关注，才会日日冰冷。习惯性地猜测、怀疑、伤害着别人，那是她极力坚持的保护色呀！但他却相信她并未丧失爱人的本能，从她对绿姬的态度就可看出了。他想总有一天，他会看到一个回复本来可爱本性的方依柔。

他真的很想爱她，很想用关怀温暖她冰冷的心。可是理智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无法忘记他曾许下的诺言。即使那承诺早已一日日淡漠在她的笑容里。但责任与诚信仍是他这辈子的坚持。

低低地叹息入耳。她蓦地回首，“谁——是你！”掀了掀眉，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恼意，“你还来干什么？不必浪费时间监视我的！”

“你知道不是。”他缓缓走近她。依然温和，依然平静，却心潮汹涌。她张了张口，却没有说话。他却已明了，“绿姬已经无恙。”

无恙就好！但溺水时那种恐怖的感觉恐怕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了！

“冷吗？”觉察出她轻微的颤抖，他不禁担忧。

“不！我热……”抬头看他，她的眼神迷蒙。

“热？！”他怔了怔，不觉伸手触摸她的额头。“好烫！你病了！”老天！她在发烧。

“不……我没病！我是有功夫在身的，怎么会病呢？”就是不想再生病，她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呀！

穿着湿衣服在这儿吹风，怎么可能不生病呢？楚孤

云扯下外衣住她。闷闷地问：“怎么不回去换件衣服？”

“我好生气……忘记了。”她讷讷低喃，觉得头晕沉沉的。

楚孤云一叹，不再说话，只抱起她。她的身子好轻，轻得像云。她的身子好软，软得像一朵棉。怀里神情迷茫的她，脆弱得像易碎的瓷娃娃。她真的生病了吗？竟虚弱到可以让他轻易抱起，还是他压根就没她想的那么文弱。记得许久以前，她也病过一次。那时，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孤单单的，理都没人理。别说药，连口水也没人喂她——她就是那样一个不受欢迎的祸害呀！从那时起，她就发誓再也不要生病，更不要自己变得可怜兮兮的……

可是现在，居然有人在关心她呢？！

“你很关心我？”她睁大眼，努力看清他关切的眼。
“你喜欢我——我的感觉不会错的！”感觉出他突然的僵硬。她低低地笑了。“为什么不敢说爱我？！多虚伪！你也不例外呀……”

抿紧唇，他不说话，只急急地走。

她恼了，捶着他，“放下我！我不要你这伪君子抱……”

他微愠。气她的无礼取闹，也气自己不安的心情。“闭嘴！”

“为什么不让我说？你害怕听吗？”方依柔睨着他，冷笑。“你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又何谈对别人负责任？”

什么狗屁承诺、责任，不过是你给自己一个逃避伤害的借口罢了！”

是吗？他吗？他只是不想伤害别人呀！而如果命中注定他必须伤害一个人的话，他只能、只有舍弃这外表看来坚强的，而去保护那软弱的一个。

“不要自以为是！你不是神仙，根本就不可能明白别人的心……”他哀哀的语气一时让她失了神。

“这世上又有谁可以真正懂得别人的心呢？但，至少我知道你关心我，喜欢我。而我也想要你——陪在我身边！这不是已经够了吗？”

闻言，他的心一软。呆呆地凝望她闪动泪光的眸。许久，不曾说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日复一日，却再也回复不了过去的平静。即使他刻意逃避，极力遗忘，却无法驱走那总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的笑靥。

他真的已经认输！即使永远都不会承认他的失败。但他如何能否认，如果爱情真的是一场战争，那么他岂非早已输得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

他真的也只能承认自己也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即使日日贪看她娇美的容颜也是不够。他知道，在她妖媚的笑靥下隐着孩子般的顽皮单纯，那闪着妖魅的眸呵！藏不住对爱的渴望。而他，就在她水样的眸光中不知不

觉、莫名其妙地迷失。一头栽下去，等他发觉就已挣不脱、甩不掉。

怎么就会爱上她呢？！即使她再美丽、可爱一百倍，但她的种种缺点都足以抹杀他心初泛的丝丝柔情呵！对！她多自大！任性！自私！无情！轻浮！放荡！她简直是不可救药到连圣人都会舍弃她不管不顾……

可他怎么就那样糊里糊涂地爱上她而无法自拔呢？！

这根本就是个大大的错误！他该爱的是绿姬——是那个他发过誓要爱惜一辈子的周绿姬呀！

苦笑着抬头，窗外仍是阴沉沉的，连丝风都没有。暴风雨前夕的平静，连空气都是郁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正如他眼前的心境。

他完全想不透方依柔的心思。即使那夜之后是因他刻意回避而少碰面，她也意外地没来纠缠他。但他就是不安！他真的很想知道她平静的外表下到底在想什么？她一向不是个知难而退的人，只怕这少见的平静是另有目的吧？

拜她所赐，让他在与人饮酒洽商之时也无法静下心来。要揣度她的心思，真的是一件苦差事呢！在心底再次低叹，他敛心神正视面前喋喋不休的胖子。真的不是他眼光挑剔，而是面对美丽太久，再回头来瞧这样一脸横肉，满面油光，言语乏味的商贾，任谁都会觉得是种不可忍耐的折磨。

低咳两声，他实在不好意思打断对方的好兴致——虽然他的话在他听来都不过是个些废话，但基于合作伙伴的情面，他总要听完吧！不经意间，散漫的目光瞥见街上人群中晃过一张熟悉的笑靥。是她？！楚孤云吃了一惊，不自觉地起身，凭窗望去。那的确是她。娇媚的笑靥，含笑的双眸，仍是那种满不在乎的轻淡神情。即使满街的人都在对她指指点点，她却仍半倚着身边男人。

怒从心起，楚孤云猛地拍在栏杆上，让身旁胖胖的刘员外吓了一跳。

那男人他好像见过——窘迫的神情却带着浓浓的欢喜——让人看了就气——对了！是城西的李公子。一个整日埋于书海，不知世事、不近女色的书呆子。据说一年到头都不曾见他离开书房半步的，怎么会和她在一起？真是可恶呀！居然逗弄那种老实人……

“楚公子——”刘员外喃喃着，在他蓦然回首的瞪视下慌了心神。

“刘员外，在下有事，先告辞了。”不理目瞪口呆的人，楚孤云匆匆追去。

垂下眼帘，敛去眼中的诡谲笑意。方依柔仍是娇弱地倚在李皓真身上。她早就算定了楚孤云会追出来，果然如她所料。也不枉她找了这么个书呆子。

不过说起来，这书呆子还真是好骗呢！一过是和他谈论了半个多时辰的诗词歌赋，就已对她百依百顺，大呼什么‘知己难求’，让她本已丧失的自信又涨得满满的。

这世上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似楚孤云那般冥顽不灵呀！
不过，也就是这样才可爱呀！

可爱?!方依柔突觉好笑。怎么会突然冒出他可爱的念头？那蠢人就是笨死了她也不会觉得意外、可惜呀！现在，她倒要看看他还要如何逃避她，逃避他自己的心呢！

她笑着，媚眼上瞄。看着面色绯红的李皓真，柔情款款。对着这些男人演戏还真是累呢！反是对着楚孤云时轻松许多，反正他也不会为她的表演迷惑，倒不如让他看清真实的她。

“柔儿。”李皓真轻唤着，忍不住着迷地看她。唉！认识了她始觉人生快乐，才知他这二十多年全是白活了。

“嗯？”轻轻地，方依柔娇嗔，“不许你再提那些书哟！如果再提一个字，就要罚你了……”

执起她的手。虽然不甚习惯周围的目光，他却已不在意。“有了你，世上的一切都不重要！”枉读了十年的书。什么“黄金屋”，“颜如玉”，都不及她的笑真实。

低头浅笑，适时地显出娇羞，眼角却瞥见身后楚孤云铁青的脸色。就和这阴沉沉的天色一样，顷刻之间，便会狂风暴雨来袭……

咦！真的下雨了呢！雨点儿噼里啪啦地掉下来，转瞬即成倾盆大雨。

李皓真看看四面躲雨的人，提醒道：“柔儿，下雨了。”

“我最喜欢在雨中漫步了……”瞥眼仍随其后的楚孤云。她仰头问：“你不喜欢吗？”

“喜……喜欢。”不过，这雨大了点吧？！抹去脸上的雨水，李皓真仍痴痴地看她。对他笑笑，方依柔不自觉地向后看。

——那混蛋！到底在想什么？还不快过来！难不成一场雨把他的火气浇没了？还是他根本就没在乎？

越想心里越恼。不觉加快了脚步。如果她当着他的面亲李皓真，总会气死他了吧？不行！这书呆子痴得很，若真是吻了他，只怕他日后真要寻死觅活了！咦！她干吗为别人考虑？他死不死关她什么事呀？她何曾为人考虑呢？

哎哟！她干吗要想那么多呢？终于按捺不住，她猛地回身瞪他。楚孤云也停下脚步，看着她，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反倒李皓真讷讷道：“柔儿。”

“闭嘴！”方依柔娇叱，可再也扮不了娇滴滴的淑女。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她瞪着默不作声的楚孤云，心里又气又恼。“看那铁青的脸，倒活像是来捉奸的妒夫呢！”挽住李皓真，她甜笑，“莫非你嫉妒了？”

咬着牙，好不容易平息的怒火重燃。楚孤云咬牙冷笑道：“我楚孤云岂会为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女人而嫉妒？！真是天大的笑话！”下贱！人尽可夫！话梗在喉中，却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心里清楚，这一句话出口便是无法挽回彻底的决裂。明明这是他所希望的，却怎样也无法狠下心肠伤她。

“是吗？好大的笑话呢！”方依柔咬牙瞪他，突然搂

住李皓真的头，深深吻下，看向他的眼却尽是挑衅。

握紧了拳，楚孤云沉默着，心里忿忿地似燃了一把火，却另有一个声音低低地回荡：这样也好！也好……你终于可以对死心了！死心了死心了……罢了罢了！彻彻底底地死心吧！心里翻腾着千言万语，他却只是默默地看她。好久，竟露出一丝笑。

怔怔地看他唇边的笑，竟觉出他的万般无奈与心伤。方依柔咬着唇看他蓦地转身，揪心地痛。“楚孤云！”沉默片刻，她狂乱地大叫，甩下犹自发怔的李皓真。此时此刻，眼中、心中只有一个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他还有什么意思？他还能有什么意思？他匆匆行于雨中，急急地近乎奔跑。

结束了！结束了……三个多月的荒唐，一切都该了结！他不要再为她神魂颠倒，也不要为她牵肠挂肚，更不要为她处胎伊戚，这一切原本就是一场错！一场早该了断的错误！

方依柔颓然停住脚步，望着他的背影大叫：“你就是跑得再远又能怎样？你避开了我，能避开你自己吗？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是爱我的！”

他爱她！

楚孤云停下脚步。纠结的眉心终现坚决之色。是！他不能一味逃避。他终要面对她，面对自己。事情必须由他自己亲手了断！

缓缓回过头，他看着她。唇边掠过一丝苦笑。“如果

你非要我向你投降，要我说爱你。那好！我向你投降……我爱你！”

方依柔木然，没有半丝欣喜。从来都没有人表白得像他这样痛苦、不甘。“我不会逼着一个男人爱我，你不必这样咬牙切齿般不甘心。”

“你不是已经看透了我的心吗？为什么还要把真话当成谎言呢？”楚孤云平静地笑着，“的确没有男人可以抗拒你……我毕竟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爱她的美貌吗？！她突然宁愿自己是丑貌媿颜。

“一句‘我爱你’，也不过三字而已。随便谁都可以说百遍千遍。就算我现在对你说上一遍‘我爱你’又如何？我要娶的还是绿姬而不是你……无法在你伤心时，拥你入怀给你安慰；无法在你快乐时，挽你一起笑眼相望；无法在你软弱时，牵你的手给你坚强……不能怜你、惜你、疼你，所有的‘爱’不过就是一句空话呀！”他说着，笑着，哀哀地摇头。“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嫁给我！一切在你不过只是场游戏而已。那么，现在你已经赢了！我是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在地认输了！游戏已经可以结束了——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两不相关！”

过往种种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她莫名地一阵心痛。鼻子酸酸的有水滴进嘴里。苦苦的，涩涩的，她知道除了雨还有她自己的泪。

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为一个男人而哭泣。

她抬头看他。涩声道：“如果我说爱你，你会信吗？”

楚孤云笑了，忧悒而伤痛。“红尘俗世，又有谁不想找一个爱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可是，我什么都不能给你……我不能允许自己再对绿姬有所背叛！我必须照顾她，爱她一辈子。”

多好的理由！这世上又有谁会真正爱人一辈子？！那样的爱，她没见过，也不曾相信过，更不以为自己会遇到。她从不以为自己会需要谁。可是，这个男人——她真的、真的不想失去。她想要他的爱！不需一辈子，只要几年、几月、几天，也算有人真正地爱过她！

她怔怔看着他，心思百转，皆是一个“痛”字。不允许自己再落泪，她不是那些以爱为天的女子！不该、不能这样脆弱……“七月初七的灯会，我想你陪我……”

沉默地看她，楚孤云说不出话来。

“就当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个请求！”方依柔抬起头。明媚的笑在雨中如阳光破云而出，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好！我陪你。”他承诺，心却丝丝的痛。

那将是最后的了断！一切都将真的结束……

第七章 炽爱狂情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头，浮槎来，不相逢。呈桥鹊驾，经年才见。相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真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行

香子》李清照

七夕，正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之时。民间称这一夜为“乞巧节”或“七巧节”。

相传，这一夜在瓜架下，可以聆听到牛郎织女的情话；相传，这一夜向织女星祈祷的女子，必会心灵手巧；相传，这一夜互订终身的男女，必会白头偕老……

关于七夕的美丽传说，有很多很多。楚孤云就算再愚钝，也知不该和方依柔在这一夜单独逛灯会。但因承诺在先，他还是陪她来了。其实，不可否认，私心里他也想和她一起度过这最后的美好夜晚。

浮华夜色，连绵的灯火如闪烁的星辰。苏州的夜，美如一幅画。而她，则是画中点睛之处。

今夜的她，娇憨可爱。是她从未展露的另一种美丽。让他不自觉地痴了、傻了。可能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即使她不刻意做作，已美丽得让他目不转睛。

“别这样。”他苦笑，因她亲昵的把头枕在他的肩上有丝不自在。

“你那么怕人说闲话？”看看偷看他们的行人。方依柔笑得更甜。

“人一生下来就要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怎么会不怕别人说闲话呢？”这世界上有几人像她这般洒脱？别人异样的眼光，在她心里反倒是种艳羡与渴望吧！

“你怕了？”方依柔瞧瞧四周的人，眼中全是作弄人的笑意。在他偏头的刹那飞快地在他的唇上一吻。

“你——”

楚孤云的微愠，众人的哗然，只惹她朗声大笑。他看着她。纵是又气又恼，却拿她没有法子。

“唉！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哀叹入耳，楚孤云的脸更是一阵红一阵白的，恨不得有个地方藏起来，却偏这时有人叫他。

“楚大少，买盏莲花灯送给这位姑娘吧！”一个卖花灯的小贩不知何时靠近他们。

“好漂亮的莲花灯呀！”喜悠悠地笑着，她的眸亮如星辰。

“姑娘好眼光！咱们苏州城里可有一个风俗，若是能在七夕之夜与心上人在河边放上一朵写有心愿的莲花灯，不单只是所求如愿，还会两情相悦，天长地久……”

方依柔笑了，转目看向楚孤云。虽然她不相信那些美丽的传说，也不奢求什么天长地久，但她真的很希望他送她一朵莲花灯。就让她也放一个小小的愿望吧！

避开她的目光。楚孤云摇头道：“你往别处转吧……”不能送她，就算不过是个小小的传说，也是对绿姬的不公平。

不过是一朵莲花灯，何必那么谨慎？小气鬼！方依柔冷哼，忍不住气恼。既气他的小心眼，又气自己的在意。怎样都憋不下这口闷气呀！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跑掉。

张了张口，楚孤云终于还是没叫出口。

竟然连叫都不叫她呢！可恶！可恶……该杀的混蛋！她忿忿地在人群中穿行。好久，才慢慢停下脚步。

“方姑娘！”惊喜交集的声音令她回头。轻蹙眉，她冷冷道：“我见过你？”

“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呀！难道竟忘了我们在醉香楼见过的。”贵公子一抖折扇，却还是那副色迷迷的衰样。

“哦！我记起来了！你那个巨人保镖呢？该不会被人打得下不了床了吧！”看到这有趣的癞蛤蟆还真是让她心情大好呢！

苏皓一笑，凑近几步，“那个傻大个在这种场面只会坏事的。”

“原来你是到灯会狩猎的？看来好像没什么收获呀！”方依柔笑着，有种冷峭的嘲弄。

他却看不明白，反倒摇着扇上前，“难道姑娘不是小生最大的收获吗？”

“你这样认为？”只怕她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灾祸吧！

“恐怕这样认为的不止小生一人呢！”苏皓眯着眼，忘形于她的笑。“不如今夜就在舍下小住。小生也好陪佳人月下对酌，论诗谈心。”

“真是不错的提议。”方依柔吃吃地笑着，目光却越过他。

“这么说，姑娘答应了！”苏皓放肆笑着，正想一亲芳泽，却突觉衣领一紧，已被人倒扔了出去。“好大的胆

子！敢坏本公子的好事！”晕头转向的还没摸清头脑，他已气喘吁吁地大骂，“你个混蛋——”一句话哽在喉头，他怔怔地看着面前白衣胜雪的男子。

他一身白衣，面容俊朗，却因近病态的苍白面色而显得过于文弱。这样一个看来手无缚鸡之力的男子，却偏偏有着一双锐利似剑的眼眸。那种淡漠、冷酷的目光只淡淡一扫，就足以让胆小的吓软了腿。

苏皓吞了吞口水，撑起身。“这位兄台，方姑娘可是先答应了在下的。”

白衣男子看他，直到他踉跄后退。才终于说了一个字：“滚！”

冷冷的声音如寒风过耳，让苏皓从头寒到脚。想撑撑面子，却偏又站不稳身。

方依柔一笑，决定好心地给他一个台阶下。“苏公子，我想你还是照这位白衣修罗的话做，能有多远就滚多远——千万不要给他拔剑的借口！”

当然不会！他又不是傻子！

苏皓连滚带爬地踉跄出七八丈，才慢下来，心有余悸。不知这美人怎么会和这恶名昭彰的独行大盗扯上关系？看来，楚孤云也不会好过喽！

“对付这种惜命的阔少爷，还是你这张大冰脸有效呢！”看苏皓失魂落魄地逃走，方依柔不禁笑了。“真是好巧，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

“你以为这只是个巧合吗？”古岚逼近她，冰冷的

眼中有种危险的灼热。“如果早知道会在这儿碰到我，你就不会在这儿了吧！”

“为什么？”方依柔媚笑，“难道是你突然变得丑怪到人见人怕，还是我的行动会因你而改变？”他和别的男人并无不同呀！或许在一起的时候曾给她带来快乐，但一旦分离，就永远不会再去回想、思念。

古岚低低哼了一声，却不再言语。

方依柔一笑，随随便便地坐在河堤上。看河面上悠忽晃动的莲花灯，闪烁跳耀的光如天上繁星，荡着荡着，没有尽头。或许，它会带着放灯人的愿望一直飘荡到天河吧……

古岚犹豫着，还是坐在了地上。

方依柔看看他沾上灰的白衣，笑了。笑得可爱而狡黠，“你怎么找到我的？”

古岚哼了一声，“像你这样特殊的女人并不多。”怎能轻易放过这撩起他狂情炽爱，却又弃他而去的女人。

“你错了！不是不多——而是惟一！”方依柔得意地笑，在他眼前晃动食指。

“惟一……”古岚低哼，唇边却泛上一丝笑意。“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自然就可以得到你的消息。”

“什么代价？”凑近的俏脸娇艳欲滴，令人心动。

“百两黄金。”他看着她，眼神温柔起来。

“百两黄金？好高的代价！”偏头想想，她笑了，“幸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肯花百两黄金来买一个消

息的。”

古岚笑了，在她耳边低语，轻轻松松地破了她的美梦。“你该反省！为什么招惹的都是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家伙呢！”

她又不是故意的！谁叫偏偏是那些人有趣呢？

“你该不是说不只是你一个人找到苏州吧！”方依柔苦起一张俏脸，“难道都是钱多得没地方花了？百两黄金只买一个消息哪值呀！”

“难道为你不值吗？”古岚深深地凝视她，“勾魂摄魄的天魔女该不会为此心虚才是。”

方依柔哀叹，“你们这些男人还真是奇怪！明明都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呢？”

“别的男人怎样我不管。”古岚挑起她的下巴，直视她眼底深处的冷淡。“既然你无缘无故地招惹了我，就绝不许莫名其妙地逃掉！”既然早已认定了她，又岂可轻易放手？

他怎样都无法忘记初见她的情形。那天当他拉开车门时，她坐在满车的金银珠宝上，随意得像坐在丝绒毯上。她对他粲然一笑，阳光都为之失色。她比那满车的金银珠宝更令他心动。

“劫财不伤人，掳人不劫财。”那是他的原则。而那一次，他带走了她，他这一生见过最美的珍宝——他甚至以为她是老天赐给他的最好的礼物！为此他遭到江北第一大帮“铁鹰堂”的亡命追杀。可他不在乎，只要可

掬起她灿烂无邪的笑，他愿付出任何代价。于是，他度过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然而，不可挽留的是时光，无法猜测的是芳心。她走了！视他如弃履，不屑一顾。留给他满腹怒火与寻她、要她的坚决。

“我好像惹到了什么麻烦呢！”方依柔笑着，如花俏脸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内疚。

“似乎是这样……”随手拨下她的发簪，古岚掬起她沁着芳香的秀发，“为什么要离开我？就为了这个楚孤云？”

“都八百年前的事了！现在才来问不嫌太迟了吗？”方依柔撇着红唇，爱搭不理的俏模样却更令他痴狂。

“那天你甩下一大堆可有可无的废话，抬脚就走。何曾给过我发问的机会呢？”他看她，恨不得把这惹人疯狂的魔女一口吞下。

“原来你把我的话都当成废话——可有可无呢！”方依柔看着他，低笑。“那你现在可要竖起耳朵，听我说些很重要的废话喽！离开你，不是为任何人——是为你自己！”

“任性的女人。”古岚笑了，带着宠溺。“为什么要和楚孤云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在一起呢？”

“我高兴！”方依柔看着他。含笑的眸深处是近乎残忍的冰冷。“只要我高兴，谁都别想管我，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资格来管我的事！”

爱他无关什么家世、地位、才华，而是他真挚的心

呀！

古岚悠悠笑着，抚着她脸颊的手下滑停在她美丽的颈上。“你这样美的女人我是舍不得杀，但你的新欢可就勾不起我半丝怜惜了。”

“要杀他，随你……”那个混蛋！死了最好！她不会为此心痛啊！方依柔眨着眼笑，心却有丝丝的酸意。

“你好像一点都不在乎？”古岚扬起眉，有丝疑惑。

“难道我曾在乎过哪个男人吗？”方依柔冷笑，“我岂非早说过自己是个无情的女人，你又何必那样执着呢？”

“我就喜欢你的无情。”古岚执起她的手，轻轻地啮咬。“只有我这样冷酷的男人才可配你这无情的女人呀！至于楚孤云那个老实头，怎能给你带来乐趣呢？”

“是吗？”方依柔看着他的背后，唇边溢出甜蜜的笑。“要我和你走？”

“是！”古岚回身，看着身后的斯文男子。笑了笑，挽着她的柳腰起身。“如果你要选别的男人，也要选个比我强百倍，让我无力争夺的。若是似他这般无用男子，我怎都不会甘心放手。”

“这是威胁吗？”方依柔吃吃笑着，刻意与他亲昵。“你还真是改不了恶人的本性呢！”

古岚无语，只阴沉地看着面无表情的楚孤云。

楚孤云扬了扬眉。没有说话，只是递上手中的莲花灯。虽明知不该，却还是忍不住买来送她呀！呆了呆，

她捧着莲花灯。一时无语，心却泛上丝丝的甜蜜。“你要留我？还是看着我跟他走？”她问，他却仍然是沉默。

古岚着楚孤云，不屑地冷笑。“这样软弱无能的男人值得你眷恋吗？”

方依柔不回答，只直直地看着楚孤云。看他抿唇，终于说话：“你若是自己走，我不留你。但你若是要和他走，万万不可！”犹豫一下，他又道，“你应该跟一个忠厚老实的人，这样我和绿姬才会放心！”这是他的真心话，不管如何，总愿她过得好呀！

方依柔凄然一笑，再问：“这是你的理由？”

“他连一个‘爱’字都不敢说呢！”古岚低笑，轻轻拥住她。“和这样的好男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我这强盗来给你一生的幸福吧！”

方依柔瞥他一眼，“你的话越来越多了。”

古岚笑着耸耸肩，“如果能得到你，多些话又何妨？”

方依柔皱眉看他，“我不想和你走。”

他的笑敛去，阴郁地望她，“真的不想走？”

“不走！”方依柔笑着，对他阴狠的眼神视若无睹。楚孤云却吃了一惊，不禁上前一步，护住方依柔。

心头一热，默默看着他瘦削的肩。她绽出如花笑靥，“你不用怕，他不会伤我的。”

抬头瞪她，古岚冷笑道：“你又对我说了谎！别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我！你在意这个男人！不！你根本就是爱上了这个男人！”

楚孤云胸口一窒，然后听见方依柔涩涩的声音，“你不要自作聪明。”

“我自作聪明也就罢了！”古岚冷笑，“你可千万不要作茧自缚才是！”

“不劳你挂心！”方依柔冷冷地看他，“如果无事，就请回吧！”

“我会走！可是，我一定要带你一起走！”看着楚孤云，古岚冷笑，“楚少爷，你如果真爱她，就准备作战吧！”

楚孤云看着他，淡淡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你该不会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得到她吧？”古岚笑笑，“虽然当街与人决斗不是我的处事作风。但是柔儿一定会喜欢的。不是吗？”

看男人为他争斗，一向是她喜欢的游戏。然而，如今她却只觉得头痛。方依柔淡淡道：“他不会武功。”

“不会武功那就更简单了！”古岚笑着看他，“如果你不想死，就不要阻止我带柔儿走。”

“她不想跟你走。”

“这不用你管！”就算打晕她，也要带走她呀！

楚孤云摇了摇头，“虽然我不会武功，但绝不会让你带走她。”

“你真的不让步？”古岚笑着，眼中却闪过一丝狠毒。

“古岚！”方依柔尖叫，上前，却已来不及。“孤云！”她扑上前。触手处黏湿一片，腥气冲鼻。“古岚！”她怒

瞪着他。剑尖上滴落的血仿佛染满了她的双眼。“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古岚冷笑，脸色越发苍白。“你果然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为什么？他有什么好的？居然让你这无情无义、不把男人当回事的女人这般关心。难道我为你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徒劳吗？”“他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绝不会来问这样的话！”扭头冷冷地看他。她突然有丝哀怜。感情，从来都不能靠乞求得到呀！如果太过强求，只会让人生厌！从前的那些男人如此，古岚如此，而自己也不该强求吧！

古岚冷笑着，正要说话，却惊见她的泪。

“别留我孤单单的一人……”方依柔低语，轻抚楚孤云苍白的脸。那染了他鲜血的莲花灯不知何时飘落在水面，悠悠荡荡地远去。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那么她惟一的希望就是他的平安无恙……

古岚苦笑，低喃：“我输了！但不是输给这没用的男人，而是输给你多变莫测的心。”

方依柔抿着唇，不看她。只用力抱晕迷的楚孤云。

古岚一咬牙，终于还是伸出手。“我不帮你！”可恶！他不会就这样放手呀！

细细的哭声钻进她的耳中，她却依然木然。和周绿姬的悲痛欲绝相比，她的无泪简直是无情到极点。

无情吗？她可是真的爱着这个男人？！

别人怎样看，怎样想，她才不在意。只要她知道楚孤云不会死就够了！

“方姑娘，我姑姑有几句话要同姑娘说。”李青垂着头，悲伤而沉重。但她却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窃喜偷笑。她笑了，笑得甜甜的。在他耳边低语：“他不会死的！”看他诧异而生气的眼，她大笑。在众人愤怒而鄙夷的目光中离去。

“你没有流泪。”楚夫人望着她，疲倦的脸平静似水。方依柔笑笑，没有解释。

“我和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幸福。而且相信你会为他带来美满与幸福。可是现在，我对你的信任为楚家带来了什么……”紧紧地盯着她，她只想要一个答案，“孤云是为了你而受伤的。是吗？”

方依柔看着她，终于给她一个答案。“是！”

“是那个白衣人？”看到她点头，楚夫人不禁摇头，“我真是弄不懂你们这些孩子！孤云受了伤，却是被伤他的人送回来，而且一醒来就阻止家人报案。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楚夫人吸口气，努力回复平静。“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可你居然连自己的感情都处理不好，乱糟糟的一塌糊涂！”

方依柔苦笑，一向飞扬的神情有丝哀凄。“在爱情面前，何谈聪明与愚蠢？就算是伯母你这样的聪明人也未必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吧！”

身子一震，楚夫人犀利地看她。许久，才渐渐柔和。是她多心了！这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事，又怎么含沙射影讽刺她呢？

“方姑娘，你爱孤云吗？”

“爱？或许吧！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爱，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爱谁。而楚孤云，他和从前那些爱我美貌的男人不同。他是真正对我好而不要求什么回报。我很很想他一辈子都这样关心我，爱护我……可惜他不能！”

“他不爱你吗？”楚夫人笑了，“有时，爱不仅仅是一种占有，而是给予！他爱你，所以他不需要任何回报。你呢？除了想得到他，你还该为他做什么？”原谅她只是个自私的母亲，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那是她这做母亲惟一的愿望呀！

给他什么？她能为他做什么？！这些问题是她从没想到过。因为爱他，所以渴求着他的一切。拥有他，才是爱最真实的表达。那种不求回报的爱的最高境界，她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吧？她不是那个只知付出的周绿姬呀！到底要怎样做才会让他、让自己开心？她真的迷茫得很。

宁静的深夜，只能听见低低的虫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摇摇头，方依柔终于放弃苦思冥想。轻轻地握住楚

孤云的手，低低地叹息：“楚孤云，你醒过来吧！哪怕是你不爱我，我也不想你这样死去……曾想过如果得不到，就毁灭你。多可怕的念头！但若是以前，我必视作理所应当的事。可是对你，我想想也觉得自己可怕。当你倒在血泊里，我真的好怕——怕你就这样死去！那种浑身都冰冷的感觉就和当年我爹死的时候一样。爹虽然很讨厌我，很恨我，但我仍然不想失去他……就像现在不想放弃你一样！”泪滑过脸颊，她哀哀道：“在这世上，我只在乎、只想要三个人。父亲和姐姐都已经不爱我，不要我……请你，请你……不要再离开我！不要再留下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泪，珍珠般的滴落。她凄婉之态全不似平日的娇狂任性。

感觉到颊上凉凉的湿意，楚孤云再也无法作伪。缓缓伸出手，抚去她的泪。“不要——不要哭，我最爱的是你的笑呀！”

迎着 he 温柔的目光。她微笑，泪却仍是止不住。“你终于醒了！”

“我怎么能任你哭泣而不理呢？”他幽幽地开口，一双眼痴缠着她美丽的笑靥。

方依柔轻轻抚着他胸口的伤处。“一定很痛吧？”

楚孤云摇摇头，痴痴地看她。

“古岚还没走，我去替你出气。”

“不！不要……虽然他伤了我，但我并不怪他。”楚孤云淡淡一笑，“如果是我，恐怕也可能那样的……”

看他淡出红晕的脸，方依柔眨眨眼，“你说你也会嫉妒！因爱我？”

“是——因爱你！”他终于说出那句话。那久久缠绵于心头不去的字眼，原来竟可这样轻松地说出口。

她笑了，娇媚撩人，心被幸福感涨得满满的。“真的爱我？不是气话，也不是空话？”

楚孤云笑了，温柔地吻住她。“这样还怀疑吗？”不！对她而言这是最真实的承诺。终于可以和他相拥，感觉他最真实的爱。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空话。如果这就是爱，她愿意尝试，哪怕因此而受伤也在所不惜……

第八章 爱是难言的痛

“唉！”悠悠地叹息一声，周绿姬手捧心口，哀哀地靠在墙上，心痛如刀绞。

——她早该死心，早该醒悟。为什么偏偏要等听到晴天霹雳才从春梦中惊醒呢？

她吃吃地笑着，醉酒般地踉跄着脚步。神思恍惚如梦。以至于她在看到那抹鬼魅般的白影后毫不惊诧恐慌，只呆呆地看着坐在亭中的白影。

古岚扬起眉，只觉这呆瞧他的女人奇怪。“你是谁？”

“我……”她偏着头想了想，终于道：“我是周——周绿姬。”

“周绿姬？你就是楚孤云为了责任要娶的那个女人？”

怔怔地看他半晌，周绿姬突然大笑。“原来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你还在自欺欺人——周绿姬，你好傻呀！”她尖声笑着，泪却狂涌而出。

就算她早就知道，早就有准备，但乍听之下还是刀绞样的痛呀！

古岚摸着下巴，不瞬眼地瞧她。虽然他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可还真是头一回瞧见这么失态的女人。瞧她又笑又哭的，状似疯狂，实则已凄哀悲伤至极点。恐怕心都在滴血吧！扬起眉，他心中一动，若有所思。若他猜的不错，这女人可对他大有帮助呢！唇角上扬，看她似乎也哭够了，他微笑着递上一方白帕。

周绿姬怔了怔，看他一眼，终于接过白帕。“小女子失礼了……”

“没关系！发泄过后就会舒服多了。”古岚笑着看她，好像在看一件货物。

“你……你是谁呀？”抽泣着，她终于想起来问一声了。

“古岚！”他很痛快地给了他答案，却让她吓了一跳，“古岚？”周绿姬大了眼，“就是你伤了楚大哥？”

“是！”耸耸肩，古岚毫不在意她的诧异愠怒。

周绿姬疑惑道：“你为什么还在楚家？”

古岚笑了，反问：“你为什么在楚家呢？”

立刻寒了一张脸。周绿姬初次对人没了礼貌，“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的脸变得好快呢！”古岚笑了，“难道你可以为楚孤云留在这儿，我就不能为了柔儿留下吗？”

她也不会待多久了！这里已经没有她的位置……苦笑一声，忍着心痛的感觉，仍想化解一场可以预见的争斗。“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何必还要白费心机呢？”

“好伟大的情操。”古岚低笑，满眼的嘲弄，“原来你一点都不嫉妒的。”

周绿姬颤了颤唇，终于凄然一笑，“我有什么资格嫉妒呢？在楚大哥心里，我什么都不是……”

“我看未必呀！楚孤云肯娶你，就说明至少他并不讨厌你。”古岚笑了，“我有法子让你重新得回楚孤云哦！”

“你要做什么？”周绿姬警觉起来。

“帮你——也帮我自己！”古岚阴沉沉地笑，“你应该也听说了一些我的事。所以你最好顺从——否则，别说我没警告你惹怒了一个冷血强盗的下场！”

“你到底要做什么？”周绿姬惊慌后退，却被古岚轻轻松松地抓住。“我要做的事可是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的。”古岚低笑，点住她的穴道，“依柔，我等着你……”他扬起眉，望着天尽处泛出白色的幽光，唇边露出一丝笑……

事情来得突然，任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发现周绿姬失踪，整个楚府都似水沸腾，乱作一团。而在纷乱之中，

最冷静的却是局中人。

“你打算怎么做？”楚夫人啜着清茶，含着笑的眼中却是探究的目光。

方依柔抛下手中的纸，唇边泛上一丝冷笑。“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怎么想当什么用？难道我让你去换绿姬回来，你就去了？”楚夫人悠然一笑，倾近身，“这样子去了个情敌不好吗？”

方依柔笑了，“她从来都不是我的敌人……和我作战的是孤云和他对责任的执着。绿姬不过是个困于局中的旁观者罢了。”

这丫头果然够聪明！楚夫人微笑，“那古岚是个聪明人。他掳走绿姬，要逼的不只孤云，还有你。以孤云性子，必会想方设法地救绿姬。而你，也不见得会不闻不问。”

方依柔笑笑，“古岚不过是要我去找他罢了，他决不会伤绿姬的。伯母放心，我会平安带回绿姬的。”她终究不是个无情之人呀！

“你真的要去？”楚夫人笑问，难掩赞赏之色。

“如果我不去找她回来，那我就真的输了！”回头看出现在门前的楚孤云，她粲然一笑，“我决不会容许任何人或事来影响我。”

避开她的目光，楚孤云捂着胸口，因伤痛而面色惨白，“我也去！”

“你的伤没好之前，哪儿都不能去。”楚夫人冷哼，“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在做娘的心里，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儿子的命重要。”

“娘！”楚孤云皱眉，低叹，“娘，孩儿一定要去。”

“伯母，我会照顾孤云的。”方依柔笑着去扶楚孤云。楚孤云一犹豫，还是避开了。方依柔一怔，笑容一点点凝冻。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她困惑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待她？昨夜那个温柔体贴的情人到哪儿去了？

楚孤云的心一痛，扭过头去，无语。

他还能说什么？该说什么？他真的不知道！甚至，连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对还是错？他都不知道。

凝望各自惆怅的两人，楚夫人不禁低叹：“依柔，请你照顾孤云。答应我好吗？”不只这一路，还有这一生……

没有说话，方依柔幽幽地笑着，溢着淡淡的酸涩。

——他还需要她吗？！

清晨的风吹醒了沉睡的百花。含着露水，吐着芬芳，满园的香气。

他拒绝了她的帮助。一个人踉跄在花间青石路上。方依柔低着头，闷闷地跟在他身后。她在等待，等待他主动开口。但看来，她是什么都等不到了……

“你真的没有话对我说吗？”看着他脚步蹒跚的背影，她咬着唇，忍不下满腔怒火。“楚孤云！你站住！”

楚孤云犹豫着，终于停下脚步。“我没有话对你说。”

“没有话对我说？”方依柔冷笑，“我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秘密没有隐瞒没有疑惑的……难道昨夜那个说爱我的人不是你吗？”

楚孤云合上眼，默默无语。再睁开眼时已是清明一片。到他面前，方依柔直视他的眼，“你以为是我叫古岚抓走绿姬的！是不是？你真的这么想我……”看他不说，她更恼，“难道在你心里，我真的那样不堪？！你说话呀！”心火上涌，她什么都不管不顾。一双粉拳捶上他的伤处，看他疼得呲牙咧嘴也不停手。“让你怀疑让你不说话让你怀疑让你不说话……”

楚孤云踉跄后退靠在树上，任她又打又骂。眼中是深沉的痛。直到她打够了，打累了，趴在他的肩上哭，才伸手抚着她的秀发。

“为什么要怀疑我？为什么？”方依柔孩子般委屈地哭泣。没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仿佛她从来都是如此脆弱。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楚孤云低语，“我也没有忘记昨夜说过的话。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办法、也不知要如何面对你。是我们为绿姬招来了灾祸，如果我没有爱上你，一切就会不同……”

方依柔抬起头看他，“绿姬被劫，不是你我能预料到

的事。难道你因此就后悔爱上我吗？”

“是！我后悔。”他苦笑着看她，“我爱你——我的心给我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不能因此而放弃对绿姬，对周兄许下的承诺。我说过要照顾她一辈子，就一定要做到……我不能做个不守信用，不负责任的男人。”他望着她，“如果我是那种不负责任、不守信用的男人，你也不会爱我的。”

“我不知道……”缓缓离开他的怀抱，方依柔幽幽地笑，“或许，我会喜欢你为我而生的自私……”

“你不会！如果我那样没有原则，就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了。”

“或许吧！”如果他和那些她勾勾手指，就像狗一样围着她转的男人一样，她还会爱他吗？深深地凝视他许久，眸中尽是迷惘。方依柔茫然地笑笑，离开。

“依柔——”低喃着，他的心揪起来。疼得让人无法忍受。原来，爱是这样难言的伤痛！

马车缓缓驶出苏州城，但车上的三个人仍然没有说话。

有钱的确是好办事。不过一天，一切就已经打理得妥妥当当的。尤其是这辆足有一间房子大小的舒适马车。即使在途中，也足可使楚孤云得到充足的休息。而随行的除了车夫，还有周绿姬的丫环薇儿。有这对她充满敌

意的小丫头，想来旅程不会寂寞了。

睨了眼紧闭双目的，面色苍白的楚孤云。她的心涩涩，酸酸的，痛痛的。她知道他没睡着。恐怕这世上没几个男人可以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安然入睡的吧？不过，他聪明，只合上眼，就避免了与她相对的所有尴尬。

抬起头，她迎上一双又亮又大的眼睛，不禁微怔。“难道你打算这一路上都这样瞪着我吗？”

“是啊！”薇儿瞪着她，仍是一脸的愤愤不平。“如果你不能平安带回我家小姐。我会一直这样瞪着你——瞪你一辈子！”

“那我可受不了。”方依柔笑着，眼中难掩淡淡哀愁。

薇儿冷哼撇嘴道：“你别以为让人抓走我家小姐，就能如愿当上楚家的少夫人。你别做梦了！楚少爷是什么样的人，岂会被你这样不知廉耻，阴险狠毒的女人蒙蔽！”

心针刺般地一痛。方依柔笑着，阴森森地一字一句告诉她：“你最好不要刺激我。以免我突然忘记古岚的老窝在哪儿。”

薇儿一愣，半张着口，却说不出话来。

让刁蛮小女孩放乖的好办法就是好好地吓她一吓！方依柔得意地笑着，却突然听到楚孤云的声音：“那就趁你还没忘记时，先说出来吧！”

她的身子一震，薇儿惊喜的声音钻进她的耳中。“楚少爷！”

她缓缓回头，看着坐起身的楚孤云，听见自己颤抖

的声音：“你再说一次。”

楚孤云吸了一口气，避开她控诉的悲凄目光，仍道：“把古岚的地址说出来！”

“你真的要听？”看他冷漠的神情，她的心在滴血。痛——麻——木——无知——无觉！她不知自己怎么还能笑出来。“古岚在黄海边上有间木屋。他一定会在那等的……”笑笑，她颓然靠在木板上。难以压抑地，一滴泪滑落。

楚孤云咬着牙，猛地别过头去，一句话都没有。

薇儿眼珠一转，看着沉默的两人。有点迷糊，却聪明地保持沉默。

一时之间，车上又恢复了最初的沉默。

夜至扬州城，一行人入住了扬州最大的客栈“清风阁”。

逐退车夫阿威，楚孤云靠在床上。合上眼，却抹不去脑中滴着泪的俏脸。他真的伤了她，而且伤得很重。

伤害如同一把双刃剑，伤她也伤了自己。虽知皆会遍体鳞伤，他却已无法避免这种伤害。

“阿威？”听见开门声，他睁开眼，意外地看到方依柔。“是你？！”挣扎了半天，他还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该换药了。”方依柔没有看他，冷淡的语气好像

是对一个陌生人。

“不必麻烦了！”楚孤云看着她，脸上燥热。“叫阿威帮我换好了。”

“你不怕阿威粗手粗脚弄痛你，我还怕他大意弄错了药害死你让我无法向伯母交代呢！”冷森森地一笑，方依柔嘲弄道：“你若真是怕面对我，我可以去叫薇儿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楚孤云苦笑，慢慢站起身。脱下外衣，露出缠着绷带的上身。

方依柔走过去，公式化的动作让楚孤云心头一酸。

滑腻的小手沾着清凉的药，在他的伤处游移。不痛，痒痒的，心却难以抑制地骚动起来。面对心爱的女人，如果他真的毫无感觉，那他真可算是仙人了。叹息，他合上眼。不让她看到他情欲涌动的眼。

方依柔叹息，忍不住泪意。“或许我真的高估了自己……你根本就不爱我！”认识了他才知道自己居然也有那么多的泪，总是忍不住呵！

虽然不想给她任何希望，但他怎么样也无法让谎言脱口而出：“不！我爱你——你是我惟一所爱过的女人！”只有她呀！即使是以后，他的心里也只有她呀！

“我是该感激涕零还是该兴奋莫名？”她笑了，泪在眼框里打转。楚楚动人的神情比她温柔的触摸更令他难以忍受。

“依柔……”他叫，不由自主地拥抱她。

“等绿姬成为你的妻子后，你就不会记得这世上还有我这样一个人了。”她不想让她娶绿姬呀！不想不想！可是，她怎能去恨绿姬？！绿姬！绿姬！那个笑着对她说“你是我的朋友！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的女子。虽然她极力疏忽，刻意遗忘，但点点滴滴皆在心中呀！第一次，她觉得自己也可以去喜欢人。不止孤云，还有绿姬，楚夫人，这些真正对她好的人，她这辈子也忘不了呀！有人真正爱了她，这辈子也足够了！她真的没法子做到楚夫人所说的那种爱。也不太相信会有人做得到。可是，她至少能放手……放手！只要他还爱她，还会想着她，就算他娶了别人又何妨？！

“不！不！不会的！”楚孤云的心揪作一团。他不想伤害谁，尤其是不想伤她。但要他在责任与爱之间选择，他只能伤害她。可能永远都无法成为一个好情人，但他却必须做一个守信重诺的男人——哪怕是他将因此而痛苦一生。

“依柔——”他轻唤，带着无限的眷恋与不舍，要说出口的却将是最伤她心的残酷。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灰衣男子大步走进来，俊朗面容有一丝嘲弄的冷笑。“对不起！打扰二位的好兴致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没礼貌！”方依柔冷冷地看他，目光是从未有过的厌恶。

“抱歉！”他看看楚孤云，有一丝奸笑乍闪而逝。“对

不起了，兄台。李陆是个孤儿，从小就没家教，还请老兄莫怪才是。”

楚孤云还了一礼，看向方依柔。凭直觉，他看得出依柔讨厌这满脸恭维笑意的男人。怕又是一笔风流债吧？他苦笑着——为泛上心头的嫉妒之感。

方依柔扬起眉，冷笑道：“你这‘千兵堂’的二堂主不好好待在你的千兵堂里，来这儿做什么？”

“当然是接嫂子回家了。”李陆躬躬身，一双眼放肆地在方依柔身上打转。

“别叫得那么亲，我可没赏钱给你。”方依柔睨他，“我怎么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李堂主的嫂子呢？我一个薄命弱女子，又怎会有那福分呀！”

“也是！方姑娘是没和我大哥成亲呢！”李陆笑道，“可是咱千兵堂数千兄弟哪个不知你是大哥的女人呢？”

方依柔嫣然一笑，“你可别仗着人多势众就欺负我。你倒问问你大哥，看他敢不敢说我是他的女人呀！”

“那可是不巧了！大哥正好到苏州找你去了，不如咱们先回千兵堂，一切都等大哥回来了再说吧！”

方依柔扬眉冷笑，“你这是在威胁我喽？”

“不敢！二位如果不去的话，小弟是无话可说，就不知门外的兄弟会怎么想了。”

看窗外人影绰绰，方依柔隐去不安的情绪。笑道：“李陆，你应该知道我是决不会受人威胁的！”“我知道！我

当然知道……”李陆笑着她，“虽然你我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对你的了解决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少。”端看她重不重视这个姓楚的阔少了！若她真如他所想的那般重视此人。那她就如被人捏住了七寸的蛇，任他摆布了。

方依柔笑了，淡淡道：“你出去等我，我有些话要单独和他说。”

“好！没问题。”李陆冲着楚孤云一笑，临去时留下阴森一瞥。

“你到黄海之滨找古岚，告诉你我已经留在千兵堂了。他一定会放了绿姬的。”背对他，方依柔合上眼，声音飘忽忽的。

“那么你呢？你真的要和那个人走？”楚孤云抓住她的手，“你以为我会抛下你不管吗？”

“那么绿姬呢？你舍得下绿姬吗？”方依柔地笑，缓缓从他的手中抽出手。“既然已经决定舍弃这段感情，又何必还要犹豫不决呢？”

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他的决定了！

痴痴地望她的背影，心郁闷着，仿佛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她的离去而消失。直到凉凉的泪顺着脸颊滑下，他才突然惊觉。

自八岁后就再也没流过一滴泪。可是他现在真的好想痛哭一场。男人哭，很丑吗？可是他已不在意别人怎样看了。心痛，哭又何妨？！

能够承建朝廷军队的兵器甲冑，是天下所有兵器制造商的期望。而惟有江南的千兵堂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一夕成为天下最大的兵器制造商，威震天下。

千兵堂的大厅上，纤指滑过架上陈列的兵器。方依柔嫣然巧笑。

这些巧匠精工的兵器还是和当初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陪着她的人罢了。当初陪她参观的是沉稳执重的万森。那个温和体贴，把她视作掌上明珠般呵护、宠溺的男人，总是让她有种特殊的感觉。每次见他，总会恍惚忆起亡逝的父亲。就是因此，让她在分别后仍会偶尔想起他。

至于她身边的李陆，她真的是好讨厌。一个人有野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一旦因他的野心而牵连到她的话，就会令她非常的不悦了。

睨着他，方依柔冷笑道：“现在已经没有别人了。你可以说出你真正的目的了。”

“我的目的你很清楚的。”李陆笑着，凑近她深吸气。
“好香啊！”

方依柔扬眉冷笑，“我看你是想拿我当护身符吧！”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呢？”李陆上前挽住她的腰，“我对你的心思你很清楚的！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宁可选些老头子和病鬼，也不选我？”

方依柔笑着推开他，“因为你大哥是个男人。而你，

连个人都算不上！”楚孤云想必已安全离去，她大可不必委屈自己与他周旋。

“你在激怒我！”李陆森然冷笑，“难道我真的那么令你讨厌？”

“是！”方依柔冷冷地看他，“像你这样卑鄙无耻，连救命恩人都算计的人哪里还有一丝可爱之处？我若喜欢你，岂非是瞎了眼！”

李陆看着她，居然还能笑出来，“你这样看我，我真的很难过……可是，你方依柔自己又何曾是什么好人呢！？ ”

“我不是一个好人！但像你这样的无耻小人，连我都耻于与之为伍啊！”

李陆冷笑，“既知我是小人，何苦还要逼我？万森可不在这儿！”

“难道我还要他保护吗？”方依柔笑着，突然抽出架上短剑，森森剑气映得眸光清冷如水。

“不用！我会保护你的。”李陆笑着，后退一步。他可不是一个傻瓜！虽然没见过她动武，却可以肯定她的武功绝不会比他差。

“那可有劳了！”方依柔娇笑，手中的剑却未放下。

“这柄剑就送给我吧！”

“好啊！”李陆笑道，“一柄剑而已，怎能比得你盈盈浅笑。”

“谢了！”方依柔笑笑，短剑随意挥出，却是直指他

的眉心。“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不可以！”回答得坚决，李陆笑对着她，“好不容易才留下你，我怎么会轻易放走你呢？”

“真的不放？”她笑得娇媚，眼中却尽是锐利的冷光。

“不放！”轻轻捏住她的剑尖。李陆淡淡道，“你不想见那位楚公子？”

“楚孤云？”方依柔笑了，“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扬州城了。”

“今天一早是有人离开扬州城。可不包括那位楚公子。”李陆笑得得意，“如果你想见他，我立刻叫人请他到大厅来。”

“好！你请他来吧！”方依柔笑着，在瞥见厅外的人影时笑容顿敛。“你为什么还在扬州城？”

楚孤云温和地笑，声音却是坚决，“我怎能抛下你不管。”

“我不用你管呀！”方依柔哭笑不得。这呆子还是不懂她的心意呀！若不是怕误伤了他，她又何必要委屈自己呆在千兵堂呢？这李陆可不是古岚呀！“你去救绿姬吧！”

李陆笑道：“楚公子既然到千兵堂做客，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谁说他是你的客人了？”方依柔冷笑，“我倒不曾听说有人强留人做客的呢！”

“像楚公子这样的客，李陆平时请都请不来，自然要好好招呼了！”

方依柔睨着他，冷笑，“李陆，你若是想用他来要胁我，可就打错了算盘瞧走了眼！”

“是吗？”李陆笑看着楚孤云，“我不觉得呀！”

“他对我而言，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是我裙下摇尾的狗之外，毫无意义！”

她的脸上带着甜腻的笑，嘴里说的却是最残酷最伤人的话，“爱上我的男人何曾有过好下场？”决裂的话轻轻松松地说出口，一如她从前对每一个说爱她的男人所说的一样，但一颗心却在隐隐作痛。到底，他和别的男人不同呀！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李陆看着面色越发苍白的楚孤云，森森一笑，“我看楚公子也累了，不如先回房休息，也试试我们千兵堂的金创药。”

看一眼方依柔，楚孤云没有说话，极其平静地走了出去。

“你以为说那样的话就能让我放他走吗？”李陆在她耳边低笑，“你的话除了让那个楚孤云伤心外，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不会相信一个字的！”

“为什么？”方依柔冷笑，“难道被我伤害的男人还不够多到让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你以为你真的是什么天魔女？”李陆轻轻笑，“你不过是个任性、刁蛮、被宠坏的小女人罢了！”“我不是

天魔女？”方依柔一笑，若有所思。“没想到卑鄙成性的李陆会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是卑鄙！因为这是我生存的手段。”李陆轻轻地笑着，“可是不管用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我都会得到你……”只有得到她，才是真正的胜利呀！

“那么你就不要从美梦中醒来喽！”嫣然巧笑，方依柔翩然离去。

李陆笑笑，让风送去他的坚决。“不是梦，那会是真正的事实！”

徘徊许久，她终于还是推开门。虽然情怯，但她终要面对他。

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虽然听到开门声，却没有回头。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为了我这样的女人被困斗室，真是不值得呀！”方依柔冷笑，笑声在寂静的斗室格外刺耳。

楚孤云回过头，深深望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怎么会后悔？”

“可当你选择时——还爱着我！”方依柔哀哀地望他，怎样都笑不出来。

“我现在仍然爱你！”

“在我说了那些难听的话之后？”方依柔惊讶地看

他，眼睛湿湿的。

“是！你是说了些难听得很让我伤心的话。可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那样说的。”他含笑望她，眸中仍是她所熟悉的温柔。

方依柔鼻子一酸，感觉有种温暖悄悄地、轻轻地围绕着她。他到底还是明了了她的心。“我对许多人说过很过分、很伤人的话。可我从来都没有心痛、懊悔过。无视他们的痛苦，我只觉得快意、满足……可是，我刚刚对你说那些话时，我的心很痛，是老天罚我么？”她笑笑，低语，“爱你——真的不是一句谎言！”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既然爱她，又何来怀疑？楚孤云拥住她。低低叹息，满心惆怅。“真希望时光能就此停止。永远、永远地停在这一刻，可是我——”

“不要说！”掩住他欲冲口而出的话。方依柔柔柔地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现在不要说，不要说……”

就是这个男人！就是他！在他的怀里，她是如此地平静安心。愤世嫉俗的情绪就平复于他淡淡的笑里。这一刻，她不恨、不怨任何人。听着他的心跳，就已是一种幸福！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抱紧我。”她低喃，而他真的不再说话，只默默拥着她。

“从我出生，就没有人喜欢我。我爹和姐姐都讨厌我憎恨我，在他们心里，我是令母亲难产而死的凶手！是祸害！我真的好恨、好怨他们，心里真的觉得很不公平！心想，也罢！既然他们说我是祸害是坏人，那我就

坏个够本吧！我就不信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人性本恶呀！即使是人人称颂的大善人，背里还不是男盗女娼，无恶不作……

“从大漠到中原，我一直坚持着人性本恶的信念。笑看那些人撕去面具后的丑态。殷殷爱意挽留不住我的脚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打算揭破世上所有丑陋的虚伪。直到遇到你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是在寻找渴求多年的爱……”

她絮絮不止，似乎要把多年一直没说的话一次说完。而他，只拥着她，静静地听着。眼中深深的哀凄，心中浓浓的怜惜，只为她，只为她呀！

“万森回来后，李陆就不敢再为难你了。等他一回来，你就去接绿姬吧！”她悠悠地笑，却让他的心更痛。

“恨我吗？”

“我不原谅任何一个对不起我的人。谁让我伤心让我痛苦，我就让他比我伤心痛苦一百倍！可是，我不想恨你……”方依柔望着他，“我不想因为恨你——恨这个我惟一真正爱了的人而再次坠入仇恨的炼狱……我喜欢爱着你的感觉！”

楚孤云无言，只将她紧紧地拥抱。

不管未来如何？这让他抓牢这一刻来爱她吧！

第九章 爱之魔咒

等待似乎漫长，而在他和她的眼里，日子却快如水

自指间流逝。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然而，万森并没有回来，李陆反把他们送到了西湖边的一座楼房里。虽然李陆什么都没说，但方依柔却隐隐感到不安。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李陆笑问，难掩眉间得意之色。

“很好！”方依柔冷笑道，“就不知这里是你禁人的囚笼还是藏娇的金屋？”

“那要看你是怎么想了！”李陆牵起她的手，“只要你肯点一下头，我立刻就放了那个楚孤云。”“你敢相信我的承诺吗？”方依柔甩开他的手，斜睨他，“难道你不知道女人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吗？”

“我不怕你翻脸，只要你肯给我承诺！”

看他认真的神情，她不禁扬眉。从未对谁许下过诺言，是因为心里隐约也重着诚信吗？“等你真的成了大堂主，再来向我要什么承诺吧！”她笑着，存心试探。

李陆笑了，“只要过了今夜，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你都安排好了？”方依柔低问，目光忽飘向远处，“你以为万森真的那么好对付吗？”

李陆一笑，极其自信，“我跟他快二十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弱点了。”

“他的弱点是心软，太过信任朋友。但那并不表示他愚钝可欺……”她悠悠地低语，唇边的笑让他突觉不妙。

“你最好站在那儿不要动！”

从背后传来的声音让他身子一僵。手动了动，却终于还是垂下。“大哥提前回来，怎么也不派人通知小弟呢？倒白费小弟安排好的洗尘宴了。”

“如果我告诉你，等待为兄的就恐怕不止是酒宴，还有刀剑吧！”那四五十岁清风秀骨的飘逸男子缓步走来，“李陆，你的确是很了解我，居然利用柔儿为饵诱我回来。可惜，你千算万算却疏忽了一点……”

“我疏忽了什么？”李陆忍不住问。

“你本不该留柔儿在千兵堂的。”万森微笑，凝视方依柔，温情脉脉。

李陆皱眉，“我不明白！大哥不就是为了她回来的吗？”

万森笑了，看着他道：“以柔儿的性格，岂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千兵堂呢？而惟一能勉强她、要挟她的你，若不是已不当我这大哥的存在，又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小弟的确是疏忽了。”李陆笑着，突然身形一掠，闪电般出手，已抓住了方依柔。一手搂着她的腰，一手锁住她的喉，对着面色突然惨白的万森冷笑，“不过大哥对柔儿的关爱之情，小弟可不曾走了眼。如果大哥还念着你我兄弟一场的情分，就叫那些人让开一条路！”

回首看看自树丛后现身的手下。万森冷哼，“你先放了柔儿再谈条件。”

“那可不行！柔儿可是小弟的护身符呢！”

眼波一转，方依柔娇滴滴地道：“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

李陆一笑，在粉颊上轻轻一吻，“我说过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你。若他们不想我活着，那就只好委屈美人儿陪我到地狱里做鬼夫妻喽！”

“我可还没活够呢！”方依柔娇笑软语，“恐怕要让你一人独往了！”

“那就得看他究竟有多在乎你了！”李陆一笑，抬起头仍是一脸的轻松。“大哥，你也不想看柔儿香消玉殒吧！”

万森铁青着脸，还未曾说话，就听一人大叫：“李陆，你若伤了方姑娘，我定不饶你！”

李陆扬眉冷哼。望去，却是一陌生青年。方脸大眼，英气勃勃，头发却是短得出奇。他森然一笑，道：“无名小卒！这里哪儿有你说话的分？”

方依柔茫然望他，许久突道：“你还俗了？”

青年搔搔头，脸上现出腼腆的笑，“小僧我还了俗！我——根本不配做个僧人。”

方依柔神色一黯，“何苦呢……”

李陆眯起眼，杀机毕露。“敢情老兄是蓄了发的秃驴！”

青年一笑，毫不在意他的嘲讽。“小僧俗语家姓郭，郭永海。李兄还是放了方姑娘的好！你逃不掉的。”

李陆冷笑，手下一紧。“大不了同归于尽！”

溢出一声呻吟。方依柔看着郭永海。初次为自己的行为而有歉疚之感。“对不起！空寂……”李陆吃了一惊，实在没想到这憨实的青年竟是少林高手空寂，一时顿感不安。

何必道歉？他是还了俗，卸去闪光的荣耀，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凡人，却觉轻松许多。从今以后不必苛求自己，也不必再给自己压力。他本就是一个抛不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呀！既然舍不下红尘俗世，就再入红尘中打滚吧！哪怕是为了这决定遭到严厉的责罚，他也不悔。如果他真的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仍戴着虚伪的面具做他的少林高僧，乃至得到他一直企盼的少林掌门之位，最终登上武林至尊的宝座。然他不会安心，就连佛祖也会怪他吧！

重入红尘，并没有刻意找寻她。不过是想过些凡人真实的生活罢了，却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与她纠缠在一起——是缘？！还是孽缘？！

望她许久，郭永海终于温然而笑，“你无需道歉。受罚还俗是我苦思冥想三日三夜的决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若未曾真个历经红尘，他又如何看破尘世呢？

“够了！”李陆冷哼，“要话别就到阎王殿上吧！”方依柔轻笑，“你真舍得杀我吗？”李陆冷笑道：“就是因为舍不下，才要带你同去呀！那是最好的方法了！”

“是吗？”方依柔娇笑，眼角瞥到悄悄靠近的人影，

面色突变，“站住！”这傻人要做什么？他一介文人怎么救得了她呢？心里怨着，却有丝丝甜意。

李陆笑笑，转目看他，“好柔儿，怕我杀了你的情郎吗？楚公子，你最好别轻举妄动！难得柔儿会替人着想，可别白费了她的心意！”

看看斯文的楚孤云，万森淡淡道：“楚公子放心好了，我不会让柔儿有事的。”

“你走吧！”方依柔看着他，极冷静。“去找绿姬，她需要你。”

看她许久，楚孤云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极坚决：“你若平安，我自会去找绿姬。你若难逃此劫，我陪你共赴黄泉！”

“哪个要你陪？”方依柔笑着，眼中却有泪光闪动。
“我是个祸害呀！怎会轻易死去呢？”

这是他从未看过的温柔，从未得到过的深情呵！万森深吸气，沉声喝道：“让路！”

“大哥到底是舍不得你呢！”李陆得意低笑，“既然大哥讲情面，那小弟就带柔儿一起走了！”

万森低哼，还未说话。方依柔已先笑了起来，“你好像忘了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走呢？”柔柔地低笑，纤指轻挥，尖尖的指已如利剑般划过李陆的眼睛。

李陆吃痛惨叫。方依柔只轻轻一推，翩然如蝶。冷冷道：“你忘了我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弱女子！”

李陆惶然抬头。眼睛却已被鲜血模糊，什么都看不

到。“柔儿，别走……”

只怕她一走近，就会拖她一起赴黄泉了吧？！

方依柔冷冷地看他被人缚住、拖走。眼中没有一丝怜悯。或许，她已经懂得爱；或许，有一天她会成为善人信女。但此时此刻，这威逼她的劣男人已令她愤怒到极点，以致第一次用最讨厌的武力伤他也毫不懊悔。

兄弟一场，没想到他会落得如此下场？！

万森低叹，看向郭永海，“永海，你要记住，男人要有雄心但是不能被野心吞噬……”

郭永海苦笑，看向方依柔。幸好还未陷得太深！“更不该求自己永远都得不到的……”

“是！”万森看过去，眼里有深深的痛。“人一旦强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会让自己走向毁灭的深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不舍还是要分别。

蒙蒙细雨中，方依柔倚着树，唇边的笑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痛。

“不要回头，就这样走吧。”方依柔笑着，湿的面颊不知是雨是泪。

楚孤云瞬下眼，终于还是没有回头。

——或许，这样的结局是最好的！

——别了别了！最爱的人！

看他的背影消失在蒙蒙烟雨中，她唇角上扬，却怎样都无法笑出来。

“他已经走远了！”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她回过头，看着面色苍白，神情冷峭的男子，毫无诧异之色。

“又在流泪？”古岚冷笑，犀利的眸光鹰一样盯着她带着淡淡忧伤的脸。

方依柔淡淡一笑，反问：“你放了绿姬？”

古岚面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女人全是大麻烦！尤其是那个女人！也不知她是脑壳坏了还是疯了？居然赖在那儿不肯走！”

“不走？”方依柔奇道，“怎么会呢？你那小木屋里又没什么宝贝！”

“没宝贝？！”古岚生气地扬眉，却是无可奈何。“这世上像你这样不把金银珠宝放在眼里的有几个？”不是他自夸！若是他那间木屋的宝贝都卖掉，不出两个时辰，他古岚也是江湖十大富翁之一呢！

“那种不能吃不能喝的石头，也只有你这种傻瓜才当宝贝呢！要是我，早就扔到海里去了喂鱼了！”疑惑地看他突然垮下的冷脸，她眨了眨眼，“该不是真有人把你的那些宝贝扔到海里了吧？”

有！那个可恶的女人呀！没掐死她都算是他够涵养，有风度了！

“你有点奇怪呀！”方依柔扬眉，虽然好奇，可也没巴望得到答案。

“有什么好奇怪的？！”古岚别扭地转身，“跟我走吧！柔儿！”

“不！”方依柔甜笑，一时也无心去探究别人的隐私。
“古岚，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男人的！”

“只爱那个固执的楚孤云？！”古岚看着她，“这不是方依柔会做的事。”

“可是我已经这样了！”方依柔笑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一份属于我自己的爱而不自知，直到遇到他——他的平和、温厚是抚平伤痛的良药。那分偏激、张狂就那样不自觉地沉淀于他温和的笑里——和他在一起，我感觉很舒服，很开心。”

古岚冷笑，“可是他却舍弃你不闻不问了！”

“是！他是可能永远不会和我在一起。可是这世上天长地久的爱情能有多少？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和谁厮守一生呀！就算是许下山盟海誓，也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一旦情淡、情逝，留都留不住……我不想管将来如何，只要我曾经真实地拥有过他的爱，感受过他的关怀，就已足够了！”

她微笑着，泪却流下来，“知道有一个人会牵挂你、爱你是种很幸福的感觉！”

古岚看着她，许久才一声叹息，无尽遗憾。“真希望你的泪是为我而流。”哪怕只是满足他男人的虚荣心也好呀！

方依柔笑着，正色看他。“在爱情的世界里，各人伤各人的心，流各人的泪。没有人能帮得了别人。或许有一天，你会突然找到那个为你流泪，为你伤心，却让你疼得揪心的女人……”这是她突来的感悟，却可也是世人爱恨循环的因果。

古岚苦笑着望她，心上却浮上另一张流着泪的美丽脸庞。

责任不是爱！许多人都对他说过，却没有绿姬说出来让他震惊。

当他快马赶到黄海之滨，找到绿姬的时候，真的有些意外。不过月许，那个柔弱、温婉的女孩竟似突然长大了许多，成熟坚强得让他几乎认不出了。

当绿姬微笑着对他说，责任并不是爱！她不要没有爱的婚姻时，他真的震惊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却没想到绿姬早就看透了他不爱她的事实。他发过誓要照顾她一生的，最终却仍给了她最大的伤痛。

可是，好奇怪！当绿姬拒绝嫁他的一刹那，他的心居然完完全全地放松。泛上心头的是那明眸皓，风情万种的笑靥。

几乎是争不可待，他匆匆返回扬州，才得知依柔已经离去。虽有丝遗憾，却不惶急。不管依柔去了哪儿，他总会找到她的。

怎能错过她呢？！那令他神魂颠倒的女子！

离开扬州时，万森没有送他。那个千兵堂新上任的二堂主郭永海却正色对他说：“别负了依柔情，她其实是个很值得人爱的女人！得到她的爱是你的荣幸！”

是！得到她的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他禁不住地笑。和笑一起满溢的是幸福甜蜜的感觉，伴他在漫漫旅途度过寂寞无聊的日子。

十月初，他终于返回苏州，却意外地见到来自远方的客人。

“少爷，你总算是回来了！”府里的家丁吁着气，脸上的神情古怪得很。“府里来了两个客人，都等您七八天了！”

“什么人？”看他欲言又止的古怪神情，楚孤云皱皱眉，没有再问。走进花园，他便看见花丛中丽影翩翩。

“依柔！”他兴奋地叫，看那熟悉的背影缓缓回身，却不禁怔了。

她不是依柔！即使面容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任何一个熟悉依柔的人都不会把她错看做是依柔的。这同样美丽的女子太静了！宁静得如一潭秋水，仿佛千年不变的平静，荡不起半丝涟漪。和依柔的多变、情绪化完全不同。

依柔也有似水之时。不是宁静的秋水，而是怒如海水，汹涌狂急，迫得你心慌慌，六神无主；她若媚时，媚如美酒。香沁心，惹得你痴狂狂，意乱情迷；她若冷

时，冷如寒冰。霜冷冰寒，吓得你气吁吁，胆战心惊；她若笑时，笑如花开。色艳迷眼，逗得你脸红红，如痴如醉。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尽现于她的多变。而这正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

楚孤云笑着，因忆起那张似笑似嗔的俏脸而满心的欣喜。

“楚公子？”他闻声望向她身边的灰衣男子。

“二位是——”瞥见男子腰系的弯刀，他猛然大悟，惊问：“你们来自大漠？”

“是！我是宋天。她是方倚盈。”犹豫了下，他又道，“依柔的亲姐姐。”

方倚盈抿唇，施了一礼。“楚公子曾有书信通知舍妹的下落，可否请她出面相见？”

“依柔她已经不在楚家了！”楚孤云紧张地看着他们，暗悔当初的决定。

“楚公子爱上依柔了！”方倚盈微微一笑，眼中却是深深的嘲弄。“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男人能抗拒她的诱惑！”

楚孤云脸上一热，实在没法子回答她。

宋天脸色一沉，冷哼道：“楚公子一定很清楚依柔的下落吧！”

“我不知道。”这是实话。不过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告诉他们吧！竟初次起了欺骗之心呢！真是叫他惭愧，不过为了依柔也值了！

“楚公子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方倚盈笑起来。

楚孤云竟突然觉得她的笑和依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带着三分狡猾、七分邪魅，只是多了些阴森之气，不似依柔的可爱且充满活力。

“你以为你为她掩饰行踪，她就会感激你吗？不会的！她那个人从不知感激为何物的。你以为她真的爱你？不！她从未爱过任何人——包括她的家人！那样一个自私、卑鄙、无情的人，值得你爱吗？”

楚孤云冷冷地看她，终于道：“如果我也有一个喜欢在人背后道人是非的姐姐，我也不会爱她！”或许依柔是做过许多傻事，伤过许多人。但他仍无法忍受有人在他面前污辱她！

“我道人是非？”方倚盈冷笑，“我说的都是事实！她那样的女人，只要她高兴，什么卑鄙的事做不出来？”

“倚盈！”宋天哀求地望她，“不要这样……不该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依柔身上。如果我们的感情够坚定，够深厚，谁都不可能破坏的……”

冷冷扫了他一眼，方倚盈仰起头，“那是你经不起诱惑，而非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和你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哼！今天不是争吵的日子，我们的任务是来捉拿叛徒！”

宋天低下头，不再说话。

楚孤云扬起眉，“我不管也不想知道你们和依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我不知道依柔的行踪，二位

如果没有其他事，就请回吧！”他不曾，也不会在意她的从前，他在意的只是她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她是他欲与之相伴相偕一生的女子呀！他们的未来皆将交付与对方手中——不言悔！

方倚盈逼近一步，冷笑，“楚公子是在耍我们吗？难道你以为只因你的一句‘不知道’，我们就轻易离去吗？不可能的！如果不抓到方依柔，我是不会离开的！”

“随便你们！”楚孤云淡淡道，“你是依柔的姐姐，也就是我楚家的客人。如果你要留下，楚家也决不会有任何招待不周之处”

“那就谢谢楚公子。”方倚盈笑着，眸中却是一片冰冷。

夜，两条人影掠过重重屋。

“倚盈，这样做好吗？”宋天望着她冷冰冰的面容，小心翼翼地问。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知道依柔的下落吗？”方倚盈回首看他，冷淡的眸中含着怒意。

迎着她的目光，宋天心中一寒，突觉面前的她有丝陌生。“倚盈，你不觉得自己近来变了好多吗？”

方倚盈扭过头去，目光闪烁。“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叛徒！”

宋天一叹，不再说话。他真的想不通为何温柔婉约的倚盈一碰到依柔的事就变得如此激动如此偏激。是因为他吗？或许长老这次真是选错了人。倚盈真的能完成任务吗？

悄悄潜伏在窗下，楚孤云的声音便清清楚楚地传入耳中。

“娘，怎么没见到表兄呢？”

“在闭门思过。”楚夫人一叹，“对不起，娘实在是狠不下心把他送到官府治罪。”

“何必道歉呢？娘儿，孩儿觉得您并没有做错。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情，没有恻隐之心，又何谈一个人字呢？！”楚孤云笑笑，感慨万分，“其实人活在世上，什么金钱、权力、地位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是感情！”

楚夫人笑了，眼神迷蒙。忆起许久以前的许多许多事。或许曾为爱伤痛，也曾恨过怨过，但一个人活在世上，若不曾恨过爱过，又怎能算是真正地活过呢？“既然找到自己真正所爱、真正想要的，就不要轻易放手。后悔药可是没处找的。”

“孩儿知道！”楚孤云笑道，“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我就去找依柔。这一次，决不会再让她为我伤心。”

楚夫人笑着，低语：“娶她回来吧！用爱把她留在身边一辈子。”

楚孤云摇头道：“依柔没说过要嫁给我，我也没打算

强迫她。如果因她爱我，就借此对她诸多要求，甚至要强留她在身边，让她失去自由的话，孩儿岂不成了卑鄙小人！”

楚夫人怔了怔，眸间皆是温柔。“不怕她被人抢走吗？”

“依柔是那样深切渴望爱与关怀。如果有一天她坚决离我而去，一定是因为我爱得不够深，做得不够好。让她厌了、倦了、累了……”楚孤云笃定地笑着，却有淡淡忧伤。“一旦真的情淡、情逝、无法挽回，我也只愿她过得快乐幸福。而决不会去怨她、恨她、伤她……”

“说得倒是洒脱，但你真的能做到吗？”

楚孤云笑了，“不知道……所以我会努力做个好情人！好好地爱她，是我惟一能留住她的方法！”

楚夫人深深望他，许久，笑了。

——这就是她的爱子！从未曾让她失望过，有子如此，夫复何求？！

什么不怨、不恨、不伤？！都是些废话，谎言！这世上又有谁能真正做到呢？她方倚盈不信呀！抬起头，她暗自冷笑。她的判断果然没错！只要跟着楚孤云，一定可以找到方依柔。方依柔！你逃不掉了！该为你的过错赎罪了！

低笑着，她的眼在黑暗中闪着诡谲的光……

第十章 爱就是现在

窥视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人，仿佛欣赏一道靓丽风景。那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但若是被一个美人时时窥视，就恐怕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了。

楚孤云叹息一声，回头。虽然仍然没有看到方倚盈。但他知道她就在附近，就连周遭的空气都和她的脸一样，阴沉沉地透着寒气，让人不自在！依柔就可爱多了，无论喜怒哀乐，都毫不掩饰，表露无遗，生动而真实。

“也难怪她要输给依柔了！”他低喃，突然警觉地掩口。

难道依柔真的对他下了魔咒？竟让他在深爱她之余连思想都受她影响。若是从前的楚孤云，又岂会背后论人是非，且说出如此刻薄言语。

苦笑着，他漫步走进“珍宝阁”。一个小伙计上前，笑呼：“少爷！”

“嗯！”他随口应着，头也未抬地走进账房。心里只念着那张似嗔似笑的俏脸。如果甩不掉方倚盈，他又如何去找依柔呢？就算一时找不到依柔，他可也受不了被人步步紧随，时时偷窥被感觉呀！叹息着，他抬起头，不禁怔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出去吧！这不需要你。”

“真的不需要我吗？”一身布衣的小伙计低笑着，声音里透着顽皮。

楚孤云不耐的扬眉，“出去！”

“真的要我出去？！”小伙计笑着抬头，星眸笑意盈盈。

“依柔！”又惊又喜地叫着，楚孤云第一个反应就是关门。“你姐姐就在附近呢！”

她知道！要不然也不用这样费事了！方依柔笑着，摘下小帽。甩甩头，发如波浪泻下。就是忍不住想见她呀！

楚孤云含笑望她许久，然后紧紧地拥抱她，把脸埋在她水样黑发间。“好想你……”

没有说话，方依柔轻轻地合上眼睑。听他低语声声，唇边绽出如花笑容。

“责任并不是爱！绿姬的拒绝对我来说如当头棒喝。我的想法的确太天真了，如果我真的娶了绿姬，不止是伤害了你，更伤害了绿姬。”

方依柔嫣然一笑，看他。“你呢？难道你会快乐？”

楚孤云苦笑道：“没有你，我的生命里再也没有笑。即使是为了绿姬，为了娘强展欢容，心却仍会苦涩无比……”她的媚笑，她的蹙眉，她无声的泪，一切，一切都是他心中抹不去的烙印呵！

方依柔幽幽地笑，回身搂住他的脖子。娇媚的眼波勾去他的魂魄。“难怪这世上那么多人喜欢听假话呢？这样动听的话，即使是假话，也让人甘之若饴呀！”

楚孤云认真地执起她的手，“如果我对你说谎，就让我永生永世都孤单一人，贫病而终。”

方依柔笑了，“当什么真呢？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楚孤云一叹，拥她入怀，“爱你一生一世也不够呀！来生来世——永远、永远！”

方依柔摇头道：“下辈子？！好遥远！就算真的有下辈子，我们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预知来生的事呢？所以，不要对我许什么生生世世的诺言。如果你真的爱，就请你把握这惟一的机会！好好地爱我……”

“我会的！若错过了你，我会后悔一辈子！”

她偏着头，笑他，“我是个很自私，很小气的女人。爱你，就要拥有你的全部。你若是不爱我也就罢了！但现在，你若欺骗我，背叛我，我决不会放过你！”这是她对爱情执着的方式。

楚孤云低低笑着，轻轻地封住她的唇。

“孤云……”她低吟，回应他的如火热情……

“楚孤云！”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大喝，然后房门被人一脚踹开。冲进门的是气冲冲的李青。“依柔？”他怔了怔，随即大喝：“放开她！”

“表哥？你来这做什么？”楚孤云扬起眉，看着在门口瞧热闹的人不禁有丝尴尬。“还不快出去做事！”

“干什么？当然是来找你算账啦！”李青瞪着他，伸手拉方依柔，“你没事吧？柔儿！”

“我没事！”甩开他的手。方依柔冷冷道，“如果没有你，我会更开心！”

“柔儿！”李青哀声低唤，神情黯然，“我知道现在论财论势，我都比不上楚孤云一半，可是我对你真心

实意的。”

“你错了！我跟楚孤云在一起无关他的财富权势，即使他只是个穷乞丐，只要我喜欢，还是会和他在一起的。至于令人厌烦的你，只希望你能够就此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方依柔寒着脸，说得残忍，却毫无愧色。除了楚孤云，其他的人对她毫无意义。开心时，笑脸相对；不开心，管他是天皇老子还是玉皇大帝，都休想让她和言悦色。

“不！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李青大叫着，根本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你爱的人是我不是他！”方依柔冷冷地看着他，淡淡道：“你怎么想，我管不着。但你若纠缠不清找我的麻烦，扰乱了我的生活，可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不！我不信！你爱的只是他的钱！”李青伸手扯住她，仍是不死心，“他不过是个没用的老实头罢了！以我的聪明，不出两年就会比他更有钱的……”

“放手！”甩开他，方依柔的眼中燃起怒意，“你若真的了解我，该知道我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若知好歹，懂进退，就离我越远越好。你若是不知好歹，一味纠缠，到头来痛苦的还是你自己！”

李青摇着头，后退几步，突然大叫：“我知道了！这些话都是楚孤云叫你说的——楚孤云，你好卑鄙！在姑姑面前搬弄是非害我还不够，还要花言巧语骗走柔儿。我、我和你拼了！”他吼着，什么斯文，风度全抛至脑后，

只一心想撕下他伪君子的假面具。

“你不要闹了！”楚孤云低喝，闪避不及被他一把揪住。又慌又急地只怕方倚盈闻声而来。

“你这卑鄙的伪君子！怎能与你善罢甘休！”李青喝着，死也不放手。

“你醒醒吧！”方依柔怒目上前，揪住李青的衣领，顺手给了他一个耳光。“你认清现实吧！我根本就不爱你！你又何必为了自己虚幻的假相折磨自己呢？”

李青怔怔地看她许久，突然跌坐在地。放声痛哭。

“好残忍！好无情！居然伤害一个如此爱你的男人……方依柔，你还真是本性不改呀！”冷淡的声音入耳，方依柔的背一僵。

她缓缓回过身。看着那与她面容相似的女子。淡淡笑了，“你终于来了。”

“你在这里，我怎么会不来呢？”方倚盈冷笑着，眼中有丝丝恨意。

“好久不见了，天！”笑着打招呼，她的目光仍只落在方倚盈脸上。“这么冷的神情可不像是温柔的方倚盈呵！”

“你也想说我变了！是吗？”方倚盈冷笑，目光越发严厉。“如果你像我一样每天生活在族人鄙视的目光里，也会一样的！我真不明白，我和你从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因你的过错而迁怒于我呢？不错！我是你姐姐，可是那又怎样？你这妹妹何曾尊重

过我这个姐姐呢？！”“你也从来都没有疼爱过保护过我这个妹妹呀！”她今日所受到的不公与她从前又有何不同？！他们不爱她，没关系！让他们刻骨铭心地恨也好过让他们漠视她的存在！偏着头，她笑了，“你说得对，我们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因我而怪罪你是他们愚蠢的错误！你完全有理由恨他们、怨他们、惩罚他们的……”

“你别妄想再控制我的情绪！”方倚盈吸了口气，冷冷地看着她，“我不会再那么容易被你操纵。你还是乖乖地跟我们回去受罚吧！有宋天在，你不掉的！”

心头一悸，看向沉着脸看不透心思的宋天。她忽然笑了，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好！我跟你们回去。”

方倚盈一怔，随即笑了，“你果然聪明！居然不肯给我一个将你就地正法的借口！”

她已如此恨她？！方依柔凄然一笑，“你真的想我死？”

方倚盈冷哼一声，转过头不去看她。

“依柔！”看着宋天严肃的面容，楚孤云越发急了。

“不用为我担心。”对着他甜甜地笑，方依柔把所有的忧虑都掩藏在心。“我很清楚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可是，我不能也决不会逃避。你明白的！”

“何必如此好胜。”楚孤云只能苦笑。

“性格是没有办法改变了！我绝对不能逃避。”微笑

着，她走近，在他脸上深深一吻。“别了，孤云！”低喃着，她笑着离去。

“依柔！”楚孤云的心一阵阵地痛。不过才见面，她就又要离他而去吗？

宋天上前一步，正视他的眼。“如果你不想依柔死，就照这张地图到沙漠来吧！”

楚孤云一惊，觉出手里被塞进一个布团。“依柔会死？”到底是怎样的处罚？！

“如果你真的爱她，她就不会死！”宋天冷冷地看他一眼，大步离去。

她会死！她会死！依柔会死！仿佛被雷电击中，许久，他才恢复知觉。

“依柔——等我！”怎能让她死去呢？他要爱她一辈子的呀！

沙漠，一望无垠。烈日，如火熊熊。在这片陌生而无情的沙漠中，他是上苍手中的玩偶，孤独而无助。

楚孤云舔了舔干裂的唇，粘着沙粒的唇上有着异样的咸味。他干涩的咽喉也仿佛充溢了灼热的浓烟。渴，几乎已是他惟一的知觉。可是没有水——一滴都没有！就连那没有一滴水的皮囊也被他在今天早上扔掉了。

他吐着热气，感觉自己像干涸水池里快被晒干的鱼。要想在这不见人迹的沙漠中寻找失散的向导和马，对他

而言，难如登天。

他抬起头。烈日在他半眯的眼中是跳跃的火球。他头晕目眩地跌坐在地，颓靡不振。是天要亡他？！盼着老天下雨，是奇迹中的奇迹。何况他根本等不到了。天黑后，刺骨的冷已足以令他丧命。这无际的沙漠，昼如炼狱，夜如冰川。一冷一热皆是他无法承受的痛苦。看来他真的是无望了！依柔依柔，若真天意如此！让我无法救你，便让我先你赴黄泉等你吧！娘啊娘，孩儿不孝……

方依柔灿烂的笑靥渐渐退去，凝作母亲倚门目送他的模糊剪影。

——他终究还是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呀！他模糊地笑着，意识一点点地流失……

究竟昏迷了多久？他不知道。可当他恢复些知觉，半昏迷半清醒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正有什么向他靠近。

“楚孤云！”真的有人摇他。然后有凉凉的、湿湿的液体滴在他干裂的唇上，沁入喉里，清凉似水……

——水！他反射性地睁眼，捧住面前的皮囊，大口大口地吞着皮囊里的水。直到一皮囊的水快喝完了，才抬头看面前熟悉的脸。“宋天？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算时间你也该到了。”宋天笑了笑，递上干粮。“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柔儿从来没爱上过什么人，能让

她深爱着的你又岂会是弃她不顾的懦夫呢！”

“依柔她好吗？”楚孤云急切地望着他，真的怕听到什么坏消息。

“她很好！至少在明晚之前都很安全。”宋天伸出手，“你没有时间休息了，如果我们不能赶在明晚之前到的话，柔儿将会被火焚！”

“火焚！？ ”楚孤云瞪大了眼，又惊又怒。

“天魔一族的法规，只有烈火才可使罪恶的灵魂得到升华，并抚慰盛怒的神灵。如果柔儿执意摆脱她神圣的职责，等待她的只能是熊熊烈火……”宋天低着头，没提及典籍所载七十年前被火焚的圣女惨烈的情形。

“这样野蛮、残酷的刑法为什么不废除呢？”看着面无表情的宋天，他越发慌了。“老天！真的有人被活活烧死？太过分了！我们马上走！”撑起身，楚孤云恨不得自己能长出翅膀，马上飞到依柔的身边。

默默看着他的背影，宋天抿着唇，没有说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告诉楚孤云——要解救受罚的圣女，惟一的方法就是那个令她背叛神魔的男人心甘情愿地代替她接受火焚之苦

——楚孤云！你到底有多爱柔儿？！你肯为她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方依柔望着窗外稀疏的星光，脸上仍带着平静的笑。

今夜，她就要和这世界永别！用倚盈的话说是将痛苦地死去。倚盈说得可怕，却未曾如预料般看到她惊恐的泪。她不怕吗？不！她怕的！可是，不管她怕不怕，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既然注定死亡，为何不含笑而去？！

她活着时，恨过，闹过，狂过，爱过，也被人深深地爱过，她已比这世上许多人快乐过，还有什么可憾的呢？快活地活，快活地死，她才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哭着痛着死去呢！想着、念着、忆着那张温和的笑脸，她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楚孤云！她惟一牵挂、留恋、放不下的人——她此生惟一的爱人！今生，她已经没有机会、没有办法再爱他。可是，如果人真的有来世，有月老，有三生情缘……即使她从不曾相信过那些浪漫惟美的传说，也要求月下老人再为他们系上红线。永生永世——爱不尽！情不了……

她甜笑着，听门外渐近的脚步声，笑意更深。

没绳索，没看守，如此善待一个在族人眼中十恶不赦的罪人真可算是一个异数了。而这一切的优待，皆因前任圣女、今日族长夫人娜莎的一句话——“我相信依柔的承诺！”一句话入耳，却着实给她很大的震撼。

嗯哼！生死关头决不逃跑的承诺居然也有人相信？！她方依柔的信用居然如此之好！不过可惜，在那诚恳的目光下，就算她想毁约逃跑也感良心不安呢！真是白白

丧失了逃出升天的好机会！“依柔！”推门而入的娜莎默默地望着她。后面跟着的是神情冷淡，让人猜不透心思的方倚盈。“娜莎姑姑！”方依柔笑看着她，一脸的坦然令她动容。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依柔，你真的不为自己辩解吗？难道你真的情愿被活活烧死吗？”

方依柔一笑，还未说话。方倚盈已冷笑道：“像她这样玷污神魔尊严的放荡女人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呢？”

娜莎不满地扬眉。看着方依柔道：“依柔，我希望你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方依柔一笑，缓缓起身，解开衣裳。优美的动作宛如一段曼妙的舞蹈……玉样的肌肤，丰满的胴体，这是上天精雕细琢的杰作。而她的胸前，一点艳红的朱砂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衬着雪肤玉肌，分外的妩媚妖娆……

“不可能！”方倚盈摇头，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看到她胸前的守宫砂了，它可以证明依柔尚是完璧之身。”娜莎得意地笑了，“依柔，姑姑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决不会轻易毁了自己的清白。”

方依柔笑了，没有回应。

好姑娘！她从不认为自己好呀！她向来不是重视伦理道德的人，从未刻意要保持什么清白之躯呀！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她早就把自己交付给那个她所爱的男人了！只可惜，太迟了……

娜莎看着她，柔声劝道：“只要你肯承诺不再见那个男人，就可以免受惩罚。你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圣女！决不会再有任何人冒犯你、违逆你……”

“我知道！”方依柔偏头笑了，“可是我不能也不想给你任何承诺……因为，我很爱很爱那个男人！”

“二十年后，你仍然可以爱他！”

二十年？太漫长了！

方依柔幽幽地笑了，“如果一个女子不能把自己最美丽的青春给自己深爱的男人，那将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我不想，再见他时，我已容颜褪色，青春不再。用干裂的唇诉说相思爱恋，不止我会心痛，他也会心痛呀！”即使他根本不在，她又怎能用一张丑陋的面孔去面对他？美丽是她最大的骄傲呀！

娜莎怔了怔，抚着微隆的小腹，若有所思。“难道生命不比美丽青春重要吗？”

方依柔笑道：“对我而言，这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我的爱。为等这样一个深爱我的人，我已等得太久太久了……”

娜莎望着她，不再说话。许久，才道：“如果这是你最终的选择，我也无话可说……”

“谢谢你！”方依柔微笑，显得异样温柔平静，那是她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表情。

望着方倚盈，她诚恳地道：“留下来好吗？我有些话要说。”

方倚盈静静地看着她，直到娜莎出去。才冷冷道：“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还是那么恨我？”方依柔苦笑，“小的时候，我真的好嫉妒你能得到父亲的宠爱。所以，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看你不开心我就好高兴。你说恨我的时候，我就在心里说，恨吧恨吧！只要你恨我，就会永远都记得还有我这么一个妹妹，哪怕是我死了。”

“我不会记得你！”方倚盈冷冷地看着她，“我会很努力地把你忘记。因为你对我而言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是吗？”方依柔迷茫地望着她，“爹死的时候对你说什么？是不是他也要把我完完全全地忘了？”

方倚盈瞪着她，多年积聚的怒火在一瞬间把理智焚毁灰烬。“够了！我知道你是天仙美女，人见人爱！可也犯不着时时刻刻提醒我是个没人喜欢没人爱的人吧？你很想知道爹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好！我告诉你！他说他最担心、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他要我这个做姐姐的好好地爱你，照顾你……哼！说什么最疼最爱的是我？根本就是谎话！他死的时候提都没提我！”她大吼着，泪涌了出来。

呆呆地望着她，方依柔眨眨眼，泪滴了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爹他不再恨我？他说他担心我，放不下我？”她盼了多少年的梦真的实现了吗？

“是！他爱你！你很开心？”方倚盈看着她，满含恨意，“可惜，你现在就要死了！而且会死得很痛苦很痛

苦”

摇着头，方依柔突然大叫：“不要不要！倚盈，你不要再恨我了！连爹都不再恨我了，你也爱我好不好？”天知道，她已经等了多少年！她一直都要他们的爱呀！

“我不会爱你！”方倚盈冷眼看她，“你就带着痛苦现憾死去吧！”

“不！”方依柔哭泣，看着她的背影远去。泪眼模糊。跌坐在地，她紧紧地抱住肩，“孤云，孤云……你在哪儿？孤云！”

——终于到了！

楚孤云端着粗气，因精神放松而几乎跌倒，“依柔在哪？”

宋天仰头看了看昏暗的星星，“他们一定在湖边。”“我们马上去！”楚孤云端息着，在心里狂吼：“依柔！等我，等我……”

今夜，没有月亮。星亦稀疏黯淡。银湖边上，亮起了火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这儿，来看一个曾高高在上的罪人如何被烈火焚烧。

隔着神情肃穆的人群，方倚盈遥遥望着用木柴堆起的高台。阵阵心痛的感觉令她有些不知所措。绑在高台

上的是一个和她面容相似的女子——那是她的妹妹，也是她痛恨至深的女人。可是当她真的将死在她面前，她的心为什么这样痛？！仿佛她的生命也要被割离一部分。对她的恨，是一点一滴积蓄而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她把所有的感觉藏在心里，克制着，忍耐着，却最终崩溃于族人鄙夷的目光中。恨呀！她好恨她带给她的耻辱。她真的是恨她入骨，恨不得杀了她……

可是，当她看着她，想到自己将目睹她的死亡。她的心被割成片片——原来，不管是爱是恨，她早已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呀！

依柔依柔！她低低呻吟，疼得心揪起来。“等一下！”她身不由己地冲出去，心里燃着一把火。“族长！”她叫着，看着执起火把的青年，终于不再犹豫。“我有话要对依柔说！”再上前一步，她看着垂头敛眉的方依柔。咬牙道：“抬头看我！方依柔，你看着我！”

抬起头，看她的眼有丝茫然。这一场可笑、可厌的梦为何还未结束？她真的厌烦了这样被人像看猴戏似的围看呀！

皱起眉，方倚盈又气又恼。这样萎靡不振的神情怎会出现在她的脸上呢？！“你看清楚了吗！我是谁？”

是倚盈！她要做什么？方依柔扬起眉，仍然茫然。

“你看清了！我是方倚盈，你的姐姐方倚盈！你不是说要我原谅你，要我爱你吗？”

“你肯原谅我？”眉轻扬，她的眼中乍现惊喜。

“我不会那么轻易就原谅你的……”看她蓦地黯下去的眸光，方倚盈道，“你必须活下去！给你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慢慢原谅你，慢慢来爱你……”

呆呆看她许久，方依柔才醒悟过来。倚盈要原谅她，要爱她。可是，却要她活下去！那就表示她必须放弃孤云——放弃那个她惟一爱的男人！那个教会她爱的男人，她怎么能不爱他呢？

“对不起！”她抬头望她，幽幽地笑，“我不能……不能不爱他！”

方倚盈身子一震，难以置信地看她。她把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还是那个她相识十数年的方依柔吗？

——孤云！孤云！你在哪儿？真的真的好想见你！

她笑着，满脑满心都是他！那个填满她空虚心灵的男人！

“依柔！”

那一声熟悉的呼唤像电一样击中她的心。她猛地抬起头，颤抖着唇，难以置信地看着向她奔来的男人。

“孤云……”方依柔低喃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依柔！”楚孤云大叫着，想冲过去，却被人牢牢地抓住。

“你是什么人？”一个中年男子庄严地望着他。

“楚孤云！”楚孤云无畏地回答。

“楚孤云？”上上下下打量他，沙力环视众人，怒喝：“是谁把他带来的？”

“是我，沙力族长。”宋天慢慢走上前，深施一礼，
“他就是柔儿的恋人。”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瞥他一眼，沙力族长冷冷道：
“你该知道族规的。擅带外人到圣地该受怎样的处罚？！”

“我记得很清楚！”迎视他的眼，宋天居然笑了。“我心甘情愿接受族规的处置。”

沙力点点头，“那好，你现在就去石室中等待受罚吧！”

宋天一笑，离去时在楚孤云耳边低语：“别忘记你说过的话！”

“快走！”沙力冷冷地看着宋天远去。才转向楚孤云，
“既然你不远千里历经艰辛来到这儿。想必是要救将受罚的圣女方依柔吧？！”

“是！”望望方依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救她！”

沙力冷笑，“很好！你的话很动听也很感人，看来你很清楚救人的惟一方法了！”

“请你告诉我。”楚孤云挺直腰，定定地看他。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跑到这儿来，然后大叫什么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救人……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看着他，楚孤云淡淡道：“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话，我只希望你把救依柔的惟一方法告诉我。”

“你真的想救依柔？”娜莎望着他，眼中闪烁着女性的温柔。

楚孤云没有说话，只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你真的想清楚了？即使用生命换取她的平安也在所不惜？”看他坚定的目光，她终于笑了，“救依柔的惟一方法就是——由你来代替她被火焚！”

楚孤云怔了怔，然后毫不犹豫地点头。“好！”

“不要！”方依柔尖叫，泪如雨下，“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种牺牲……”

“你不需要，可是我需要！”楚孤云微笑，深情地望着她。“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你被烧死，然后心痛而死吗？”

方依柔凄然一笑，“难道你代我而死，我就会开开心心地活着吗？要我忍受心灵上的痛苦，我宁愿承受肉体的疼痛！”

沙力皱皱眉，终于道：“如果要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好像他是个坏人似的！真是让人不舒服！“不！”楚孤云摇头，“带我过去吧！”

看着娜莎含泪的眼，沙力一叹。终于点头示意把他带到台上。

“不！不要！”绳子刚解开，方依柔就扑进他怀里。

“依柔！”深情地呼唤，温柔地拥抱，甜蜜地深吻，无尽地缠绵……仿佛所有的爱都凝聚在这一吻中……许久，他猛地推开她。

“不！”方依柔尖叫，疯了一般踢着抓住她的人。“让我和他在一起……”她不要，不要再和他分离！她奋力挣扎，却最终被拖下去。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绑在柱上。“不要！”她叫，声音已经沙哑。“依柔！”她被轻轻地拥入一个怀抱，感受到熟悉而温馨的气息。她眨眨眼，茫然地看她许久，突然孩子般的痛哭出声。“救救孤云！救救他……求你！姐姐！帮帮我！”

这是她第一次叫她姐姐呀！叫得她的心揪作一团。

“没有人救得了他……一旦火燃起来，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除非——天降奇迹！”

天降奇迹？！老天怎会怜她呢？咬着唇，方依柔不再哭泣。凝望楚孤云含笑的眼眸，她绽出如花笑容。何必再流泪呢！她会伴他一起呀！

原来他们所说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真的是存在呀！

沙力扬起眉，终于道：“点火！你们都干什么？脚都钉在地上了？”骂了两声，他一把夺了火把。缓步走上高台。“楚孤云！说实话，我的确是很佩服你的勇气！数百年里，你还是第一个有勇气这么做的人！可惜，你太坚持自己的选择，要不然，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

楚孤云笑了，淡淡道：“我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也很怕！”

沙力皱了皱眉，还是把火把丢进了柴堆。“祈祷天降奇迹吧！”

“我不需要什么奇迹！”楚孤云悠悠一笑，隔着浓烟

锁住那双含笑的眼眸。

“我们不需要什么奇迹……”方依柔笑着低喃，突然冲出去。

“对不起！姐姐，我要和他在一起！”不管生与死，都不想和他分别呀！方依柔回眸浅笑，冲进火堆。“孤云！我来陪你……”

“依柔……”楚孤云摇着头，刚要说话，却被她封住唇。

吻着他，方依柔梦呓般地低喃：“不许你再留下我孤单一人……”

“救他们！”方倚盈尖叫，冲到神情严肃的族长面前，“救救他们！”

沙力沉着脸，摇头道：“我没有办法——这是不能改变的族规！”

“你是族长呀！”方倚盈哀哀道，“求你……族长，救他们吧！”

沙力长叹息，烦躁地叫道：“族长又怎么样？族长也得听长老的话！也得守族规！我救不了他们的！除非天降奇迹！”

回望熊熊火焰，方倚盈哭着尖叫：“娜莎姑姑！”

娜莎蓦地站起身，冲到台前，模糊的泪眼望着亦神情哀凄的众人。“爱人绝对不是一件错事！我们没有权力这么残忍……救救他们吧！”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救他们？要他们违背族规去救

这对罪人？！这是玩笑还是事实？太荒谬了！从来都没想过的事呀！可是，这样同生共死，生死不渝的爱确实让他们感动呢！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闪出，一桶水扬在火上——竟是应等在石室中的宋天。“救他们！”

“救他们！”一声怒吼像闷雷炸在耳边。

“救他们……”无数的声音汇成一个行动，所有的人都动了起来。沙力呆呆地望着他们，却没有阻止。

“这就是奇迹！”一个白发须眉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含笑望着人们。“这是爱的奇迹！”

“爱的奇迹？”沙力苦笑，“这是违反族规的！”

“族规？”长老笑了，“典籍中只记载了以命换命，可没说一定要烧成灰烬呀……”小时，曾亲眼目睹火焚的悲惨，一直都不希望在他任期中出现这样的事，这些孩子总算是没让他失望呢！

沙力愣愣地看他，不觉笑了。真是老奸巨滑呀！竟不早告诉他，害他内疚个半死！

“嗯！”臭小子！长老低咳着，含笑瞅着他。“你还不去帮忙！难不成想让我这把老骨头去吗？”这真是一个好结局呢！是他这辈子最欣慰的事了……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中只有对方的存在。仿佛是隔世的重逢……

看着他手上的火泡，眨眨眼，她的泪又流下来。熏黑的脸颊上冲出一道白腻。“不要再为我做傻事！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怜惜地抚着她灼焦的发，他深深地吻她。“再也不要离开我！”

抹着脸上的泪，她笑了，“如果我是一只风筝，你就是放风筝的人。用爱紧紧地牵引着我的方向，不管飞到多远，总会回到你的身边……如果有一天我一去不回，那一定是你手上的线断了！”她低语，以自己的方式许下爱的诺言。

“我不会让手中的线断去的——一辈子！”他低笑，同她许下一生的承诺。

“我不求你的一辈子，只要你真正地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她甜甜地笑着，倚进他的怀里。遥望着湖畔幢幢人影，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满足。此生还有何憾？！

她笑着，低喃：“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永远、永远！”

—完—